



READERS

读者®

■ 父亲的高考

■ 春天内外

■ 伟哉虞公

■ 海风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19



读者微信



读者蜂巢

2021·1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26期 一月上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PDF杂志购买微信





龙源网APP

「名刊甄选」套餐会员



扫码下载APP



“只需一个APP 畅读上千种 名刊大刊”

【限时活动】订阅「龙源网」app“名刊甄选套餐”年会员，可专享“**第二年会费1元**”

【套餐介绍】套餐内囊括180+种热门杂志，你想读的，都在这里

详细杂志清单可扫描右侧二维码了解

【费用说明】首年会费198元，第二年1元，两年合计199元



扫码立即订阅

【您关心的】

- 1、如何参与活动：扫描上方活动二维码，输入手机号并付款199元即可
- 2、如何查询购买的套餐：用手机号码登录「龙源网」APP--我的--我的订购--我的套餐订购
- 3、本产品均为电子杂志，需手机端阅读，非纸质杂志

有疑问请咨询官方客服微信



卷首语



〔丹麦〕麦兹·伯格
插画

任真

●傅佩荣

我在30岁到40岁时，座右铭就是两个字——任真。

“任真”就是“让自己真诚”。

那时，我懂得了儒家思想的关键就是真诚。什么是真诚？真诚不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那是缺乏修养的表现，不是真诚。

真诚，就是要像一些宋朝学者那样，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有个比喻很生动，像猫捉老鼠一样全神贯注，注意到一点点动静，就像把自己的心放在手上那样敏感。对自己说的话，以及喜怒哀乐等情绪表现，都要努力做到“发而皆中节”，做到适度。

真诚，对自己来说，就是要让自己的情感发而皆中节；对待别人，就是尽量不要敷衍，连表情都是。

30岁到40岁的10年正好是人生奋斗的关键时期，你自身的人格特质、社会对你的了解与评价，都会在此期间初步成形。

如果不真诚，人活着还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因此，人要学着做自己，同时，绝不轻易伤害别人或让别人为难。

让自己真诚，在言行方面需要有高度的修养，所以，“任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

我就把它当作座右铭，一直激励自己。10年下来，我觉得自己有了一点点成绩，可以说自己是一个成年人了。

（巨川摘自微信公众号“傅佩荣国学馆”）



READERS

读者

ISSN 1005-1805 | CN 62-1118/Z

主管 /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涛 王祎

潘萍 陈天竺

编辑部

电话 (0931) 8773245

执行主编 李霞 贾真

责任编辑 南衡山

编辑 李永康 李弘毅

桑云婷

美术编辑 裴媛媛

外联编辑 尹莲

制版 祁国宏

经营部

主任 韩学斌 8773073

发行总监 雷洋 8773094

发行经理

王焱 8773039 夏玉柱 8773092

韩蕊 8773042 雷博 8845947

马国森 8773036

广告经理 伊宁 8773016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真 (0931) 877331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副主任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目

2021年第1期

文苑

- | | |
|-----------|------------|
| 1 任真 | 傅佩荣 |
| 4 跳大海的人 | 皮埃尔·贝勒马尔 |
| 19 夜晚疲惫至极 | 奥尔罕·帕慕克 |
| 20 孩子死于心碎 |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
| 54 搬家 | 王蒙 |
| 65 牛飞 | 汪曾祺 |
| 68 海风 |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
| 72 初寒 |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

人物

- | | |
|---------------|------------|
| 28 风雪夜归 | 摩登中产 |
| 46 三轮车夫登上学术舞台 | 王景烁 |
| 66 临终遗言 | 克莱尔·科克-斯塔基 |

杂谈

- | | |
|--------------|-----|
| 15 四大发明与经济理性 | 谭保罗 |
| 34 书读不下去怎么办 | 张佳玮 |
| 42 满船空载明月归 | 骆玉明 |

话题

- | | |
|--------------|-----|
| 8 钱的匮乏始于爱的匮乏 | 陈海贤 |
| 22 春天内外 | 王占黑 |
| 56 西瓜与芝麻 | 吴军 |

人生

- | | |
|--------------|-------|
| 6 父亲的高考 | 德川咪咪 |
| 10 想要迷路的冲动 | 杨照 |
| 12 1%的世界有多大 | 陶勇 李润 |
| 18 一个人的车行 | 毛丹青 |
| 31 感同身受 | 叶倾城 |
| 32 疯子天才的四个意外 | 建材天天报 |
| 35 不要输给刺青 | 蔡怡 |
| 58 等不来的电话 | 程华 |
| 64 快递里的深情 | 艾科 |

生活

- | | |
|----------|-----|
| 16 择人瓶子论 | 刘润 |
| 17 角度 | 尹翰吉 |

(总第726期) 一月(上)

录

生活

- | | |
|------------|-----|
| 41 给味蕾留点时间 | 马亚伟 |
| 52 紫水晶和纸飞机 | 岑嵘 |
| 61 半旧之魅 | 摇摇 |

文明

- | | |
|---------------------|-----|
| 24 靠人类存活下来的物种 | 七君 |
| 38 诺贝尔奖奖金差点儿就被“花光”了 | 江凝 |
| 44 伟哉虞公 | 徐佳 |
| 50 一个国家欠钱不还会怎么样 | 温义飞 |
| 62 “奋斗者”号的深海之旅 | 王晓波 |

悦读

- | | |
|----------|-----|
| 21 言论 | |
| 26 落花深一尺 | 黄永玉 |
| 36 漫画与幽默 | |

意林

- | | |
|---------|-----------|
| 49 残蝉 | 胡竹峰 |
| 49 宠辱若惊 | 且庵 |
| 49 异想天开 | 马蒂斯·范博克塞尔 |
| 49 回忆和盐 | 保罗·科埃略 |

点滴

- | | |
|------------|----------|
| 7 香皂放哪儿了 | 张五毛 |
| 9 秋天的原野 | 吴颖丽 |
| 11 凡·高画的杏花 | 黄晓丹 |
| 30 路 | 鸟川芥 |
| 40 书虫凡·高 | 黎文 |
| 43 欲与谁养 | 熊培云 |
| 51 依然瓜土桑阴 | 韩羽 |
| 53 张飞也妩媚 | 郑培凯 |
| 63 电子废弃物 | |
| 67 秋日 | 路易斯·塞尔努达 |
| 71 鹰和云雀 | 纪伯伦 |
| 71 路边石 | 达·芬奇 |

艺术

逐梦(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电话 (0931)8773351
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印刷发行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95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0931) 4607222转527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男的个子矮小，膀大腰圆，肌肉发达。他以立正的姿势站在悬崖上，两只手顺着身子伸得笔直。游客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围着他，向他晃着照相机。

这些游客是被一位导游带到阿卡普尔科城的一个大宾馆的。他们驱车来到墨西哥这个偏僻的海岸边，是受到这样一个口号的蛊惑：“去看一个可能死在您面前的人。”

站在悬崖边的人叫米亚，是印第安人。他的肤色有如红铜，眼睛恰似煤玉般黑亮。

他有多大年纪？30岁，40岁，还是50岁？很难说。这是一个面部光滑、看不出年纪的人，身上穿着褪了色的、大腿处撕裂的粗布短裤。

他的胸脯上横斜着好几道像被刺刀划过的伤痕。他的胸肌极为发达，肋骨隆起，肌肉滚圆。

他摆好姿势让游客拍照，但没有笑意，面部表情奇怪而凝重，既无欢乐，也无忧愁，表现出忍耐或极其顺从的神情。他不说话，任凭游客围着他转，几乎要碰着他的身体。他听着游客叽里呱啦地议论，始终一言不发。

导游向游客介绍，米亚是恰帕斯山的印第安人，他和他的妻子以及7个孩子住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他的大儿子叫托克庞，13岁，将学习做一个“可能死在您面前的人”。因为米亚从事的是危险职业，要是明天他死了，不能养家了，托克庞就要继承他的衣钵。

为了得到每个游客10个比索，仅仅10个比索，等会儿米亚将要冒死往下一跳。

导游指着悬崖峭壁上的一个小平台给游客看——米亚要从那里跳下去。崖下是太平洋，海水在一个狭隘的小湾里翻涌，拍打着礁石，溅起浪花。从平台到水面高36米。

游客们胆战心惊地俯身去看，发出轻微的惊叫声。一位夫人看了头晕，连忙挽住丈夫的手臂；另一位夫人则用绳子拉住她的小孩。

导游还解释，低潮时，海湾里的水不够多，不能跳。因此，要等到涨潮时才能跳，届时水深将会达到3.6米。多年

来，当有游客来时，印第安人米亚就会这样做，若不能成功，相当于自杀！

20分钟后水位才能达到最深。在此期间，“这些游客能乐意买些纪念品就好了”，如一些明信片、贝壳、项链。米亚现在需要养精蓄锐，尤其是晚上，每只手拿着火把跳时更应如此。这可是加倍的冒险。为了这加倍的冒险，这些游客会多给几个比索……导游滔滔不绝，很会做生意，麻利地继续他的小买卖。他从口袋里掏出常卖的小玩意儿，一只手递给游客，一只手收钱。他有如安装在弹簧上的黄鼠狼玩具一样，伸缩着手臂。只有那印第安人米亚，在悬崖上用慢动作做着准备。他开始往自己身上擦一种暗绿色的荧光药

跳大海的人

◎〔法〕皮埃尔·贝勒马尔
◎邓祚礼译





膏。夕阳的余晖将他裹起来，将他变成一尊雕像。

托克庞坐在他父亲脚下，像供祭器一样地替父亲托着膏药盘子。他既害怕，又很骄傲，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为父亲做事。对富有阅历的游客来说，这是一张壮丽的照片。父亲和儿子似乎没意识到他们所展现的形象……但他们真是这样的吗？由导游孜孜不倦地进行评述的这些演出，不会是在装腔作势吧？然而父亲和儿子看起来完全超然于观众之外。现在，米亚跪在深渊之上，双手合十，脑袋低垂。孩子的姿势和他一样。

导游站得远远地说，米亚正在冥思和祈求上帝让他活下去。时间近了，离米亚冒死一跳只差10分钟，为了一饱眼福，游客必须离开当跳台的岩石，聚集到100米以外的另一处悬崖上去。

叽里呱啦的人群尾随导游迅速离开。此时，一个配有电灯的卖香肠和汽水的小贩出现了，向游客推销两比索一份的三明治。

那边岩石上，米亚和他的儿子托克庞始终在两盏聚光灯的光束中祷告。

天气闷热，太阳整个儿沉到大洋中，留下的金色的雾霭逐渐化为青蓝色。

米亚站起来，那1.6米高的荧光发亮的身形剪影，在夜色中使游人发出“啧啧”的赞美声。

游客俯身赞叹波浪起伏的大洋。沿悬崖安装的聚光灯，照亮跳海者将要跳下去的路

线。

人们低声议论，发出感叹，谈论着那沿峭壁凸出的岩石所显露的危险。

在完成唯有他知道的跳水仪式时，米亚做着一些姿态奇特的低头弯腰的动作，后退，前进，再后退，拉长四肢兀立在夜色中，犹如他拿着光在演出一样。他脑瓜上扣了一顶黑色棉帽子，现在只穿一条很小的缀着闪光片的游泳裤。

最后，他站在岩上不动，手握儿子递给他的两支火把。

他的脚在慢慢地向岩边挪动，直到脚趾伸过岩石，牢牢钩住石头，不再动弹。

托克庞和他父亲一样，一动也不动，身穿一条没有花色的短运动裤，俨然是他父亲的小化身：同样的体形，同样神秘的面孔，同样聚精会神，也许将来有一天会学父亲做同样的营生。

时间一秒秒过去，只听到36米深的深渊之下惊涛拍岸的声音。大家默不作声。一种紧张感从印第安人的肉体上显现出来，它告诉游客，跳的时刻就要到了。

米亚伸展身子，从胸腔里爆发出一声大叫——一声嘶力竭的狂叫。他举起双手，身子突然一松，便朝着闪光的水面飞去。几乎同时，他身子在那里砸起一个白色的麦束状水柱。他跳时扔出的火把在水面熄灭，发出“啞啞”的响声。

这一切转瞬即逝，游客只来得及发出一阵“啊啊”的惊呼声。大家俯下身子，在光线

强烈的聚光灯下搜寻那即将露出水面的潜水者的脑袋。他本应一下就浮出水面。但有人号叫起来……起初，大家既不知道是谁在叫，也不知为什么叫，因为在那下面什么都看不见。但声音是从上面发出来的。原来是托克庞！他明白了，他比大家更早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还没浮出来！

他站在悬崖边上叫喊，整个身体朝向天空。人们注视着他，寻思着这场戏是否还要继续下去。在下面，在他父亲身体消失5秒到10秒的地方，海水又卷起一个漩涡。而这漩涡尚未合拢又打开了，因为站在崖边号叫的托克庞跳下去了，而且那号叫之声湮没在另一个、比先前小得多的麦束状水柱里。

这天晚上，在阿卡普尔科的海岸边，米亚双手抱着他儿子托克庞的尸体从水里浮出来。他13岁的儿子死了，颅骨摔碎了。

米亚原想教他的儿子怎样做一个“可能死在您面前的人”，这是他教的第一课。

然而为了这第一课，这一晚，米亚忘了告诉他儿子，有时为了吓一吓游客，他要在水下多待一会儿，让他们认为自己险些淹死了，为此好多获得一些小费。当游客多的时候，这样做值得……他忘记了他的生命是一种买卖。于是，他为游客献出了一个孩子，孩子在游客面前死了。

（秋水长天摘自花城出版社《有一天发生的事1》一书，李晓林图）



父亲的高考



● 德川咪咪

他的大学梦

1977年，教育部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那一年，我父亲22岁，已经当了4年搬运工，因工作勤奋、表现良好，被提拔为司机。这份工作比搬运工轻松很多，出车结束后大家还会结伴去游泳。

有一回游泳的时候，另一个司机告诉父亲，他们工厂有个女工的哥哥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并被复旦大学录取了。

30年以后，在我的选课书上，父亲指着“复旦大学名师×××”这行字说：“也许就是从听说他考进复旦的那一刻起，我就想着要去考大学了。”

那个时候，考大学这条路并不好走。我爷爷很年轻的时

候就因肝癌去世了，奶奶为了抚养家中3个孩子，白天在商店做营业员，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做缝纫补贴家用。家境艰难，甚至时常温饱堪忧。

父亲有两个妹妹，我的大姑姑去了崇明下乡，小姑姑还在中学念书。

他只能把大学梦深埋在心底。1978年，即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又有两个同事分别考上了复旦和同济，离开了工厂。告别宴上，考进同济大学的同事告诉我父亲，现在，国家对于非应届考生有政策照顾，只要工龄满5年，就能够带薪读书。

到1978年10月，我父亲的工龄正好满5年。“就这样，再也没有什么理由能阻止

我去考大学了。”

下决心迎考时，天还很热，蝉鸣如涛，福州路的人浪却甚于这滚滚热浪。“高考资料一到书店就会被一抢而空，考的人太多了。”为了买到《高考大纲》，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

父亲买到教材翻开以后，仿佛一桶凉水浇了下来。“考纲里列出的数学考试范围从四则运算一直到数列，我没上过高中，看数学，就像看天书一样。”

但父亲不想放弃，拿到考纲之后他就开始制订复习计划。那时候家里只有一套范文澜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他就从这套《中国通史简编》开始看起。直到1979年春节，书店里的高考资料开始多了起来，他才买到正规的复习资料。

忠于自己

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复习迎考。傍晚5点，工厂下班，他便直奔上海图书馆，一直学习到图书馆关门。回到家以后，还要继续学习到第二天凌晨。

当时父亲一家住在太仓路。我从未见过那个仅6平方米的亭子间，但它一直存在于家族的传说中：屋子里灯光昏暗，奶奶经常坐在缝纫机前做工，还在读书的小姑姑则把洗衣板翻过来当成桌面，趴在床上做作业。没有写字台，父亲就把一高一矮两个五斗橱拼在一起，把书放在高的橱上，自己站在低的橱上，就这样站着看一晚书。

这样的复习他坚持了5个月，到1979年3月，国家取消了“工龄满5年可以带薪读书”的政策，改为颁发“职场助学金”。学费没了着落，大学梦再次遥远起来。那时，他已经被提拔到机关里“坐办公室”，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工作。于是，他打算放弃高考。

复习停掉了。之后的两个多星期，突然空出大把时间，他却怅然若失。父亲想到自己已经努力了5个月却要放弃，总有点儿不甘心，后来再一想，即使被录取，读不读的决定权仍然在自己手里。

适逢3月，春暖花开，逐渐昼长夜短。他买了一张公园的月票，每天清晨5点到7点去晨读。

高考如期而至。1979年7月，父亲向单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搬去他的小学同学家中复习备考。

高考3天，酷暑难当，父亲几乎没合过眼。头两天，他顺利地考完了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第二天晚上全身心地投入政治考试的复习中。那时，他的小学同学在菜市场上班，天不亮就要去卖菜。

7月9日凌晨4点30分，同学从床上爬起来，看到父亲仍然在写字台前挑灯夜读，惊讶地问了一句：“咦，你又一个晚上没睡觉吗？”父亲头也没抬地“嗯”了一声。同学也不再打扰他，起床后出门工作去了。清晨5点左右，天色还早，父亲扭头看到同学的床空着，便打算上床休息一会儿。

被幸运眷顾的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猛然从床上惊起，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7点30分，离开考只有半个小时了。前两天他都是乘96路公交车去考试的，周末早晨7点多车少人多，公交车还经常脱班，从住处到考场总共要花费45分钟左右。那时候没有自行车，更没有出租车。而高考的考场规则中规定：迟到10分钟者取消考试资格……他的大脑里“嗡”声一片，一瞬间不知道有多少想法掠过，最后只剩下一个信念：跑跑跑……他背上书包，狂奔下楼，准备穿过陕西路，沿着肇嘉浜路一路长跑去考场。“那一路简直是和时间赛跑，和命运赛跑，如果迟到了，那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跑过一段路他才觉得有些异样，原来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那天却空空荡荡。他才想起这天是周一。快跑到文化广场时，他听见身后有喇叭声。他回头一看，一辆96路公交车正慢慢地向他开来。

“因为那天是周一，公交车放得多，开过来的是一辆脱班的96路车。那天人很少，路况特别顺，7点55分就到了考场。现在想想简直太惊险了。如果不是周一，如果不是那辆公交车脱班，如果我多睡了5分钟，那就是长跑也没法按时到考场了。”

跳下车后，父亲看了看手表，离政治考试开考还有5分钟，大部分同学已经进了考场。刚才的一番波折让他“太

狼狈了”，于是他没有急着进考场，而是在学校门口稍事休息，顺便看了一眼黑板报。

3分钟后，考试的预备铃声响了起来，父亲走进考场。

谁知拿到政治考卷打开一看，刚才在黑板报上看到的那篇文章正好是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父亲当时目瞪口呆，然后便欣喜若狂。“如果我自己去答的话，可能只能拿到一半的分数。我把刚才看到的那篇文章的内容写了进去，这道题目就答得非常完满了。”就这样，政治考试顺利地结束了。

在1979年的高考中，他的政治考了84分，总分347分，高出复旦大学录取分数线41分。就这样，父亲考进复旦大学，成为197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58个学生中的一个。

（照 影摘自豆瓣网，刘程民图）



香皂放哪儿了

父亲去世后的第四天，姐姐在台阶上洗脸，找不到香皂，问了一句：“爸，香皂放哪儿了？”

没人应答，我装作没听见，眼泪夺眶而出。

（果 果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张先生说》一书）

张五毛



知乎上有一个关于“贫穷会导致判断力下降吗？”的帖子，让我受益良多。排名第一的答案，是某位“知友”的自述。

这位“知友”小时候家里很穷。少年时代，他的父母又相继过世，家里只剩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上大学时，他的学费要靠亲戚和刚上班的哥哥接济，生活费则要靠自己做家教、写文章争取，生活非常困顿。因为贫穷，他放弃了当导演的梦想，早早开始工作，努力挣钱。为了挣更多的钱，他变得短视，不停地在各个互联网公司之间跳来跳去。他说：“那时候，只要别人给的薪水比正从事的工作高，不管是高500元还是1000元，我都会毫不迟疑地跳槽。我面对的问题，往往不是耐不耐得住贫穷的问题，而是多100元总比少100元要好得多的问题。”

因为频繁跳槽，他失去了好几次真正摆脱贫穷的机会——这些机会只需要他放弃挣扎，安心等待就可以得到。他待过的好几家公司，要么上市，要么被收购，如果继续待着，他很可能因为期权变得身家千万甚至上亿，但他等不了。蹉跎多年以后，他总结说：“如果把我走过的这40年比作一场战争，那我就是一支一直粮草不足的军队。做不了正规军，只能做胸无大志、不想明天的流寇。”

从文章的描述看，这位“知友”无疑非常努力上进，在他的圈子里也很厉害。可就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也没能摆脱贫穷的影响，这真让人感慨。

钱的匮乏始于爱的匮乏

●陈海贤

贫穷导致的匮乏，大部分以“缺爱”始，以“不安”终。因为孩子最初并不会知道喝米汤和喝进口奶粉、在农村和在繁华都市、住集体宿舍和住豪华别墅的区别。他们对世界的观感仅限于当他们渴了、饿了，有没有人来满足他们；当他们需要时，母亲能否提供温暖的怀抱，这是安全感最初的来源。可糟糕的是，贫穷也会影响母亲。处于匮乏中的母亲会更焦虑，对孩子更不上心。她们无法给孩子提供安全的依恋感，反而很容易把她们自身的焦虑传递给孩子。

如果把人的大脑比作一个火警报警器，早期的匮乏会让这个报警器更加敏感。而当下的、将来的或想象中的匮乏又会变成触发警报的信号，让大脑处于一片慌乱之中。当大脑兴师动众地组织救火时，却常常发现自己只是在应付一个冒火的垃圾桶。久而久之，大脑里的这支“消防队”就会极度疲惫，人也很难沉下心来专心做事、谋划未来。

匮乏会俘获我们的注意力。一个常年吃饱饭的人，偶尔饿一顿，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当作减肥。而一个常年挨饿的人，会因为挨饿而产生恐惧。这种恐惧会让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获取食物上。同样，一个穷人，也会只想着挣钱，不顾其他。

行为经济学家穆来纳森和沙菲尔在《稀缺》一书中指出，长期的资源匮乏会导致大脑的注意力被稀缺资源俘获。当注意力被太多的稀缺资源占据后，人会失去理智决策所需要的





秋天的原野

吴颖丽

秋天的原野

有她自己的情绪

那是落叶发出的叹息

是蜂蝶正在匿迹

是她的孩子们

欢愉后的沉寂

枕着这无边的沉寂

我竟沉沉地睡去

在梦里

我也变成原野的孩子

内心有无限的欢愉

或许

我还曾流下滚烫的泪滴

在那些泪滴里

尽是

纵横交错的悲喜

（流雪摘自作家出版社

《在那彩云之南》一书，（智

利）戴维·格罗斯曼图）

认知资源。他们把这种认知资源叫作“带宽”。“带宽”的缺乏会导致人们过度关注当前利益而无法考虑长远利益。一个穷人为了满足当前的生活，不得不精打细算，没有任何“带宽”来考虑投资和发展事宜。而一个过度忙碌的人，为了赶截止日期，也不得不被那些最紧急的任务拖累，没有时间去真正重要的事情。

所以，匮乏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状态，也是一种心理模式。即便有人幸运地暂时摆脱了匮乏的状态，也会被这种匮乏造成的心理模式纠缠很久，这种心理模式很容易让他重新陷入匮乏。

我的家乡所在的城市有座小岛，岛上的人很穷，世代以捕鱼为生。二三十年前，上海市要在那边建造一个港口，开始对岛上的居民进行拆迁补偿。于是，这些原本贫穷的渔民每家都拿到了一笔几十万元的拆迁补偿，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按当时的政策，他们可以选择在舟山的其他岛上落户，政府帮他们建房子，他们继续捕鱼；也可以选择在上海落户，当时这笔钱够他们直接在上海买房子。

可是前几年，我去当地调研，却惊奇地发现岛上不少人重新回归贫穷。究其原因，是这些原本贫穷的渔民忽然变得有钱以后，并不知道怎么用这笔钱来发展持续的竞争力。他们当时的感觉是：终于不用捕鱼了，有这么多钱，我可以享清福了！于是一些人开始游手好闲，还有一些人开始赌博。20年后，他们发现原先补助的那些钱，要么被花光了，要么已经大幅贬值，他们又回到了起点。

对穷的焦虑，除了匮乏，还有一些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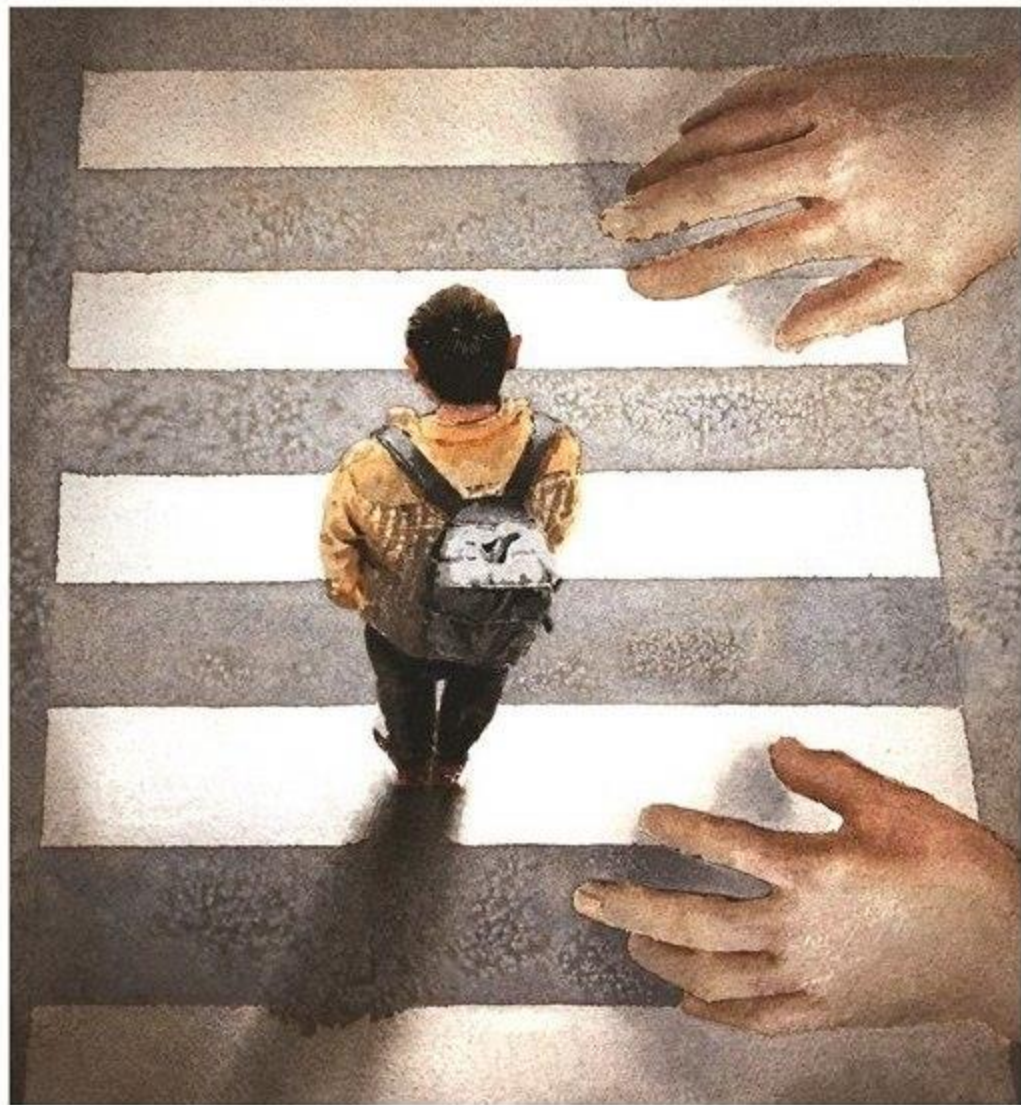
设想一下，假如以我们现在的物质水平，回到20年前，会怎么样？不提房子了，一提房子，什么理论都失效。如果只是比较绝对的物质水平，我们很多人在那时候都算富人了。别的不说，现在人人都有智能手机，在那时候，怎么也算奢侈品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觉得自己富呢？因为穷和富说的并不是物质水平的高低——物质水平总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水涨船高，穷和富说的是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我们害怕穷的标签，不仅是怕物质的匮乏，更是担心因此被看作社会底层的失败者，被人看不起。

我曾在佛学院教过一段时间心理学。上课的大都是出家人，他们没有钱，但也没有“钱越多越有价值”的想法。因此，物质匮乏很少让他们产生困扰——既然有饭吃，有床睡，还要求什么呢？

我自己也感受过穷的窘迫。在我上初中那年，因为要读好一点的学校，父母带着我从小岛搬到市区。现在想来，那也不过是座更大的岛，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已经是更大的世界了。那时候，看着班里的同学，我经常觉得自己穷。这种感觉直到上了大学才彻底扭转。不是因为我家忽然变富了，而是因为大学寝室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有陕西、山西、辽宁、山东等，其中还有几个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因为来自相对富裕的沿海城市，被大家当作富人了。虽然是“被富裕”的，但我仍然感觉好极了。

（刘振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幸福课》一书，辛刚图）



想要迷路的冲动

●杨 照

星期二的下午，天快黑了，我提着琴盒从雷老师家走出来。那是我年少时记忆中最甜美的时光。

离下一次琴课，还有整整一个星期。我快步走着，离雷老师家愈远，肩上刚刚被打的地方，痛楚就愈来愈模糊，然而奇怪的是，雷老师说的话，反而愈来愈清楚。

通常我不会走对的路、直的路回家。我绕过吉林路，穿越民权东路，再转德惠街，从那边过桥，远远看到统一大饭店的白色建筑外表，在林森北路路口的庙前看一阵水池里的

鱼，尽量延长这段如释重负的快乐时光。

一般都是在吉林路上，我才开始明了前一个小时上课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应该是我小时候最奇特的个人经验吧！明明上课时我就在老师家，就在那里当场看着、听着，然而或许是因为总是紧张提防着老师突如其来的脾气和冷不防抽在肩上的琴弓，我从来没办法就在那里直接、明确地理解。我的眼睛、耳朵成为记录器，先记录储存下来，等到离开现场，走出足够安全的距离，那些被记录储存下来的

影像与声音，才在脑海中播放。

透过脑海中播放的影音，我才知道，雷老师刚刚发了好大一顿脾气，是针对我弓尖的运用。我总是将本来该用弓尖表现的地方，改成中弓。我实在分辨不出弓尖呈现的优雅干净与中弓带来的平庸规矩，其效果是如何的天差地别。

雷老师的教学很具体，却又很疏离。不满意他就打，可是他从来不打我的手。他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碰我的手是矫正我的姿势。他会示范，但在示范前，他一定会说：“耳朵打开！”他示范的是声音，而不是动作。他不要我学他的动作，他说：“我不管你怎么拉，反正要拉出这样的声音来！”

雷老师讨厌“标准动作”，他冷冷地说：“在维也纳，我从来没看见过两个人拉琴动作是一样的。”他甚至不太在意弓法。我拉的过程中不小心用错了上下弓，他都不怎么管，他有他的说法：“反正如果将来要去乐团，会有首席帮你标指法、弓法。”可是他在意声音，在意得不得了。每次翻开一首新曲乐谱，雷老师都会不厌其烦，一定重新问一次：“什么是‘声音五要素’？”我也必然复诵：“音高、音量、速度、音色和方向。”

拉琴之前，我必须看清楚乐谱上这五项元素的要求，前面三项不难，难在音色与方向。弓尖的运用，牵涉到音色，也牵涉到方向。雷老师再



说一次：“弓根可以发出雄厚有力的音色，中弓稳定沉着，可是只有弓尖可以优雅飘逸。音色的变化，有其方向，从哪往哪发展，变化错了，就迷路了！”

上课中，雷老师原来说了那么多次“你迷路了！”走在吉林路上，我才意识到。

该由粗而细的音色变化没表现出来，老师说：“你迷路了！”该从狂风暴雨中毅然脱身进入神圣教堂的剧烈转折没表现出来，老师也说：“你迷路了！”原来在音乐的领域里，我是个东奔西撞的“路痴”。

我也才意识到，刚刚老师花了好多时间，跟我解释什么是方向性。方向性是古典主义时期音乐最大的突破。光是为了这件事，我们就都该去海顿的坟前磕头，因为他最早写出方向感强烈而清晰的音乐。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是平面的，古典时期则变得立体。海顿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乐句可以没有方向。从强到弱，或从弱到强，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方向。还有和声走向，是另一个简单的方向。由松而紧，或由紧而松，不可能停着不动。要走，要分辨出来怎么走，从哪里走到哪里，音乐性的差别就在方向感。

老师问我懂不懂，我笨笨地回答：“不能在原地不动。”老师叹了一口气，还是说了：“不管你现在懂不懂，给我记下来，音乐最怕的是无头苍蝇般乱飞，没人知道你要去哪里，最怕的就是找不到路，就是迷

路，迷路就完了，知道吗？”

我走在吉林路上，耳边都是雷老师平静严肃的话语：“迷路就完了，知道吗？”我望着前面，熟悉的街角、熟悉的房舍，突然感到极度的不耐烦，突然对于“迷路”这件事有了高度的兴趣。我反复探索，还真的不曾有过迷路的慌张恐怖的感受，怎么可能，一个在音乐上一直迷路找不到方

向的人，竟然没有在现实的街道上迷路？

刚跨过民权东路，我停在下一个巷口，探头看看，确信那是我不曾走过的巷子，于是义无反顾地转进去，希望这条路会通往某个神秘陌生、难以辨认的地方。

（李金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寻路青春》一书，王 赟图）

凡·高画的杏花

● 黄晓丹

陶渊明有一首诗叫《停云》，其序中写道：“停云，思亲友也。罇湛新醪，园列初荣。”“罇湛新醪”是说新酿的酒成功了，“初荣”指花苞长成等待开放状态的最初几天，“园列初荣”以“列”字写出了花苞整齐、英挺、勃发的状态。

在现实世界里，什么时候是“园列初荣”呢？

在江南，冬末雨雪绵绵，大约在3月初，天空忽然一碧千里，窗前玉兰花粗壮的树枝上出现成百上千裹着银白苞片的花蕾，每个都直立着指向天空。人心里确信，再忍耐一下，春天就要到了。那是一种粗壮、野蛮但振奋人心的美，我并没有找到满意的画作以描绘这一景象，只有凡·高所画的《盛开的杏花》在精神上与其相似。

这幅画绘于1890年2月，是凡·高为庆祝侄子出生而作的。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我马上动手替你画一幅挂在你卧室的画，一些杏树的大树枝，背景衬着蓝天。”杏花是南法春天最早开放的花，姿态、颜色、开放时间都与江南的玉兰差不多。凡·高的画中，螺旋状近乎丑陋的树枝与圆润轻柔的花瓣充满了生命的挣扎和对光的招引。

陶渊明“园列初荣”的景象比凡·高所见的柔和，但他们都被新生的植物身上巨大的生命力深深震撼。

（夕 梦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诗人十四个》一书，（荷）凡·高图）



2011年4月26日，岳岳的妈妈带着他第一次找到我。那时他8岁，我31岁。

初次见岳岳时，我正跟着黎晓新教授专攻葡萄膜炎。岳岳在一年前被诊断为白血病，接受了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术后眼睛发生了病变，这次来是因为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给他做了初步检查，发现他的眼睛里混浊一片，根本看不见眼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搞不清楚，更别提治疗了。

岳岳一家是山西阳泉人，他的爸爸是长途客车司机，早出晚归，靠着微薄的收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他的妈妈是农民，自从岳岳被确诊为白血病后就放弃了农活儿，全职陪他看病。一家人原本清贫但幸福的生活被岳岳突发的疾病完全打乱了，从他被确诊为白血病那天起，岳岳的父母就陷入一种希望与绝望不断循环的折磨中。

岳岳的妈妈告诉我，这一年，他们母子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本来做完脐带血手术后家里人稍稍缓了一口气，但没想到噩梦接连袭来。

岳岳的妈妈那时还不到40岁，但整个人面容憔悴、头发凌乱、身体瘦弱，显得特别苍老。这一年中，她经历了太多的痛苦，流过太多的眼泪，她语气平静地问我：“大夫，你就实话告诉我，还能治吗？”

这样的问题，我每天都要

回答很多次，我知道自己的一句话对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安慰她：“我会尽全力保住你儿子的眼睛，你千万别放弃。”

岳岳的妈妈眼神里闪出一丝光，激动得直向我道谢。那

时的我刚刚成为副教授和副主任医师，正踌躇满志；再者，我之所以选择专攻葡萄膜炎，也是希望能挑战一些复杂的病例，让自己的工作更有价值。想到我可能是她最后的希望，我在内心暗暗发誓，一定要治好岳岳！

岳岳特别乖，也特别勇敢，虽然他看不到我，但我能从他的表情中感受到那种求生的力量。我带他进手术室抽取眼内液准备做详细检查。我问他：“待会儿叔叔要往你的眼睛里扎针，会有些疼，你忍得

1%的世界有多大

●陶勇 李润





住吗？”他特别懂事地点了点头，但牵着我的手攥得紧紧的。

一个8岁的孩子，往往打个疫苗都会哭叫，但岳岳在整个过程中硬是一声没吭。看着他，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疼。

一个月后，岳岳的病因终于找到了，是非感染性的炎症，用过局部激素后他恢复了视力。岳岳的妈妈激动得泣不成声。她告诉我，这一年，她哭过很多回，早已习惯了大夫摇摇头让她回去的场景。

病因虽已找到，但治疗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葡萄膜炎特别顽固，越是身体差、家庭条件不好的人，越是容易复发，眼睛不断地发炎就需要不断地治疗。

从那以后，岳岳的妈妈就开始了带着他由山西往返北京的艰辛之旅。若是病情严重需要住院治疗，长则十天半个月，短则三五天。除去医药费用，他们能省就省，岳岳的妈妈经常在医院走廊、公园里凑合着过夜。

岳岳和我相熟后话开始多了起来。他对医院的一切都相当熟悉，遇到刚住院的新患者，他还能扮演小志愿者，帮他们引路，给他们建议。医院的护士也熟悉了岳岳，很喜欢他，喜欢听他讲故事、说笑话。有时他会跑到护士站看自己的档案，看到高昂的费用，他总是难受地叹气说：“家里已经没钱给我看病了。”

因为得病，岳岳比别的小朋友晚两年上学，9岁时才上

一年级，但因为身体免疫力低下，遇到刮风下雨、季节变换的时候，他就没法去学校了。

可能是老天拿走了岳岳的健康就给了他异于常人的大脑，也可能是他太珍惜上学的机会，他的成绩特别好，在一年缺课大半的情况下，数学居然还考了全班第一名，教他的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查房的时候，经常看到他抱着点读机在床上认真地学习。

2015年，岳岳已经12岁了，我也35岁了。他来找我做第34次复查，不知不觉中他长高了许多，已然变成了一个半大的小伙子，我逗他时他就不好意思地笑。

他的眼疾随着自身免疫系统越来越差变得更加“顽劣”，出现了视网膜脱离。儿童视网膜脱离，要做手术很难，若是治疗由炎症引发的儿童视网膜脱离，那就难上加难。

有一段时间，他的眼底视网膜反复脱离，我给他做了3次手术，每次手术都要好几个小时，但效果不是很好，我也有了深深的绝望感。于是，我找到他们母子，将实话告诉他们：“我尽力了，但真的保不住了。”岳岳的妈妈知道我的性格，所以她没有表现得太失望，她知道，我若说尽力了那就是尽力了。她还不断地向我道谢，然后准备带岳岳离开。我心里特别难过，那种自责与遗憾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头。但是，岳岳不动，他坐在椅子上不肯起来，低着头，也不说话。

岳岳的妈妈拉我走出病房，她跟我说：“你劝劝他，让他放弃吧。”我走进去，可过了半天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劝一个人放弃光明，这真是太残忍了。这时，岳岳突然说话了。他说，自己6岁时被诊断出白血病，特别难过，家里人带着他跑遍了各大医院，最后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医生让他隔离治疗。那时他爸妈就想放弃了，可他不肯。他爸妈问他，你一个人在医院，不怕吗？他说，怕，但他更想活着。最终，父母还是把他带回家治疗了。他说，那一次，他想到了死。此刻，他仰着头看着我说：“陶叔叔，你别放弃我，好吗？”

于是，我硬着头皮继续给他做手术，高昂的医药费、艰难的求医路、看不到尽头的磨难，我们所有人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与痛苦。很多人都劝我放弃，说我这样坚持，只会让他全家更痛苦。可岳岳的爸妈说：“陶主任，只要你觉得有一丝希望，咱砸锅卖铁也治。”

七八年间，每年少则两三次，多则几十次的治疗，岳岳母子俩坚持往返北京。岳岳越来越高，他妈妈却越来越老了。有时候她把孩子送进手术室，等我出来后发现，她已经在长椅上睡熟了。那个时刻，我真切地被人性的伟大感染，母爱足以让一个平凡的女子变成英雄。她大字不识几个，但为了岳岳，可以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去城里的网吧查资料，还学会了给我写邮件。她把白血病和葡萄膜炎这两个复杂的



病症研究得像半个专家。这么多年过去，她已经不仅仅把我当作一个大夫，而是看作她的战友和亲人。她相信我说的所有话，她说最喜欢看我笑，每次带岳岳来复检，如果我看诊完笑了，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刻；如果我看诊完皱了眉，她会感觉天要塌了。

2019年7月8日，岳岳第53次复查，这时他已经16岁了，而我的女儿也8岁了，和他第一次来找我时一样大。

时间过得好快，匆匆已过近10年，岳岳的两只眼睛前前后后做了10次手术，至于眼睛上扎过的针，少说也有100次了。他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折磨，手术时从来不做全麻，只做局麻，他说比起做脊柱穿刺，眼睛手术的疼痛根本不算什么。

我带的研究生也都非常敬佩这个男孩，问他：“你不怕吗？”岳岳笑得很开心，但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而把话题岔开说，他爸爸长年跑长途，已经好多年没回家过年了，他爸说，如果这次手术顺利，就回来陪他过年。

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岳岳的眼底视网膜终于不再脱离，但反反复复的慢性炎症造成了视网膜钙化。钙化使得本该柔软的视网膜变得像骨片一样坚硬，最终残留的正常的视网膜就像孤岛一样守护着他仅存的一点儿视力。

为了保住他的视力，我不得不寻找另一条路——工程学。也许是冥冥中注定，我无意中认识了从美国留学归国的

黄博士和清华大学毕业的宋博士，这让我看到了一线曙光。

我多次跑到他们的实验室参与他们的讨论，他们对岳岳非常关心。白天我们忙工作，晚上我就去他们的办公室，边吃泡面边听他们讲技术方案。黑板上画满了我看不懂的符号，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枯燥，我知道这些符号里有让岳岳复明的可能，我也一下子理解了岳岳的妈妈——只要医生不放弃，她就充满斗志。

再后来，从澳大利亚留学归国的翁博士和北大的冯博士以及Coco也加入了，他们特别热心地和岳岳及其父母沟通，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场景，希望尽可能地研究出能帮到他生活方方面面的产品。

我和他们一起做了定量反映视觉改善状况的方案，他们很耐心且认真，不厌其烦地测试岳岳的视觉变化状况，协同研究人员不断地修改方案，改进产品设计。

就在我们所有人即将成功的时刻，我出事了（2020年1月10日，北京朝阳医院发生暴力伤医事件，陶勇医生身受重伤——编者注）。后来岳岳的妈妈说，当知道我出事后，她觉得比听到岳岳彻底失明还让她绝望。她连着几宿都睡不好，给我发了短信和邮件，她也知道我看不到，想来医院看望却无奈被疫情阻隔。岳岳知道后，一向性格开朗的他，好多天不说话，也不笑。

2020年7月，我已经康复出诊100多天了，Coco发来了

岳岳重新开始读书写字的照片。经过一年的科技攻关，专门为岳岳设计的智能眼镜做好了，岳岳戴上后，可以重新看到书本上的字。

10年过去了，岳岳长成了大小伙儿，个头和体重都和我差不多。

10年来，命运对他太残忍，白血病已经让他难以负重，老天又差点儿夺走了他的光明。这10年中他从未放弃，在6岁时他就喊出：“我要活着！”而今，他不仅活着，还抢回了光明，学习了知识，收获了希望。

每当我想起他，眼前就会浮现各种画面：他的父亲披星戴月，在寒冬酷暑里开大巴；他的母亲带着他十年如一日地奔赴医院，风餐露宿；他一边忍受着每次治疗过程中的痛苦，一边还要挑灯学习；黄博士、宋博士带领的团队研究出的堆积如山的产品方案……

打开岳岳的医疗记录，厚厚一大本，一行行的文字，深深浅浅，有些页已经褶皱破损，想来跟着他们母子一起走过了10年的风雨。这一切逐渐模糊起来，仿佛串成一条绳索，死死拽住了一个快要坠落悬崖的人。我想，岳岳身上发生的奇迹，缘于所有人没有放弃。

这就是那1%的人生，这就是那1%的可能。

我永远愿为这1%的可能，付出100%的努力。

（仰岳摘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日光》一书，本刊节选，李晨图）



四大发明与经济理性

● 谭保罗

过去，批评者时常指出，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应用出现了“变异”，并没有刺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正好和西方相反。

比如，西方用指南针开创了大航海时代，在现实世界建立起贸易互通带来的财富创造机制。而我们用它来做罗盘，运用于观测阴阳风水，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寻求人生的快速致富之道。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苛责古人，技术在发明之后如何运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理性的选择过程，它基于当时各种来自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层面的约束。当你身处一张“大网”之中，你就必须权衡成本和收益。因此，技术在使用方向上的“异化”并不为怪，每个人都是具有经济理性的动物。

在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最为特殊和典型，它在中国的命运是经济理性的最好体现。有意思的是，毕昇于北宋时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毕昇之后到清朝的数百年时间里，活字印刷并未在中国大规模应用，依然是雕版印刷占据主流。为什么？经济理性使然——活字印刷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因此没有市场。

首先，汉字被简化之前，字太多了，一本书要用的不同汉字往往在一万个以上。换句话说，有太多生僻汉字的字模，无法通过规模化生产来降低制造成本。而且，字太多还给字模的保存提出了难题，因为活字用完之后必须按照音韵归类存放，以便下次再取字排版。但古时汉字的韵太复杂，归类太费力！

比如，北宋官修韵书《大宋重修广韵》竟然有36个声母、206个韵母（含声调）。于是，当时将活字归类存放就是一件很耗费人力的事情。采用活字印刷，书商除了排版，还要在存放时支付极高的人工成本，但雕版印刷只需要支付雕刻成本即可，存放简单。

其次，中国的书刊和典籍更适合雕版印刷，而非活字印刷。

一个被很多中国人忽略的事实是，中国最

重要的文化典籍基本上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四书五经”始于先秦，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读书人再也没有创作出超越“四书五经”的经典。即便是朱熹这样千年一遇的大儒，依然是在注释过去的典籍，而不是彻底的原创。

因此，这种“千年不变”的文化书刊市场格局决定了中国的印刷产业一定是少品类、大规模的重复印刷。显然，雕版的成本更低，而且低得多。到了明清时代，市民社会的崛起带动了对话本小说的需求，但雕版印刷依然更适用，因为它可以印出精美的图案，而活字排版没这个本事。

因此，雕版印刷从五代时期开始兴盛，一直称霸到19世纪中叶——直到德国人谷登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进入中国。当然，谷登堡是毕昇的“学生”，他受到了中国技术的启发。

历史总是让人豁然开朗。



（惊声摘自《南风窗》2020年第21期，刘宏图）





在我14年的职业生涯中，亲自面试的人应该不下1000人，看过的简历则更多。

今天，我把这么多年来观察分享给你，聊聊我是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快速晋升，被委以重任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3个标准。你可以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瓶子的样子，然后用3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个瓶子。

第一，看瓶子里现在的水位。这代表一个人的能力水平。

水位的高低很重要，如果水位特别低，说明此人没有能力积累，是没有办法解决实际问题的。

第二，看瓶子有多大。这决定一个人成长的“天花板”有多高，决定他未来能成长为什么样子。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这个人，大概以后也就这样了。”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含义是：这个人的格局也就这么大了。所谓“格局”，就是指“瓶子”的容量。“瓶子”容量太小，就很难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无法追求彼此间双赢的合作关系。在自己的小循环宇宙体系中，以自我感觉为轴心，周而复始地自转，始终无法和周边关系进行联动，形成大循环，正向增强回路体系。或者说，以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在遇到问题之后，他会总是劝慰自己：其实我已经做得挺好了；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其实我没有做好，都是因为意外……

你会发现，他总是试图把

责任推卸给别人，以此来发泄内心的不满。也就是说，这个人“瓶子”的容量不够大，即格局不够大，以后就很难成长。

人的成就永远无法超越他的思想格局。

第三，看瓶子中水量的增长速度是不是足够快。这意味

择人瓶子论

●刘 润

◎万 青整理

着一个人能力和水平提升的速度。

有些人的能力水平可能今天并不高，那是因为他还年轻，工作年限不长，过去的经历不足，之前没有遇到非常好的公司进行系统化的职业培训，从而导致能力水平不够。

有的人“瓶子”进水的速

度就像海绵吸水，“知识泉水”只要倒进去，立刻就没了踪影，全部被快速吸收。而有的人呢，“瓶子”在进水时其瓶口就像盖了瓷盖，外观华丽，晶莹剔透，甚至光彩夺目，但就是滴水不进，吸收不了一点儿外面的东西和不同的意见。

“海绵体质”的人，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心。他们总是关心：这件事你是怎么做的？告诉我，你是怎么成功的？他们在追求甘甜的知识泉水的道路上永不止步，并且总是乐于接受挑战。比如：这件事还能做得更好吗？我不相信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我要再试试看。然后他们会兴奋地去尝试，一次又一次，哪怕头破血流，也要达到最优解。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作为管理者，要注意不能让他们成长的速度过快，要避免揠苗助长。

总之，如果一个人就像水量不是很多的大瓶子，目前能





角度

◎〔韩〕尹翰吉

◎郭芊孜 唐 鑫译

我的第一份海外营销工作是负责销售汽车电池。我有一位在海外营销组工作的前辈，他常常有各种新奇的创意并想方设法地付诸实践，从不考虑它在实际业务中是否适用。也许是因为这个特点，他的升职速度远远快于自身年龄增长的速度。

在他各种新奇的创意中，有一个是以日本市场为对象而策划的拉面促销项目，这个创意是从汽车维修中心领导的角度出发想出来的。他仔细地观察这些领导的日常生活习惯，发现他们即使每天忙于工作，也依然会购买很多拉面。

不久后，他跳槽到德国博世集团，在其位于新加坡的亚太中心担任要职。我去新加坡出差时和他见了一面，他告诉我，他的目标是成为集团总部理事会中的一员。

有一次，他陪德国总部的上司出差。在视察现场，德国上司突然问他：“这个国家有多少人？”

这属于市场调查中的基本事项，他之前确实调查过，但仍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住了，一时想不起答案。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

惊慌失措的样子，而是立即从提问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想，这位上司应该只是好奇大致的市场需求，并不在乎具体的数字。幸好他还记得他所居住的这座城市的人口数，便说：“这座城市的人口为500万左右，这个国家共有3座这样大的城市，有80%的人口居住在这3座大城市中。这么算来，整个国家大概有2000万人。”

这样回答的效果比直接说出正确答案不知要好多少倍，因为他不仅准确把握了上司的心理，做出了恰当的回答，还很好地在上司面前展示了他沉着冷静的姿态和缜密的逻辑性思维，给人留下干练的好印象。

从这件事中，我再次领略了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的重要性。“顾客”并不仅仅意味着是我所出售商品的对象，我周围的所有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我的“顾客”。我应该从他们的角度进行思考，这种努力会给我的工作乃至整个人生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张秋伟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糊口》一书，〔意〕贝佩·雅各布图）

力水平不是很高，但格局很大、吸收知识的速度也特别快，那么这个人就值得委以重任。

而如果一个人就像小瓶

子，目前水量看着很丰盛，但一上来就几乎装满了水，实际上水量并不大，而且用“瓷盖”封了口，未来也无法再补充知识泉水。这样的人，后继

无力，难堪大用。

愿你永远奔跑在晋升的阶梯上。

（青云摘自微信公众号“刘润”，谢驭飞图）





一个人的车行

●毛丹青

算起来，有20多年了，为了车的定期保养和车检，我常去一家只有一个人的车行——老板不愿人家说他有公司什么的，而更愿意称这里是车间。老板叫岩前，岁数比我小，所以他让我叫他岩前君。

有一天晚上，也不知为何，我停车后总也拔不出钥匙。一般来说，开车踩住制动踏板，一打就着，但熄火后钥匙拔不出来，只能维持现状，

用另外一把备用钥匙把车锁住。我打电话给岩前君，他说：“钥匙拔不出来会耗电，但过一夜没关系，明天一大早把车开来吧。”我说：“明天是敬老日，全口本公休，行吗？”

岩前君回答：“没问题。车行是我一个人的车行，毛先生又是老客户，与公休日无关，这是我应该做的。”第二天，路况好，天不晒，一路飙车到车行。岩前君已在车行等

候，并准备好了替换零件，他告诉我，昨晚接我电话时就知道毛病出在哪里了。果然如他所料，智能点火键后面的触媒板有一块塑料老化了，换下来就没问题了。岩前君最后说：“按理说，这个触媒板使用不超过10年就会坏的，但毛先生用车仔细，能维持10多年，挺少见的。”

岩前君比我小10多岁，从小对跑车痴迷，从零件配置到组装发动机，专门到技校学过，尤其喜欢保时捷。后来，别的车他一概不修，一个人建了一个车间，一路下来20多年。我是他最早的客户之一，和他很熟。他有一回对我说：“这车让我一直看着毛先生，弃商从文，一路跑下来，真好。”岩前君的话让我心暖，一个男人做一件事真好。

有关一个人的车行，我每隔两年就会写写，因为每两年进行车检是日本的交通法规定的。过去我开车开得疯，全口本17个都道府县都跑遍了，但后来到大任任教，开车大多是在市内，从家到校园，这两年也就跑了3000公里左右——已经无气力了。岩前君跟我说：“有位绅士开车是按照计划开的，等他到60岁那年，正好每两年少开1000公里的计划达成了，从原来每两年开1万公里，一直到每两年开5000公里。”

我好奇，于是问他：“这位绅士为什么要制订这样的计划呢？”岩前君答道：“车与人一样也是生命的消磨，岁数越大的车，越要照顾它，减少跑



夜晚疲惫至极

◎宗笑飞 林边水 译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傍晚回家之时，我累得要死，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路面和人行道，满脑子尽是郁闷和愤慨，诸如别人对我的伤害啦，冒犯啦。偶尔我的脑海里也有美丽的情形闪现，尽管它们都像放电影一样一闪即过。时光流逝。什么都没有。到晚上了。毁灭与挫败。晚上吃什么？

桌上的台灯亮着，旁边摆着一盘沙拉和些许面包，都在一个篮子内。桌布是花格纹的。还有什么？……一个碟子和一些豆子。我看了看豆子，这点显然不够。桌上，还是那盏灯，它依然亮着。要么再来点儿酸奶？要么再消磨点儿生命？

电视里会有什么？不，我不打算看电视，它只能使我更愤慨。我愤怒至极。我还想再来点肉丸子——肉丸子放哪儿了？生活的一切就都在这里了，都在这张餐桌上。

天使们叫我来汇报我的生活内容了。

亲爱的，今天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一生……都在工作。晚上回家。看电视（其实我并没有看）。我接了几个电话，对其中的几个人发火，然后又是工作、写作……我成为一个男人……而且（当然，我别无选择），我还是一个动物。

今天你都做什么了，亲爱的？

你看不见吗？我嘴里吃着沙拉，牙齿在不停咀嚼，思绪开始慢慢从哀伤中转移到喉咙上

来。盐在哪里？盐在哪里？盐呢？我们每天都像在吃掉自己的生命。再来一点儿酸奶，“生活”牌的。

我缓缓伸出手，拉开窗帘。月光从一片漆黑的外面倾泻进来。别的世界总是最好的慰藉。月球上或许有人也在看电视。我吃了个橙子（非常甜），心情爽朗起来。

我仿佛成了世界的主宰。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是吧？我晚上回到家里。我从所有那些好的、坏的、千篇一律的战争中回到家里，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里，回到我温暖的房间里。有饭等着我，来填满我的胃。灯光闪亮。我吃了点儿水果。我甚至觉得，一切终究会越来越美好。

于是，我按下按钮打开电视。你知道，这会儿我感觉好多了。

（若子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别样的色彩》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路是为了让它拥有一个祥和的晚年。”

岩前君还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位女客人，好像大学刚毕业，有一天开了一辆旧款的保时捷，说这是她父亲在她出生那年买的。她问车行能否把旧的皮车座换成新的，而且还希望把车牌号换一下。为此，她带来了父亲这辆车的车检证以及其他办车牌的手续资

料。岩前君一看就知道她事先查询过，资料准备得齐全。岩前君答应了她，几天后换好了皮车座和车牌号。然后，女客人带着她的父亲一起来到车行，一边指着车牌号，一边说：“爸爸，thank you（谢谢你）！”听罢，她的父亲眼眶湿了，一直看着车牌号。新的车牌号是88-39。

我从岩前君创业起，就在

他一个人的车间做车的保养和车检，也向他请教了很多有关车的知识。他说：“我一辈子只想一个人干，不要雇员，因为每辆车都是我的宝贝，能做它们的维护与修理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它们是我的家人。”

岩前君，一位很棒的匠人。

（心香一瓣摘自微信公众号“毛丹青”，黄思思图）



在火地岛的石油小镇马纳提阿勒斯以北，有个叫安格斯图拉的渔港，那里有12幢或者15幢房子，因为那里恰好正对着麦哲伦海峡的第一个窄道。那些房子只有在南半球短暂的夏季才有人居住，其后在稍纵即逝的秋天和漫长的冬天，都是风景中的参照物而已。

孩子死于心碎

● [智利]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 吴娴敏 译

安格斯图拉没有墓地，但有一个被漆成白色的小坟面朝大海，里面长眠着潘奇托·巴里亚——一个11岁时死去的小男孩。到处有人生、有人死，就像探戈曲里唱的“死亡乃习俗”，但潘奇托是个不幸的特例，因为那孩子死于心碎。

潘奇托还没到3岁的时候，得了脊髓灰质炎，变成残疾人。他的父母是巴塔哥尼亚的圣格雷戈里奥的渔民，每年夏天都从海峡另一边带他来安格斯图拉。孩子跟随他们，坐在几个麻袋上，就像一个凸起的松软小包袱，望着大海。

潘奇托·巴里亚5岁了，是个忧郁孤僻的孩子，几乎不会说话。但有一天，世界之南习以为常的奇迹又上演了——20多头皮氏斑纹海豚从大西洋迁徙到安格斯图拉沿海。

把潘奇托的故事讲给我听的当地人信誓旦旦，说那小男孩一看见海豚，就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海豚渐行渐远，尖叫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让人难过。最后，海豚消失了，小男孩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尖叫，音调非常高，惊到了渔民，也吓到了鸬鹚，不过，也让其中一头海豚游了回来。

海豚靠近岸边，开始在水里跳跃，潘奇托高声尖叫着给它鼓劲。所有人都明白那孩子和鲸目动物之间建立起了无须任何解释的沟通纽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命如此。

那年夏天，海豚一直停留在安格斯图拉。在冬季迫近让人必须离开的时候，潘奇托的父

母和其他人惊讶地发现，那孩子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遗憾之情。5岁的他空前严肃地宣布，他的海豚朋友必须离开了，否则它就会被冰困住，但是来年它会回来的。

然后海豚真的回来了。

潘奇托变了，成了一个健谈的快乐男孩，他甚至开起自己身体残疾的玩笑。他彻底变了，他和海豚的嬉戏重复了6年。潘奇托学会了书写，以及画下他的海豚朋友。他像其他孩子一样，协助家人修补渔网、准备鱼钩、把海贝晒干。他的海豚朋友总是在水里跳跃，完成只属于他的奇迹。

1990年夏天的某个早晨，海豚没来赴约。渔民惊恐地找寻它，从海峡的一头搜到另一头。他们没找到，却撞见了一艘外国捕鲸船，那个海洋杀手正航行在离海峡第二个窄道很近的地方。

两个月后，潘奇托·巴里亚死于心碎。他离去，没有流泪，没有抱怨。

我去造访了他的坟墓，在那里望向海，初冬灰色激荡的海，不久之前还有海豚欢跃的海。

（清音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南方快车》一书，勾犇图）





当美人跳出模板，美才超越年代。

——没有标准答案，就是美的标准答案

碗净福至。

——“碗净”寓意珍惜，是对食物的尊重，对食物制作者的感恩，对自然赠予的敬畏。如此，方能从一饮一食中收获福气

先抑后扬，明贬暗褒；自问自答；灵活运用第三人称视角。

——“凡尔赛文学”三要素

爱不是互相凝望，而是一起凝望相同的方向。

——在爱情中，默契比热情更重要

人上人——>定金人——>尾款人——>吃土人。

——“双十一”人类返祖现象

限时、限量、限身份。

——稀缺感的精髓离不开这三点

思想太少可能失去做人的尊严，思想太多可能失去做人的快乐。

——人到底需要分多少时间给思想

热闹有两种，一种是充实和丰富，一种是鸡飞狗跳。

——苍白也有两种，一种是对能量的珍惜与节约，一种



是荒凉与空洞

最应该满减的，是你在别人身上投入的毫无回应的爱和热情。

——付出也是一种投资

那不叫原谅，叫作算了。

——我们常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

有些事，以前是自然而然，现在思考再三。

——生活节奏快了，人心反而“慢”了

父母等着孩子感恩，孩子等着父母道歉。

——这句话适用于中国一部分家庭的亲子关系

没有人在周四还能上得动班。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另类解读

坏脾气的消失，反映着智慧的增长。

——人生的智慧，有很大

一部分源自生活的千锤百炼

什么是时间和资历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

——人生并不漫长，有时候，真不能“数十年如一日”

假装在听，常常微笑，及时点头。

——做好3件事，消除婚姻中99%的烦恼

不要超车，因为我们还会在下一个红绿灯相见。

——人生的重要节点是相似的，所以不必慌张

美好的事物不是没有裂痕，而是满是伤痕却没有裂开。

——走过风雨，才现晴空；历经磨砺，方知人生

白天在工位上当“社畜”，晚上在书桌前当陪读。

——当代家长实录

饲养员式喜欢。

——父母表达爱的方式不是说“我爱你”，而是“多吃点”

当我们是少数人时，我们要有勇气做自己；当我们是多数人时，我们要有胸襟容得下他人。

——坚定与宽容皆不可缺

好为人师，死要面子，爱说大话，油腻圆滑。

——人到中年，最忌讳的“四病”





第一次逛到豆瓣网上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我立刻想到9年前《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在那篇叫作《穷孩子没有春天？》的稿子里，“春天”指的是中国的一线高校。阶层固化、教育资源向上集中、超级中学出现，种种原因使得偏远地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借助高考这一当下最公平的选拔考试进入“985”高校的概率越来越低，作者在关注升学通道之余也表达了教育之外的焦虑：农村的未来在哪里？

我还记得当时看到这篇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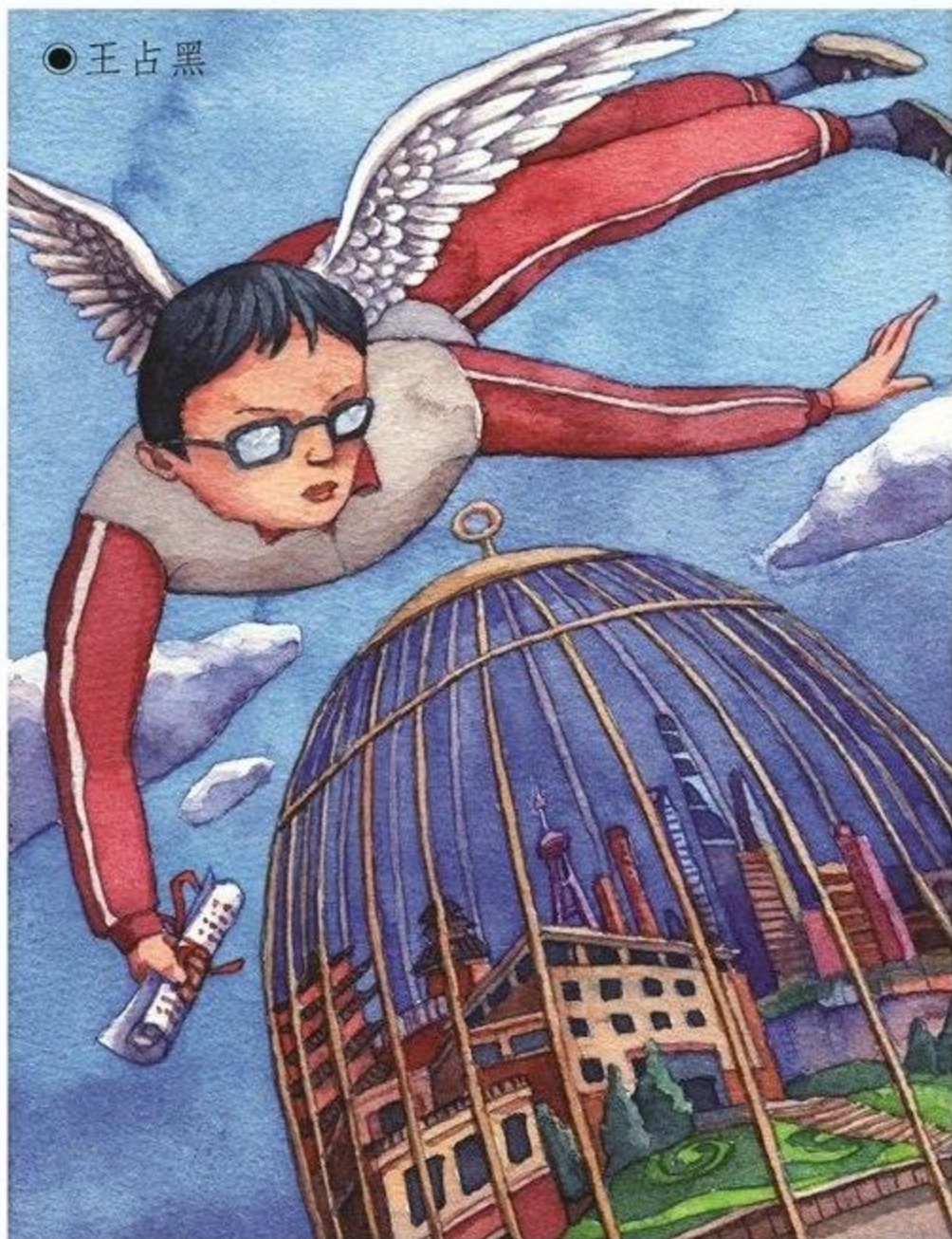
章时受到的触动非常大，甚至和好朋友站在澡堂门口讨论了很久。

随着“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的快速壮大，“小镇做题家”的身份“出圈”，对9年前那个疑问的回答出现了——那些靠着努力、天赋或运气进入“春天”的幸运儿，

春 | 天 内 | 外

不知不觉成了被困在寒冬的“废物”，止步不前。这个小组的扩张速度令人吃惊，帖子里的经历又是如此相似，“five们”（“five”的发音与“废物”相近——编者注）在人群中瑟瑟发抖，屡战屡败，幸而能躲进网络同温层，抱团取暖。“小镇做题家”这个带着无奈自嘲的称号，变成一个引发广泛共鸣的社会议题，开始出现在自媒体、主流媒体上，出现在每一个经历过“题海战术”的人的心里。而它背后所包含的结构性问题，贫富和区域差距，阶层意识，教育的方法、目的、本质等，也随之不断发酵。

关于“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我问过一些在小镇长大的人。事实上，字面意义上的“小镇做题家”已是濒危的物种了。镇级别的中学早在十几年前就衰败了，屈指可数的好学生被卷入县城的中学。而在近10年，县城中学也从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些学生如果不能在不断被迫提前的学业竞争中挤进市一级的超级中学，就几乎等于被提前淘汰了。而这个概念之所以能引发广泛的共鸣，或许在于它可以被进一步拆解为“小地方”和“做题家”两个关键词上。单调的社会生活，普通的家庭条件，肯吃苦，会做题，从小被家长灌输“成绩就是硬道理”“知识改变命运”——然而这早已不再是超级中学的游戏规则。更残酷的是，超级城市里的超级中学也已深陷竞争内卷的苦战，学生同样在经历高压



●王占黑



的训练，只是这种训练，不单单停留在写试卷上。用一个网络句式来说，在起跑线上赢你的人比你努力，这场比赛怎能不艰难。

“小镇做题家”是做题的赢家，进入大学后却没赢，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后仍然没赢，某些失败是和专业选取有关的。为进入名校而选择毫不熟悉的专业，或在世俗意义上没有前景的基础学科，或完全无法靠做题来获胜的人文学科，这些都可能是原因。我曾听同学抱怨，她不明白父母甘愿早早地省钱买学区房，花20年时间苦心培养一个高考生，为什么不愿意主动去了解大学和专业，给子女适当的职业生涯指导呢？

好像高考一完，家长的任务就结束了，然后为了贪图名校的光彩，随意选择专业。当然，选专业是自己的决定，很多小镇家长的能力甚至达不到去为子女指路的程度。但如果当下的基础教育内容里，包括家长力所能及的协助中，能多一点对未来的规划，很多学生也许就不会在进入大学后一头雾水，陷入迷茫。

说到进入不合适或不“成功”的专业，我想到了自己所在的系里，有一部分学生是被调剂过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上大学后因不适应而在原先专业的成绩太差，被迫转来的。有一个男同学，安静、内向、面无表情、独来独往。上课他坐在哪儿，前后左右就都空着，女同学嫌弃他身上都是头皮屑，难看且有味道。除了头皮

屑，他几乎没有别的存在感，很少参加活动，毕业活动也是。后来听人忆起，他是某个镇上的高考状元，是乡邻敲锣打鼓送来念大学的。至于是什么镇，没人说得出具体的名字，也没人知道他毕业后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还有一个女同学，考研后被调剂到影视专业，她坦言对电影毫无概念。第一学期结束前，老师布置了一堆拉片作业，包括基耶斯洛夫斯基、寺山修司等导演的作品。寒假回来之后，她说她挺郁闷的，完全看不进去，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看。在过年的村子里，亲戚串门，小孩跑来跑去，自己在房间里抱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做不到去欣赏什么艺术。最大的困难是，她发现这些事和高考、考研都不一样，几乎无从下手，是她生活里不曾有的内容，显得格格不入。

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小说《正常人》里，主人公之一的康奈尔出生在偏远小镇，却在恋人的鼓励下选择了属于贵族精英的圣三一大学，攻读自己所爱但不为乡人所理解的英语文学专业。他发现都柏林的同学在研讨课上侃侃而谈，实际却没认真读过书，他们的时间花在了一场接一场纸醉金迷的别墅派对里，一边高谈政治，一边无所作为。他尝试通过恋人融入这个群体，却无法做到，处处因自己的穿着、谈吐而尴尬，还要为房租和日常开销发愁。这正是“小镇做题家”在学业之外更无解的痛苦——面对不同的世界、不同的

人，自己落在后面，孤独无助。

所幸康奈尔的主角光环让他渐渐变得“正常”，那位女同学毕业后也留在了大城市。这对个人来说也许是最好的路径。虽然摆脱做题的死循环后，还会陷入新的竞争困境，职场、婚恋、房产市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不可回避的教育竞争，只是不再需要，也没空跑去一个网络小组里抱团取暖——他们终于成为大城市里新来的普通人，也愿意相信应试所训练出的耐心和努力，能为他们带来理想的回报。

“小镇做题家”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指向的是跳出龙门，在天上发光发热，或许还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美好图景。“小镇做题家”的失败，是没有能将应试教育的常胜在社会竞争中发挥出来。这种突然的失灵首先打了应试教育的脸，其次警醒着人们对教育目的的认识。而教育中对智力、想象力等各种能力的开发，对塑造健康人格的助力，这些潜移默化的品质被忽视了。想想范进，一个人的高光时刻，只能被放置在某个瞬间看，而不能细想他的未来。在整个儒林中，他多么微不足道，他的胜利只是小小的浪花，那浪花翻腾在他家的院子里，却不会出现在任何别的地方。范进把科举的压力内化到自己身上，希望未来的学生能走出这个套路。如果历史的进程给不了我们任何指南，我们只能自己打破这个幻影。✿

（云 影摘自《北京纪事》
2020年第10期，尹成伟图）



南瓜和西葫芦

人类活动给许多生物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可是也有一些生物是依赖人类才能“超长待机”、逃避灭绝的命运，在地球上存活下来。

你可能不知道，南瓜和西葫芦属于早就应该灭绝的物种。南瓜和西葫芦都是葫芦科南瓜属的植物，现在南瓜属几乎没有野生品种了，只剩人类培育的那些品种。

为什么呢？因为南瓜属植物种子的传播者早就灭绝了。

原来，南瓜属的植物富含葫芦素，苦味的葫芦素是植物用来防止动物啃噬的“生化武器”，人类只要吃几口富含葫芦素的野瓜就会中毒。

和人类类似，中小型哺乳动物都不太喜欢有苦味的野瓜。比如，在美洲野外可以找到的南瓜属臭瓜，成熟后的味道很苦，猫和狗都不吃。牛吃了以后，它们的奶水会变苦，

如果不是饿极了，它们也不会吃，因为牛一下子吃太多臭瓜就会中毒。

但是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已经灭绝的美洲乳齿象和地懒却不怕。一方面，这些动物因为体型的关系不容易中毒；另一方面，它们品尝苦味的受体TAS2R基因比小动物的少得

靠人类存活下来的物种

◎七 君

多，所以对苦味不太敏感。从美洲乳齿象和地懒的粪便化石可以看出，它们常吃葫芦科植物的果实。

这一点现在也成立，非洲象就会吃葫芦科的苦味瓜。尼泊尔的独角犀牛也喜欢吃滑桃树的苦味果子，每天能吃数百个。

因为不缺传播者，在1万年前，南瓜属植物的口味虽然比较苦涩，但是能在美洲欣欣向荣地生长。

可是，在全新世早期（约

1.1万年前），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灭绝了。大型哺乳动物灭绝后，南瓜的处境就很艰难，因为小动物不喜欢它们的苦涩，因此不会帮它们传播种子。如果不是人类及时培育出能吃的南瓜，它们恐怕早已灭绝。

可以说，南瓜和葫芦是靠“吃瓜群众”才得以幸存的。

实际上，和南瓜属的蔬果类似，许多美洲植物早就应该灭绝了。

比如，牛油果的大核就是为地懒准备的，小动物无法吞下整个核，也就做不到帮牛油果传播种子。和牛油果类似，番木瓜的传播者也灭绝了，它们的种子有毒且颗粒大，小型动物无法把它们搬运到其他地方。

生长巧克力原料的可可树也和南瓜类似，它们种子的传播者已经不在世上了。在距今2.2万年至1.3万年的上一个冰河世纪，可可树的分布范围急剧缩小。而现在它们的种子主要靠人类传播和栽植，在野外它们并没有得力的传播者。

美国柿的传播者也灭绝了。这种柿子的种子是有毒的，不能咬碎了吃，所以小型动物不可能为它们传播种子。

最早发现如今的许多瓜果



美洲乳齿象（左）和非洲象（右）的对比



美洲柿

“穿越时空”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态学家丹·詹岑和亚利桑那大学的地质学家保罗·马丁。1982年，他们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中美洲许多蔬果的真正传播者早已灭绝。

后来，这种生物本该灭绝却还存在的现象就被叫作演化时代错位。

上面介绍的这些“超长待机”的植物来自美洲，咱们平时见不到它们的果树本体。但是，在中国，我们平时在马路上也可以看到一个穿越而来的树种，那就是银杏。

银杏在侏罗纪时代就存在了，因此常被称为活化石。“活化石”这个昵称让许多人产生了误解：银杏的适应力很强。现实并非如此，银杏果实的传播者早就灭绝了。如果不是人类，银杏也早该消失了。

银杏的果子很臭，并不招大多数动物喜欢。因为银杏果子的独特臭味，一些肉食动物也会吃它们。可是，肉食动物往往通过排泄粪便来画领地，所以它们的传播效率也是有限的。



西安古观音禅寺内的一棵 1400 多年树龄的古银杏树



已灭绝的多瘤齿兽

现在大家并不清楚银杏过去的“战略合作伙伴”是谁。中生代啮齿动物多瘤齿兽可能是银杏种子的传播者，它们和松鼠一样有存粮过冬的习惯，可是它们早已灭绝。

因为银杏种子的主要传播者已经灭绝，而后来出现的传播者效率不高，因此大概在 200 万年前，银杏的分布范围缩小到浙江天目山等我国境内的少数几个避难所。

如果不是我国古代某些僧人的培育，银杏可能早就“团灭”了。因为这些僧人给我们留图又留种，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在都市中见到它们。在 1730 年至 1750 年，银杏被引入欧洲。2019 年，浙江大学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银杏都是天目山银杏的后代。

如果没有人类，一些动物很快就会灭绝，比如马。

马虽然是常见的家畜，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世界上可能已经没有野马了，野马在几百年到几千年前就灭绝了。2018 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指出，曾被认为是最后的野马的普氏野马，实际上是 5000 年前在中亚被驯化的马



普氏野马

放养到野外形成的群落。

现在普氏野马也混得不好，在野外它们的数量十分稀少，全靠人类的保育计划才勉强没有灭绝。

野马在灭绝线上的挣扎和它们这个目的属性有很大关系。

实际上，奇蹄目的动物（如马、犀牛）普遍不如偶蹄目的动物（如牛、羊）成功。偶蹄目动物的适应性更强，可以在更极端的环境里生存，但是奇蹄目动物就不行。许多奇蹄目的动物在始新世晚期（约 3660 万年前）就灭绝了。

偶蹄目动物的反刍消化系统比奇蹄目动物的后肠发酵式的消化系统更为高效，这可能是偶蹄目动物目前分布更广的一个原因。

当然，也有人认为，偶蹄目具有的颈动脉网对大脑有重要的保护作用。颈动脉网可以让大脑温度不会随体温剧烈波动，这可以让它们可以适应多变的天气，这种优势也是奇蹄目动物所不具有的。

总之，若不是人类的存在，我们熟知的许多物种会很快消失。

（格致摘自微信公众号“把科学带回家”）



落花深一尺

●黄永玉

黄永玉的人物画，把中国人受儒、释、道浸染的性格，用传统的水墨线条画技法，极其传神地表现出来，并配以另类的文字，可以说是怪生笔端，人物的形、神、貌、相各异。

他的人物画意趣倾向于古代文人画的疏简洒脱，通过多个侧面塑造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丰满，心理刻画细腻、真实而感性，那种飘逸的笔致以及所传达的人物神情跃然纸上。这些写意人物画形成了一种水彩与水墨相结合的新风格，可谓匠心独运。







陈佩斯在《戏台》现场

风雪夜归

○摩登中产

阔别22年后，陈佩斯重回央视。这条归来的消息，由央视春晚微博发布。

我们写过他的作别，而他的归来，让人们更怀念和期待纯朴的笑声。22年前，他不知梦里身是客；22年后，他是风雪夜归人。

君问归期忽有期。

一

1985年，那场失误连连的春晚，现场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围观的场面显然超出预计。

演出当日，灯光失控，音响失灵，镜头切换得支离破碎，连道具牛都脾气发作不愿出场。

整台晚会长达6个多小时，无比冗长。导演组寄望马三立拯救节奏，结果老爷子上台说高兴了，还来了个返场。

那个漫长夜晚，观众唯一满意的节目叫作《拍电影》。

陈佩斯在寒风中穿着小褂，假装大汗淋漓，终于逗笑

了观众。笑声在黑压压的看台上响起，像长风掠过山冈。

《拍电影》是《吃面条》的续集。1984年春晚筹备期，姜昆邀请陈佩斯当主持人，陈佩斯说他和朱时茂有个节目，两个人凭此走穴，场场爆满。

导演组半信半疑，安排他们在国家体育总局的食堂面试。

庄则栋等体育名将好奇地充当观众，看到一半就笑着滚到地面上了。食堂大师傅笑得纽扣都绷掉了。即便娱乐效果如此惊人，但节目能否上春晚一直悬而未决。

他们俩在春晚剧组苦等数月，大年三十那天，央视派车来驻地接演员，车上没他们俩的位置。两个人蹭车前往央视，守在演播厅的走廊上。当晚的《新闻联播》都播了，依旧无定论。最后，导演黄一鹤小跑出来，拍板决定硬上。

演出大获成功。晚会结束后，演员都不愿走，导演组直

接在演播厅摆桌，一共56桌，恰合民族大团结。老台长洪民生极少喝酒，但那夜他到处敬酒，喝了一瓶半茅台。退休后他说，最喜欢1984年的春晚，因为真诚，所以老百姓高兴。

众人欢聚至凌晨5点才散去，陈佩斯回家睡了一觉，醒来后出门，发现走到哪儿都是“再来一碗”的笑声，像无休止的海浪。

《吃面条》让一个严肃的社会终于学会发笑。两个人的组合如同隐喻：浓眉大眼的朱时茂像严肃的时代，而陈佩斯是严肃之下的通融。

1986年的春晚，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羊肉串》。

多年以后，陈佩斯提及春晚总是表情冷峻，唯有说起这段时语调温柔：“当时缺笑料，马季、姜昆等人一起帮忙想办法，大家在后台就像一家人。”

那是他喜欢的“联欢”，远离严肃，无关名利，人人笑

容纯朴，只有单纯的欢乐。这种纯朴，在1989年《胡椒面》中达到极致。知识分子和农民工，都是一样的俗人。

那年春节后，民工潮开启，3000万农民工进城。从武汉南下的列车，车厢下的车簧被压死，一度动弹不得。一年后，下海潮到来，1000多万公务员辞职，人们开始书写财富传奇。

传奇的故事话语喧嚣，往日的单纯更像童话。

1990年的春晚是童话的尾声。那年，两个人演了巅峰之作《主角与配角》。

陈佩斯天真地以为，当主角或配角不重要，观众爱看谁才重要。

二

1991年春晚，陈佩斯表演《警察与小偷》。

陈佩斯的表演技巧已炉火纯青，他在小品中一口气用了伦理、颠覆、错位等多重套路，观众很满意，可他不满意。他最满意的部分彩排时被砍掉了，最终版本只剩50%的剧情。他反复申请在节目中插播一个短片，但总是被拒绝。他所习惯的纯朴似已远去。第二年，他演了自己最不满意的《姐夫与小舅子》。

他说，节目是临时凑的，和时事贴得太紧，反而不自在。小品中，陈小二一边应付着姐夫，一边心猿意马，惦记着草丛中的录像机。现实中，陈佩斯的注意力也已投向春晚

外的世界。他想到更广阔的舞台演喜剧。

1991年，陈佩斯成立电影公司，是中国第一家集创作、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影视公司。那是喜剧的洪荒年代，陈佩斯说，他出发时，大地一片荒芜，根本无路可走，故而给公司起名“大道”。

公司成立之后，陈佩斯投资并主演了《编外丈夫》《太后吉祥》等6部电影，口碑很好，但不挣钱。

他派人去河北监票，发现



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

有的地方演了7场只报3场，有的影院明明有100个观众，却告诉他只有10个。号称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太后吉祥》因为瞒报，票房惨败。

“当你面对一种惯性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何其渺小。”

1994年春晚，他交了一个敷衍的作品——《大变活人》，拙劣的戏法引发一阵阵哄笑。

在后台，他对朱时茂说：“身心俱疲。”

整个时代正如戏法般飞速变幻，规则越来越狂野。

牛群在相声中说，“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

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赵本山在小品中说，“老的要给少的拜年，谁有钱就给谁拜年”。

这些都是陈佩斯不懂的规则，他越来越沉默。烦闷时，他爱写书法，古雅的篆字在他笔下别有意趣。他的大道影业公司的办公室内，挂着他手书的郑板桥《沁园春·恨》，字如乱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三

陈佩斯出生在吉林长春，却没人将他当成东北笑星。

他的小品不用方言，笑料多靠人物矛盾制造，幽默、高级且干净，以至数十年后，人们仍念念不忘。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中，父亲在纳粹集中营给孩子讲童话，将战争的残忍，笑着讲出来，这是陈佩斯认为的喜剧终极。

在春晚最后那几年，人们说他江郎才尽，他自己则如衣锦夜行。他锲而不舍地提了许多想法，如堂吉诃德般一次次提枪冲向风车。巨大的风车轰鸣转动，什么都没改变。

1998年，他表演了最后的作品《王爷与邮差》。这个本子他心心念念了7年，演出服装都是他找人手工缝制的。

小品采用莫里哀经典的“仆人戏弄主子”手法，也是他惯用了15年的倒置手法。

只是那个春晚舞台，已和15年前不一样了。



路

● 鸟川芥

六七年前，我刚毕业，穷。除了忧心房租，我还得帮助家里负担生活费、医药费。但我整个人一门心思画画，只想怎样画得更好，有一股没来由的自信：只要用心画，以后不会缺钱花的。

只要画画有一点儿进步，我就特别开心。当然也有很多沮丧的时候。记得一次和一对出版商夫妇聊天，他们想找我合作画绘本。我告诉他们我的想

法——只想画画，不为钱工作。他们看我的眼神意味深长。现在想来，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傻子。

又过了几年，我上班，开店，其间还在画画，读了《小王子》作者的传记。除了写作，圣埃克絮佩里的财务和婚姻一团糟，他原本家世不错，人到中年时却穷困潦倒。

小王子说，关心数字的人是可悲的，但生活里不关心数字的人也没有过得多好啊，人是复杂的。或者说，这中间有一个选择，要想结识蝴蝶，就得忍受毛毛虫。

人生的成长之痛，就是得时时刻刻做出选择。你面前有两条路，踏入其中一条，就永远没有机会踏上另一条。小时候我踢着碎石、踩着花，以为长大以后路的尽头是繁茂的森林，是花与蜜之地。可走着走着，石子越来越小，等惊觉时，我已经站在一片沙漠里了。沙漠无边无际，转头四顾，看起来有很多路，却遍布别人的脚印；属于自己的方向，一个指示牌也没有。但总归得向前走，向前走。

让人持续走下去的是一个信念，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沙漠的某处有一眼美丽的泉水。

（静安摘自《新周刊》2020年第20期，
（法）圣埃克絮佩里图）



那一年，央视将楼宇之间的空地改造成1号演播大厅，因工期紧张，排练时，球形顶棚尚未封顶，有时还会飘进雪来。

除夕夜，王菲和那英在滚动的透明气球前，唱了《相约九八》。蓝光灯打在气球上，新时代像水晶般朦胧璀璨。

当晚11点30分，陈佩斯和朱时茂登场，鞭炮声歇，万

家屏气凝神。

工作人员将麦克风随意挂在戏服上，朱时茂一登场，麦克风就掉了，他只能蹭陈佩斯的麦克风说话。节目最后，陈佩斯跑起来时，朱时茂只能扯着嗓子喊台词。此时，台下原有准备好的声效光碟，但工作人员也没给他们放。陈佩斯涂着红脸蛋，戴着假辫子，最后笑着看了一眼这个舞台，拉着

朱时茂下台。

他在台下崩溃大哭。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南礼士路一片静谧，行人车辆稀少，央视旧楼灯火璀璨，远处有烟花绽放。

陈佩斯的身影没入夜色之中。

长夜如墨，静待君归。

（楚客摘自微信公众号“摩登中产”）

感同身受

●叶倾城

这是一个残酷又温馨的故事，是一位曾在疫情期间被派到社区的女友的亲身经历。在疫情后期，她的工作是辅助新冠肺炎逝者的家属处理丧葬事宜。

有一户人家，她一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女孩，不等她说话，女孩先大声说：“我是开着摄像头和麦克风的，今天你们若有不合理的要求，我一个也不会答应。”

女友先是一惊，然后想：这个门敲开了，就要进去；如果今天不进去，双方的误会越来越深，以后更没法进了。录音、录像也没什么可怕的，大家都是根据政策做事的，自己也不会做出违背政策的事情。

于是，她就和伙伴一道进去了，跟女孩子谈。逝者是女孩子的母亲，才40多岁，而女孩子刚刚年满18岁，还是个孩子。

她一进去就跟女孩子说：“我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也是进过方舱医院的人。我的女儿才上初二。如果我走了，我女儿会比你更伤心。”女友说的全是真的。她是在社区工作期间被传染的。一开始，医疗资源紧张，方舱医院还没有建好，作为普通型患者，她是靠在家吸氧、洗滚烫的热水澡，以及强大的免疫力扛过去的。而她也是40多岁，与这位逝者同龄。

女孩子一听这话，“哇”一声哭了出来。家里还有个中年男人，一脸尴尬，想说什么，女孩子就对他喊：“你有什么资格发表意见，我妈一个人带大我，她那么苦……”原来男人是逝者的前夫，逝者是单亲妈妈。

女友陪着女孩子哭，听女孩子说了很多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事。她哭了又哭。但哭泣之后，还是要办理后事：挑骨灰盒、领骨灰、选墓地。一样一样办手续，一一签字。而这一切，都得由刚满18岁的女孩子一个人完成。

那个中年男人——逝者的前夫，沉默地开车，送女孩和女友一道去殡仪馆和墓地。工作人员首先推荐了“环保葬”，逝者的骨灰装在可降解的骨灰盒中，把骨灰盒埋在树下、草坪中，半年左右，骨灰便与大地融为一体。环保葬是免费的。

女孩坚决反对，她执意要给母亲一块体体

面面、像其他人一样的墓地。

国家确实尽了力，火化是免费的，骨灰盒有3种可选，都是免费的。墓地也打了折，但折后也要3万多元。

女友所在的社区管理的都是安置房小区，小区里有不少低保户。她去过女孩家里，算得上四壁萧然。虽然她知道自己的工作只是陪同，不是建议，但她还是忍不住说：“不要花这么多钱。”

女孩子一脸倔强的泪水：“她是我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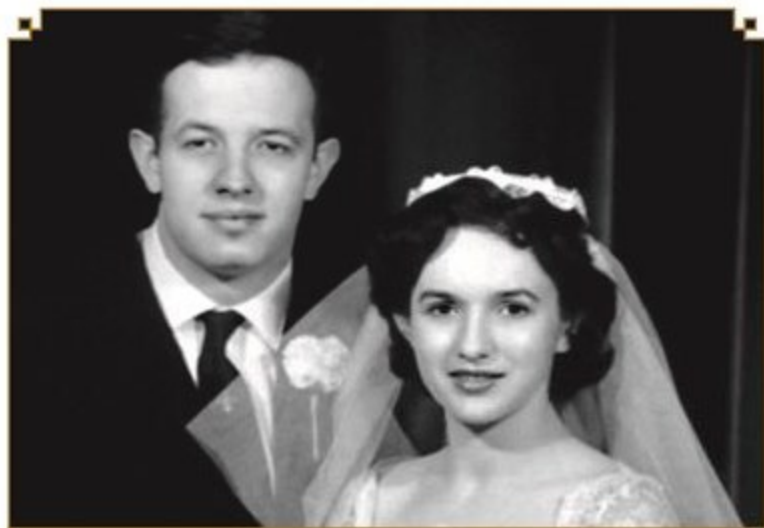
女友说：“我知道，我也是妈妈。如果我上次不幸没有扛过去，我不希望我女儿在墓地上花这么多钱，我希望她留着钱，去上大学、去恋爱，去……过日子。”一语未了，她和女孩子哭作一团。最后，女孩子接受了她的劝告，选了低一档的墓地，需要1万多元。

女友私下对墓园的工作人员说：“你告诉她，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给她再打一个8.8折。这一部分钱由我来出。”

这是一位母亲送给另一位母亲的礼物，也是一个女儿给另一个女儿的礼物。✿

（王传生摘自《扬子晚报》2020年10月19日，李娟图）





疯子天才的四个意外

◎建材天天报

一

你听说过纳什均衡吗？如果没听说过，那么纳什破裂呢？纳什嵌入呢？这些享誉世界的理论的冠名者，都是约翰·纳什，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一。

似乎痴迷数字的天才基因里都有疯狂的一部分。年纪很小时，纳什就十分内向孤僻。他不喜欢和同龄的孩子玩耍，更喜欢躲在角落里看书。老师的结论是，他有严重的社交障碍。

不擅言谈的纳什对数学有着天然的敏感，他常常一言不发地坐在课堂上看老师旁征博引、劳心焦思地证明一个公式，然后自己走上讲台，用简洁的步骤让老师目瞪口呆。1948年，纳什同时被普林斯顿、哈佛、芝加哥和密歇根大学录取，普林斯顿大学更是给出了每年1150美元的奖学金。于是，纳什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这个爱因斯坦生活过的校园，并在22岁那年的毕业论文里提出了震惊世人的纳什理论。

当代经济学界最著名的分支——博弈论从此诞生了。那时的他，1.85米的身高，“像天神一样英俊”，是个足以让女孩尖叫的光芒四射的男人。1953年，他的腿上长了一个小瘤子，为了除掉这个多余的东西，他不得不在病房里住了一个星期，由此认识了女护士埃莉诺·施蒂尔。出院不久，施蒂尔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可纳什并不喜欢施蒂尔，不久他又遇到个子不高，安静又充满活力的女学生艾丽西亚。她会以顽皮的表情向老师提问，而那些问题的答案她其实早已熟知，她只不过是想要以此引起老师的注意而已。纳什发现自己不仅注意到了她，而且爱上了她。至于施蒂尔，则“完全是个美丽的意外”。

二

艾丽西亚并不介意自己的心上人曾经的恋情，甚至有私生子，“在没有娶我之前，你有权做任何你认为合理或不合理的事，记住，是没娶我之前”。但是，纳什传统的父亲不依不饶，强烈要求儿子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娶施蒂尔为妻。得到纳什最坚决的拒绝之后，刚烈的父亲突发急病去世了。

1957年2月，纳什和艾丽西亚结婚了。婚礼上，纳什说：“这是我生命中第二个美丽的意外。”

纳什喜欢独来独往，不愿与任何人交流，每天沉迷于数字和公式之中。父亲的死对他刺激很大，他一连几个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连妻子的电话都不接。

但是，每天早中晚，他会定时打开办公室的门。妻子会准时把饭菜送到门口，陪他说一会儿话，看他一口一口吃完，然后收拾东西，一个人回家去。她偶尔会带来一把剪刀，把他蓬乱的头发处理一下。有时候纳什会说些抱歉



纳什和艾丽西亚

的话，但是她毫无怨言：“你只有一半属于我，另一半的你属于你的学术。我不能全部占有你，这是我的遗憾，但我的幸运也在这里——我占有你的同时，也占有着你的学术。”

三

婚后不到一年，纳什就疯了。1958年学院的新年晚会上，我们的数学家一身婴儿打扮出场，但这并不是为了表演什么节目；两周之后的教授例会上，他捏着一份当天的报纸，严肃地声称这是来自宇宙神秘力量的信息，而“我已经解读了它”。他开始出现幻听和幻视症状，目光呆滞，蓬头垢面，幽灵一般在深夜穿梭于教学楼里并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叫。

在儿子出生之前，纳什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被强迫穿上病号服。

两年的时间里，纳什接受了各种治疗，这让他没有时间研究数学。而作为一个“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年轻数学家”的家属，艾丽西亚被特许每天来医院陪伴他两个小时。

艾丽西亚有一个孩子，有一份枯燥的电脑程序员的工作，还有一个疯了的丈夫。当然，她还有微笑。从认识纳什那天起，微笑就没有从她的脸上消失过。

业界同行已经忘了那个叫纳什的男人，只有这个女人没有忘记。后来，儿子也被诊断患有精神病，但这同样没能让她失去微笑。虽然纳什以拒绝配合治疗为要挟让艾丽西亚和自己离婚，她最终也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但每天还是有两个小时，她会准时出现在医院里。

为了抗议医院的治疗，纳什开始拒绝服药：“我必须保持清醒，否则没有人能在我活着的时候完成我的理论。”而恢复服药的条件之一就是离婚，“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她为我如此操劳，我仅有的记忆里，她已经老了太多”。

“为了国家利益，必须竭尽所能地将纳什教授复原为那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人。”她坚信纳什不仅仅是属于自己的。在她的努力下，美国科学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资助纳什治疗的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就是“如果在帮助纳什返回数学领域方面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哪怕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也一定是不仅对他，而且对数学

都很有好处的”。

偶尔清醒的时候，纳什会拉着夫人的手，劝她不要再来了：“我已经是个废人了，而且我们也解除了婚约，你没有任何理由要对我负责，我甚至都无法对自己负责了。”

“可是你记得你给我戴上戒指的时候，说过的那句话吗？一辈子拿我做最疼爱的宝贝。”

四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这个叫约翰·纳什的“疯子”。

那时候他已经恢复正常，而艾丽西亚也用自己无私的爱守得云开见月明，在这场博弈中，他们彼此都取得了均衡和胜利。纳什说：“我觉得最奇妙的还是这场缓慢的苏醒，在这个过程中，我唯一的记忆就是她一直微笑着存在。”

“这是我一生中所有意外里最美丽的一个意外：我战胜了病魔，而艾丽西亚是我博弈论理论成立的最好证明。”纳什每次讲课都不忘带着夫人，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他们手拉手散步的身影居然成了学生们课间最熟悉的风景。很多慕名来学校参观的游客也会齐齐地等在纳什夫妇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些游客则专门拍摄这让人落泪的场景：“看，他们拉着手……这个女人治好了这个疯子，唯一的药物就是爱。”

是的，爱，其实就是简单的手拉手，不放开。艾丽西亚不仅治愈了纳什，也治愈了同样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最终儿子也成了数学家，并和父亲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每天，一家三口紧拉着彼此的手，似乎从来没有松开过。

最后一个意外来临了：纳什与艾丽西亚复婚了。这距当初他们签离婚协议的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我没有把获诺贝尔奖列入意外之中，作为一个科学家，拿任何一个奖项都不足为奇。属于我的第四个意外，是我终于能在数十年之后，还拥有我的夫人，在数十年法律上的离婚状态里，她从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今天的她，和当年我们结婚时一样，微笑着，而且，一点儿也没变老。”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建材天天报”，GettyImages供图）



假设，你拿到了一本书，读了几句，发现读不懂，怎么办呢？我推荐的法子是：别强读了，算了吧。

听着有点儿简单粗暴吗？其实这样做没问题。

一直以来，我们似乎总被鼓励：读书要迎难而上、披荆斩棘。人生有那么多必读书，读完了才算完整。读不懂也得用心啃、拼命读，读出微言大义来才过瘾……然而玛格丽特·杜拉斯就很直白地说，她看不下去罗兰·巴特的书。她对巴特没偏见，甚至还有过一段友谊，但他的书“读不下去”。

类似的，海明威的书被认为简洁明了，然而雷蒙德·钱德勒嫌他写得啰啰唆唆。还有变心的读者，比如福楼拜年少时，读雨果的小说读得如痴如醉；后来年纪渐长，读雨果写的小说，产生了巨大怀疑，觉得雨果不够科学。他看不起的还不是一般小说，而是传奇巨著《悲惨世界》。福楼拜大叫：“我有生以来，一直赞佩雨果，现在却感到愤慨！我要爆发出来！这部小说，既不真实，也不伟大。论文笔，作者故意写得不伦不类，难登大雅之堂，取悦庸众……每个人都死板，是一种性格，像悲剧中的人物！生活中哪有像芳汀那样的妓女，像

冉阿让那样的苦役犯？……都是些假人……用大篇幅说理，讲的却都是题外之事，没有一句切题的话……后人不会饶恕的，他居然想当思想家，跟他

书读不下去怎么办

◎张佳玮



本性也不合呀！”这些话如果你在课堂上道来，大概足以让老师大惊失色吧。然而这出自福楼拜之口，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世上没多少作品是完美的，也没多少作品是非读不可的，更没多少作品是必须读完的。世上已经有太多“过于有名以至你读完了不敢

说不喜欢，只好人云亦云地夸两句”的书了，然而这实在没必要。

许多人读不下去书，会归咎于自身，觉得自己没耐心之类。然而一本书和一个人，得投缘。一个人已有的知识结构、对这个题材的兴趣，都会影响读书的进度和乐趣。与此同时，实际上，写得处处完美均匀、从头到尾都让人读得开心的书，并没有那么多。读不完也没什么。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就是个很好的习惯。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个说法，作为写小说的人——比如他自己——读小说时难免抱着另一种心态。不为读一个故事让自己爽快，而是“剖析这本小说，看他是怎么写成的”。大概类似于一个厨子吃宫保鸡丁不是为饱腹，而是琢磨宫保鸡丁是怎么做的；一个教练看足球不是为了知晓输赢，而是看双方技战术是怎么安排的。这种内行看门道式的剖解，已经属于案例分析、技术学习的范畴，算是在学习。这是很值得赞赏的心态，但并非必要。毕竟大多数非专业者，未必需要抱着学习的心态，兼容并蓄地强行学习什么。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过于琐碎，真正是“生也有涯，而知



老朋友相约聚餐，席间小玫诉说儿子明明知道她不能接受刺青，却再次和她提起要去刺青之事，气得她对儿子撂下狠话：“刺了青，就永远别来见我！”

其实小玫怎舍得不见儿子呢？我先不劝小玫，只是云淡风轻地分享了一段亲身经历。

多年前的某个夜晚，我突然接到儿子从洛杉矶打来的越洋电话，他劈头第一句话就说：“妈，我念完数学博士后，下定决心要去开旅行社。”

上班累了一天的我听到这句“告白”，生了一肚子气。儿子当时除了在加州大学念数学博士，还难得地在激烈的竞争下谋得一份校园内的高阶工作——安排全校各科系助教的所有在职进修与训练。这对他将来留校教书或从事行政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他曾经很开心地接下这份工作。

为什么今天他突然丢出这样一句话？从不早起的他，为什么在加州的清晨特地打电话告诉我要开旅行社？中间定有蹊跷。他是来考验我的耐性与情商的吗？我不能上当，先深呼

不要输给刺青

◎蔡怡

吸，一派轻松地说：“开旅行社没什么不好呀，只要你能运用花了六年时间学习的数学理论。反正人生是你自己的。”

他沉默了一下，好像在咀嚼“人生”这两个字，然后闷闷地说：“我觉得人生没有哪种工作值得我努力付出。当助教教了三年的书，虽然评分永远是A⁺，可我还是厌了；现在管理助教，算是行政阶层，也不好玩。”我猜他快要抛出问题的核心了。

“妈，明天要举办为期两天的全校助教训练，我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精力来筹备，结果学校教职员工会为了一个案子和学校大起冲突，竟然要利用我的师训场合展开全面示威抗议。这样，我所有的心血不就都泡汤了吗？”

啊哈！这才是他清晨打电话来的真正目的啊。他是遇到困难、挫折了，来求救了，但莫名其妙地不直说，而是先抛出一个烟幕弹，害我差点儿上当。

我问他助教训练在室内还是户外，示威的人要用扩音器喊口号吗？他说：“训练在室内，示威者只在门口及场外举牌游行，但从室内的窗口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头说：“恭喜，你大出风头的机会来啦。有这么多工会的人来吸引人群注意，简直是在替你的师训做免费宣传嘛。好好把握机会，让全校师生看到你。”

涉世未深的儿子懂得了危机变转机的道理，终于放下紧张、害怕的心情，准备接受明天的挑战。至于要不要开旅行社，那根本不是重点。

我劝小玫千万不可输给刺青，或许它也只是一颗烟幕弹，去挖掘事情的真相吧。

（一米阳光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忘了我是谁》一书，小黑孩图）

也无涯”。逆着心思一路追逐，其实什么都得不到。所以，除非是必须要读教科书准备考试，或者有心从事这个行当，否则，世上其实没太多非读不可、读不下去也得咬牙死

磕的书。

就读一本也许不那么高雅、读完了也没法放到社交平台吹牛，然而自己喜欢的书好了，这总比咬牙强啃、回头就忘掉某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更快

乐，也更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如你所知：持续不断地读各种书，比强读一本书要有意得多。

（新雨摘自《新民周刊》2020年第38期，张伯涛图）



算什么

“你真的要和我分手吗?”

“对。”

“那我们的风花雪月、山盟海誓算什么?”

“算成语吧。”

哪儿错了

这天回家,小张看见家里的白墙上用彩笔写着几道加减法算术题,一问,是上一年级的儿子干的。

小张心疼坏了,指着白墙气呼呼地说:“你反省一下,告诉我哪儿错了?”

儿子直愣愣地看着白墙,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爸爸,你是不是数学不好?我检查半天了,这些题我没做错。”

漂亮

老婆:“别人都说我很漂亮,真的吗?”

老公得意地说:“那当然,我当科长的时候,别人都说你漂亮;我当处长的时候,别人说你越来越漂亮;现在我当局长了,你当然更漂亮了。”

有鱼子酱吗

男友下班回来,带我去餐厅吃饭,他拿着菜单问服务员:“有鱼子酱吗?”

服务员:“对不起,没有。”

男友:“那算了,我女朋友就喜欢吃这个。”说完,他拉着我离开,我皱起眉头问他:“我啥时候说过喜欢吃那玩意儿,你是不是记错人了?”



男友:“这儿炒青菜都要50元,快走吧。”

显得可爱

女儿问爸爸:“在每句话的后面都加一个‘呢’字,是不是显得很可爱、很萌呢?”

爸爸想了想,说:“不一定。”女儿问为啥,爸爸说:“因为你妈妈经常质问我‘钱呢’。”

找个心大的

我喝多了,借着酒劲儿给男神发信息表白:“我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去你心里的那条路,你能过来接我一下吗?”没一会儿,男神回复了我:“我的心有点儿小,装不下你,你能不能找一个心大的?”

授人以渔

夫妻俩结婚十周年这天,老婆问老公要送自己什么礼物。

老公答道:“我本想送你

最喜欢的那条钻石项链,但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

老婆兴奋地问:“所以你买了钻石,让我自己串起来?”

老公笑道:“不,我要送你一把铁锹,让你自己去挖钻石!”

理由

导师:“你为什么选择东北大学?”

学生:“因为第一年我考西南大学没考上,想着换个方向应该就能考上了。”

“贱内”的意思

老师:“古时称自己的妻子,一般……”好几个男生兴奋地喊:“贱内!”他们特地把“贱”字咬得极重,似乎这样称呼会让他们感觉很爽。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每个班都有喜欢这个称呼的男同学,每次我都得解释。贱内的意思是我这个‘贱人’的内人,你们不要搞错了。”

因酒误事

一个劫匪持枪走进商店,让收银员把现金装进袋子,收银员照做了。接着,劫匪要求带走货架上的一瓶威士忌酒,收银员却不肯给他,坚持说:“我觉得你还没成年。”

劫匪没办法,只好取出驾驶证给收银员看。收银员看了点点头,把酒递给他。

劫匪带着赃物离开后,收银员立即报警,并把驾驶证上劫匪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了警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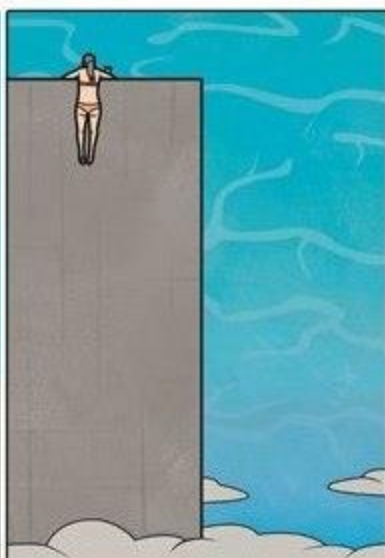
朋友圈

●〔俄〕安东·谷迪姆

◎杨静怡 译



海滩



守门员和吊床



堆雪人



喝茶



放烟花



建筑工人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人生很好玩，但有时也很丧》一书)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来了。

从2020年10月5日至10月12日，诺贝尔奖委员会陆续公布了2020年的诺贝尔六大奖项。

在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肆虐全球的当下，2020年的诺贝尔奖显得尤为特殊。一方面，诺贝尔基金会决定取消原定于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获奖者将不会按惯例被邀请至斯德哥尔摩，而是在各自国家获颁相关奖项，主办方将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线上直播颁奖仪式。

虽然仪式感弱了点儿，但本届诺奖的获奖人，会比之前的获奖人更高兴——诺贝尔奖的“含金量”增加了。

2020年9月24日，诺贝尔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拉尔斯·海肯斯滕表示，这届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将获得额外的1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76万元），也就是说获奖者可以拿到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760万元）的奖金。

海肯斯滕还表示，基金会将继续“不时”地增加奖金数额。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从1901年第一次颁发至今，已经走过119年。除了世界大战期间中断过几次，每次颁奖都要发放大量的奖金，而且未来还要越发越多。按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奖金要相当于“大学教授20年的薪水”。诺贝尔到底多有钱，发奖发到今天奖金还

没发完？

炸药大王

尽管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让“诺贝尔”这个名字变得举世皆知，但他并非家族中最富有的人。

1833年10月21日，一个瘦弱的婴儿在斯德哥尔摩出生，他就是后来的“炸药大王”。诺贝尔家一共有四兄弟，哥哥罗伯特和路德维克，阿尔弗雷德，还有弟弟埃米尔。这个家庭起初一贫如洗，为了谋生，他们的父亲伊曼纽尔·诺贝尔在年轻时搬到圣彼得堡。幸运的是，他通过发明水雷赢得沙皇的青睐，并获得沙皇授予的奖章，自此在俄国发家致富，以经营船舶动力设备和机器制造业为主。几个孩子从小跟随着父亲在俄国接受教育，都学会了俄语。

受父亲的影响，阿尔弗雷德成为“科学狂人”，他从小对化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科学发明更是痴迷。从18岁开始，阿尔弗雷德就致力寻找一个答案——如何安全地控制炸药，让炸药可以用于开山、挖路等民用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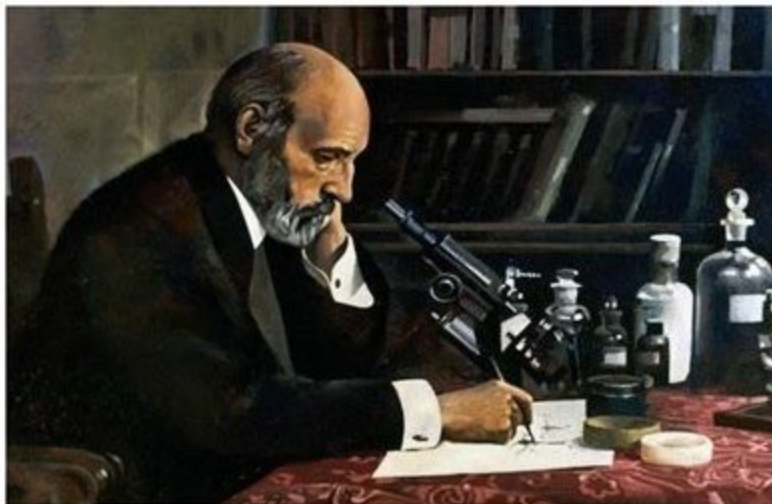
为了研制出安全可控的炸药，阿尔弗雷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一次爆炸中，他的4个助手和正在读大学的弟弟都不幸丧生。

阿尔弗雷德一生获得的发明专利有355项，仅炸药类的发明专利就达129项。除了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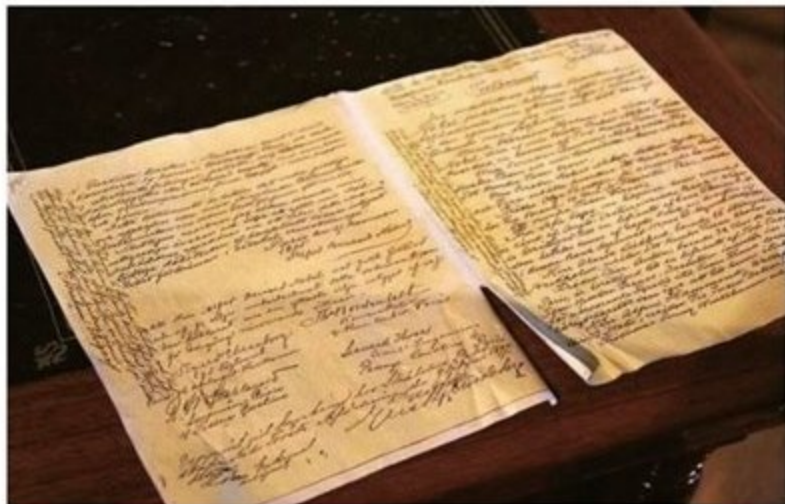
迷，

●江凝

诺贝尔奖 奖金差点儿 就被『花光』了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诺贝尔遗嘱手稿

迷科学，他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凭借自己发明的炸药技术，阿尔弗雷德在德、美、俄、英、法、瑞典、芬兰等21个国家开设近100家工厂，雇用上万名工人，生产大炮和其他武器装备。他不但积累了巨额财富，也将公司发展成为现代跨国公司的先驱。

富可敌“三国”

不过，若只比较财富，阿尔弗雷德的两个哥哥更加富有。

19世纪70年代，他的两个哥哥在阿塞拜疆的巴库成立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这是阿塞拜疆的第一家外资企业。通过大量收购油田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石油，他们累积了大量财富。他们垄断了高加索地区的石油贸易，是俄国最大的石油出口商，仅他们公司的石油产量就占当时世界石油总产量的9%。

到19世纪末，路德维克的子女经营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资产甚至超过挪威、瑞典、丹麦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谓富可敌“三国”。

阿尔弗雷德在哥哥的公司里也拥有10%的股份。他的这笔资产在他1896年去世后注入诺贝尔基金会，成为诺贝尔奖奖金的一部分。

1888年，哥哥路德维克去世，几家报纸错误地把路德维克当成了阿尔弗雷德。一家法国报纸发表一份讣告，标题为“制造死亡的商人死去了”。阿尔弗雷德读了这则讣告，深感震惊，他头一次意识到，原来他是以这样的形象被世人记住的。这与他自认为的“和平爱好者”形象大相径庭。为此，他决定死后捐出大部分财产建立诺贝尔奖，以留下一份“更好的遗产”。

花了100多年，还剩多少

1896年12月10日，阿尔弗雷德在意大利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当时，他留下3158.72万瑞典克朗（约合当今人民币13.67亿元）用于诺贝尔奖的运行。

诺贝尔奖由1900年成立的诺贝尔基金会管

理。诺贝尔基金会将基金分作两部分：大部分用作“奖金基金”；剩下的部分用来设立“建筑物基金”和“组织基金”，分别用来支付行政大楼和每年举行授奖仪式的大厅的租金，以及5个诺贝尔学会的组织费用。

以2018年为例，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的数据，诺贝尔奖奖金和运营费用当年的总开销为896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809万元）。其中，当年的奖金总计36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2736万元），诺奖委员会的报酬是274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2082万元），诺贝尔颁奖周的活动费用为142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079万元），以及年度管理费用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912万元）。

奖金加上运营费用，资产消耗了100多年，到2019年年底，诺贝尔基金会居然还有市值49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37.36亿元）的投资资本，相比成立时，资产增值了许多倍。人们不禁好奇，诺贝尔基金会究竟是怎么管理资产的，居然这么能赚钱？

奖金差点儿就被“花光”了

事实上，诺贝尔奖的奖金曾经差一点儿就被“花光”了。

按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基金只能投资“安全证券”，如银行存款和债券，导致产生的利息都跑不赢通胀。再加上战争、政府加税等因素，基金会的钱越来越少，诺贝尔奖的奖金在1923年一度缩水至初始基金的0.4%。

1901年，诺贝尔奖的单项奖金为15万瑞典克朗，折合成今天的货币相当于872.25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65万元）。然而，这笔钱可谓“出道即巅峰”，从第二年开始，诺奖奖金逐年缩水。在此后的90年里，诺贝尔奖的金额都远低于这个数目。

在1901年以后的大部分年份里，诺奖的金额都只有第一年的30%~40%。

重大转折点出现在1953年，当年有免除税等利好，基金会还被瑞典政府批准，可以自由地投资股市和不动产领域，以及发行债券和进





史上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文森特·凡·高还有另一种隐秘的激情——对书籍的热爱。

凡·高一生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读的不单是小说，还从专著、传记、博物馆指南里了解艺术作品，更是不会错过最新的文艺期刊。除了读，他还用荷兰语、英语和法语抄录。狄更斯、左拉、莎士比亚和莫泊桑等人作品的许多段落，他都烂熟于心。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一封信中，他说：“我对书籍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激情。”

在《凡·高的书》中，玛丽拉·古佐尼探究了凡·高的书虫生活，讲述了他读过什么、写过什么，以及他对阅读的热爱如何影响了他的艺术。这项全新角度的研究，一章一章地

带领我们走过凡·高的一生：从他刚成年时的宗教抱负，到他决心成为一名画家，再到他悲剧性地终结自己年轻的生



命。他从荷兰搬到巴黎，又搬到普罗旺斯……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作品之间的持续对话，看到激发了他的是哪些

艺术家和作家，从而让我们真正能理解他的那句话：“书籍、现实和艺术，对我来说是同一种东西。”

凡·高在给提奥的信中大谈自己所读之书，提到至少200位作家。他也常常让书籍和读书的人入画，古佐尼介绍了100多幅这样的作品，如《静物：打开的圣经》和《阿尔勒城的基诺夫人》等。

凡·高最喜爱的作家有：托马斯·肯皮斯、夏尔·布朗、巴尔扎克、龚古尔兄弟、莫泊桑、狄更斯、埃克曼·夏特里安、荷马、维克多·雨果、皮埃尔·洛蒂、儒勒·米什莱、莎士比亚、哈里特·比彻·斯托、左拉等。

（照夜白摘自《文汇报》2020年8月21日）

行有抵押贷款，投资策略从保守转向积极。

诺贝尔基金会把资产交给许多著名的国际基金机构管理，其中一个管理人就是福斯特·佛莱斯，有机构把他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投资者之一”。当时他的客户不光有诺贝尔基金会，还有专门给基金评级的晨星公司。

诺贝尔奖的奖金金额终于在1991年出现扭转。当年，诺贝尔奖的奖金金额达到600万瑞典克朗，约合今天的883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83万元），在时隔90年后，第一次恢复到与第一笔奖金基本持平。此后，诺贝尔奖奖金日渐丰厚，一直保持着每年8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19万元）以上的标准。

“持家小能手”

为了能够长期获得足够的回报，为诺贝尔奖的发放提供财务基础，诺贝尔基金会的资产管理要充分考虑金融市场方方面面的风险。

基金会认为，跑赢通胀的目标实现之后，达到3.5%的年化收益率，就可以维持诺贝尔奖

未来的开销。为此，诺贝尔基金会还进一步规定了各类资产的具体分布要求。

诺贝尔基金会制定了这么详细的规则，那么当前的持仓组合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据诺贝尔奖官网发布的年度财报，截至2018年年底的诺贝尔基金的投资组合：44%投资于股票基金和股票指数期权，9%投资于房地产基金，15%投资于固定收益资产，33%投资于另类资产，另外还有1.5%的货币损失。

股票类投资的风险相对较大，诺贝尔基金会的股票类投资均匀地分布在各个股票市场上，包括瑞典股票市场，其他欧洲股票市场、美国股票市场、新兴国家股票市场等。

当然，只要是投资就会有风险。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诺贝尔基金会当年的投资总收益跌幅达到19%。用诺贝尔基金会的说法，只要基金会能获得每年不低于3.5%的投资收益，诺贝尔奖依然能持续发放下去。不得不说，诺贝尔基金会真是一个“持家小能手”。

（江 霜摘自《看天下》2020年第28期）



给味蕾留点时间

● 马亚伟

经常看到一些上班族早上啃着面包或煎饼，匆匆赶路。吃这样的一顿早餐，估计用不了5分钟，纯粹是为了果腹。即使在觥筹交错的盛宴上，我们看到的也更多是推杯换盏，或者狼吞虎咽。很少有人慢慢地吃一顿饭了。

吃饭要细嚼慢咽，这是我们都懂的道理。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脚步越来越匆促，连吃饭的速度都快了起来，快得味蕾都麻木了。味蕾与美食，欢喜相逢，还没来得及亲密拥抱，就已擦肩而过，像一对有缘无分的人，错过了太多的美好。

慢下来，给味蕾留点时间。只有这样，美食才会演绎出万种风情。

我们的味蕾，在长时间的麻木后，真的需要醇厚绵长的味道来唤醒某些记忆了。记得周星驰的电影中有一段对白：“我们的味蕾分布在舌头的表面，下面就没有了。甜的味蕾是在舌尖，苦的味蕾就在喉咙附近，酸的味蕾就分布在舌头的两侧。所以我们品尝美酒的时候，要把舌头卷成一圈，这样就可以避开两边酸的味蕾，而让酒在甜跟苦的味蕾之间徘徊，先甜后苦，亦苦亦甜。就好像初恋的感觉一样……”我们在为周星驰夸张搞笑的表演捧腹大笑之后，会忽然很感动：如此品味美酒的过程，简直就是一次曼妙地花开，种种美好的滋味缠绵在味蕾上，让人心动。味蕾，是我们抵达美食天堂的唯一路径。这个世界上的美味，都是细细品出来的。

可是，我们有多久没善待自己的味蕾了？大自然赐予人类各种美食，人类通过灵巧的双手打造美食，我们以食为天。很久以来，美食却成了我们嘴巴里

的匆匆过客。因为丢失了一颗细品生活的心，味蕾总是浅尝辄止地敷衍我们。不知你细品过一碗白米饭没有？有一次我半夜饿了，冰箱里没有别的食物，只有电饭锅里依旧温热的白米饭。我盛出一小碗，没有任何菜，就细嚼慢咽地吃起来。米饭软糯中带着甜香，淡淡的，别有一番风味。吃到最后，我竟然觉得余香满口。做米饭的大米，是我们乔迁新居时，一个开粮油店的朋友送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上好的稻米，平日里我却忽略了它的美味，也不经意忽略了朋友的一番情谊。

即使只是一碗白米饭，若给味蕾足够的时间，我们也能品出平淡中的真味。说起来似乎有些禅意，如同生活，并不在于多么奢华，平淡中的滋味，需要你细品慢享。对于婚姻，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想要留住男人的心，先要留住男人的胃。”我以为，如果一个男人不肯给你足够的时间，陪你慢慢吃一顿饭，再美味的食物，他也品不出味道来。

给味蕾留点时间，品味亲情的味道。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中，鳏居多年的朱师傅，每周都要精心准备家宴给女儿们。

他做松鼠鱼、切鱿鱼花、做扣肉、炖鸡汤、包小笼包……可女儿们都要出嫁离开。精于厨艺的朱师傅没有了味觉，他落寞极了。女儿家倩最后决定留在老宅陪伴父亲，朱师傅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味觉。作为女儿，能够留在父亲身边细品他做的各种美食，就是对父亲最大的安慰。

给味蕾留点时间，品出美食的真味。食物有了味道，生活才会有味道。

（流觞摘自微信公众号“马亚伟”，赵希岗图）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明月归。

这是唐代德诚禅师的一首诗，题名《船居》，是以钓鱼为象征说禅法。“千尺丝纶直下垂”，一个很深的欲望引导着人的行动，名也好，利也好，总之人心焦渴，定要从外界获得什么才满足。可是“一波才动万波随”，就像水面的波纹，一浪推着一浪，你走了一步，随着就有第二步、第三步乃至无穷。而因果的变化不是人能够控制的，你会越来越多地感叹：“唉，形势比人强啊！”“无可奈何啊！”世上有些苦大仇深、以生死相搏的人，问到起因，不过是些琐屑小事，甚至是一时误会。何至于此呢？这就是“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忽然醒悟过来，发现你最初所求的目标是虚妄的，或者说是可有可无的，得之失之，随之由之而已，你就从被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飘然无碍。“满船空载明月归”，什么也没有得到，空船而去，空船而归，但心是欢喜的。其实，什么是“得”呢？你一心想要得到一个东西，念念不忘，心都被它塞满了，偌大世界，你却置若罔闻，“得”未尝得，失掉的已经很多！什么是“失”呢？你于外物无所挂心，将“得失”只看作因缘的起落变化，心中有大自在，根本就没有东西可“失”。“一波才动万波随”是俗众的人生，“满船空

满船空载明月归

● 骆玉明



载明月归”是禅者的境界，其中的区别，很值得体悟。

王维有一首《辛夷坞》，写一处小小的景色，但极富禅趣：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这里“木末芙蓉花”是借指辛夷。辛夷是一种落叶乔木，初春开花，花苞形成时像毛笔的笔头，故又称木笔。花有紫白二色，开在枝头（就是“木末”），大如莲花（所以用“芙蓉花”比拟，莲花也叫芙蓉花）。诗中说“发红萼”，那是紫色的辛夷。

我曾经在山野见过这种花，开花时树叶还未萌发，一树的花，色彩显得格外明艳。这种花凋谢的速度很快，花盛开的同时就能见到遍地的花瓣，在草地上，在流水中，格外醒目。

它有美丽的生命，但这美丽并不是为了讨人欢喜而存在，更不曾着意矫饰，故作姿态。你从尘世的喧嚣中走来，在人迹罕至的山涧旁见到天地寂然，一树春花，也许真的就体会到什么是万物的本相和自性了；你又回到尘世的喧嚣中去，也许有时会想念那山中的花在阳光下展现明媚的紫色，无语地开，无语地落。



如果觉得王维那首诗虽然令人震撼，却多少有点冷寂，我们再读一首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它的味道有些不同：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是中唐诗人，曾经做过滁州刺史，这首诗就是写滁州西部山野的景色。

诗开头写草。“独怜”是偏爱的意思。为什么呢？一方面山涧边的草得到水的滋润，春天到来时显得特别葱翠；另一方面这是“幽草”，它是富有生气的，同时也是孤洁和远离尘嚣的。对涧边春草的喜爱，呈现了作者的人生情怀。

如果一味地写景色之“幽”，诗的意境便容易变得晦暗，所以诗人随后写黄鹂鸣于深树，使诗中景物于幽静中又添几分欢愉。这是一首郊游遣兴之作，不像王维的《辛夷坞》那样强烈地偏向于象征，它更有生活气息和情趣。

绝句的第三句通常带有转折意味，同时为全诗的结束做铺垫。在这里，“春潮带雨晚来急”，雨后山涧的水到了黄昏时分流得越发湍急，一方面交代了郊游的时间和景物变化，同时又很好地衬托了末句的点睛之笔——“野渡无人舟自横”。

涧水奔流不息，涧边渡口的小舟却自在地浮泊着，一副摆脱约束、轻松悠闲的样子。时间好像停止了。

人总是活得很匆忙，无数

的生活事件互为因果、相互挤压，造成人们心理的紧张和焦虑。在这种紧张与焦虑之中，时间的频率显得特别急促。而假如我们把人生比拟为一场旅行，那么渡口、车站这类地方就更集中地展现了人生的慌乱。

舟车往而复返，行色匆匆的人们各有其来程与去处。可是要问人到底从哪里来、往何处去，大都却又茫然。因为人们只是被事件驱迫着，他们成了因果的一部分。

但有时人也可以安静下来，把事件和焦虑放在身心之外。于是，那些在生活的事件中全然无意义的东西，诸如草叶的摇动、小鸟的鸣唱，忽然都别有韵味。你在一个渡口，却并不急着赶路，于是悠然空泊的渡舟忽然有了一种你从未发现的情趣。当人摆脱了事件之链的时刻，也就从时间之链上解脱出来。它是完全孤立的，它不是某个过程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的永恒性的呈现。

“野渡无人舟自横”有很强的画面感，也经常成为画家的选题。那是一条不说话的船，却在暗示某种深刻的人生哲理。

世间有无穷的是非、无穷的争执，还有无穷的诱惑，人不能不在其中走过。要全然不动心也许很难，但若是处处动心，那恐怕要一生慌张，片刻也不得安宁。

（双木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诗里特别有禅》一书，曾仪图）

欲与谁养

●熊培云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王昌龄传扬千古的诗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王昌龄竟是为人所杀。杀他的是亳州刺史阎丘晓。阎丘晓后来因为贻误军机被宰相张镐处死。相传行刑时阎丘晓曾经为自己求情，“有亲，乞贷余命”，意思是家中尚有老人需要赡养，请求饶命。张镐便反问阎丘晓：“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

读到这则史料时，我正坐在牛津某个教堂边的咖啡馆里继续我的艺术史研究。我原本只是想了解王昌龄的诗境三论（物境、情境和意境），却无意中读到这个悲伤的故事。“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心仿佛被刀子扎了一下，眼泪不禁浸湿眼眶……

人心未必装得下上帝，但一定要装得下人。看街上车来车往，人类若想完成自我拯救，首先得有一颗生而为人的同理心。

（春江摘自东方出版社《寻美记》一书，丰子恺图）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秋天，南宋的“行在”临安，西湖之畔，依然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却无人驻足欣赏。整座城市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恐慌笼罩着，“黑云压城城欲摧”。

金国皇帝完颜亮调集各路军队，又征发境内女真、契丹、奚人，二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皆令从军，集结了六十万大军，兵分四路，南下侵宋。其中，完颜亮亲率精锐，迅速攻克庐州等地，宋军被斩首数万，将领纷纷南逃。金兵飞渡淮河，毡帐相望，万马齐嘶，天下震动。

南宋君臣已经在江南享受了二十年的“和平”，久不闻金戈之声，当年的宿将老兵已经凋零殆尽，“中兴四将”老死的老死，被杀的被杀。仍在世的名将当属刘锜。更可怕的是，“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完颜亮在中原厉兵秣马，江南却以为金人虚张声势，不以为意。甚至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心念故国的金国使臣施宜生，来到临安后，冒着生命危险，暗示南宋大臣“今日北风甚劲”，怕他们不理解，还借索取笔墨的时机，进一步暗示道“笔（必）来，笔（必）来”。可惜他的预警并没有完全打破南宋朝廷的苟安幻想。

直到金兵渡过淮河，南宋朝廷才如梦初

伟哉虞公

●徐佳

醒，很多大臣打算逃命，高宗也想再次“浮海避虏”，被人劝住，才起用六十三岁的老将刘锜为江、淮、浙西制置使，节制诸路军马，镇守扬州，抵御金军。但为时已晚，金兵势如破竹，宋军纷纷溃散，刘锜虽然在皂角林战役中勉强“惨胜”，然而局部战役的胜利无法扭转战争大势。雪上加霜的是，主帅刘锜病势沉重，只能靠人抬着担架移动，靠喝粥维持生命，不得不把指挥权交给副帅王权。王权畏金如畏虎，出征之前与妻儿垂泪诀别，被催促几次才上路。一到战场，他便率部闻风而逃，一直逃到南京附近的采石，把整个淮河西部防线暴露给金兵，于是大事更不可支。刘锜也被迫退守江南，防守长江这一道最后的防线。

这时，宋金决战聚焦在长江东岸的采石，此处江水平缓，山势险峻，为江防必争之地。当年隋将韩擒虎率军渡江，攻克建康，灭亡陈朝，便是在采石夜渡。这时，守卫采石的宋军只有一万八千人，且都是王权带回来的败军之卒。接替王权担任守将的李显忠还未到任，军中无主，群情惶恐，还没等金兵渡江，便有许多军汉结伴逃散。

历史的走势似乎已经毫无疑问，一万余名疲弱不堪的宋军，如同待宰的群羊，困守在采石这一隅之地。而数十万所向披靡的虎狼之





师，在水一方，饮马大江，历史的舞台似乎又要重演韩擒虎灭陈的故事，而且更为波澜壮阔。

整个江南笼罩在一片深沉的绝望之中。

然而，这时候，一个小人物突然闯入历史的舞台。

他就是虞允文，时任参谋军事，一个人微言轻的参谋，来自偏远的四川隆州，已经五十一岁了。他在四十三岁的时候才考中进士，又熬了好几年，才做了中书舍人。

他出现在采石，也是偶然。他只是奉命带着一些银两、酒肉、棉衣来犒劳部队。他到达军营之后，看到士兵“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好像刀俎上的鱼肉，而“敌骑充斥”，金人的侦察部队已经在做渡江的准备。

随从们劝他放下这些物资，快快撤走，反正朝廷只是派你来劳军，又没有什么守城的职责，何必在这里送死？这个文官却摇了摇头。他召集全部军官，斟满酒，大声说：“诸君！国家养育你们这么多年，现在后退一步就是大江，后退是死，战死也是死，为何不能为国家而死呢？”这些军官都很羞愧，有的低头不语，有的自言自语：“我们也想出力，但是军中连个主将都没有，这仗怎么打？”虞允文听了之后，登上高台，面对所有将士，振臂一呼：“李显忠还未到任，我受朝廷之命前来督师，现在听我命令！我与你们一起杀敌报国！”他的随从惊呆了：咱们没这个任务啊。宋军将士看着这个身材单薄、鬓角斑白的书生，感受到他必死的决心，受到鼓舞，都站起来穿好盔甲，决心死战。

史书记载下了这样一段对话。

众曰：“今既有主，请死战。”或曰：“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他人坏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将安避？”

他带着将士们到达江边，这时，完颜亮傲然坐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完颜亮模仿汉高祖，于前一日以白马、黑马祭天，并向部下许诺，先渡江者赏赐黄金。虞允文赶紧把战船分成五队：“其二并东西岸而行，其一驻中流，藏精兵待战，其二藏小港，备不测。”刚刚布阵完毕，完颜亮亲自手持小红旗，指挥数百艘战船渡江，瞬间便有七十艘战船到达宋军阵地，宋军不敌其锋芒，开始退却。

危急时刻，虞允文冲到最前线，激励将士。他拍着军官时俊的背说：“以前听说你胆略过人，现在看来跟女子也没啥区别啊！”时俊听了，羞愧难当，“即挥双刀出，士殊死战”。允文又命令埋伏起来的宋军以海鳅船冲击敌人，这种船比金人的大船小很多，非常灵活机动，击沉了不少敌船。就这样，一直厮杀到了黄昏，宋军杀死很多金兵，自身伤亡也很大。

这时候，有一支从光州败退下来的宋军路过附近，虞允文灵机一动，派人送给这些溃兵旌旗和战鼓，命令他们奔赴山后，张满旗帜，擂鼓呐喊。金兵怀疑南宋的援兵到了，开始后退。虞允文又命劲弓部队，尾击追射，于是大败金人，杀敌四千余人，俘虏五百余人。完颜亮恼羞成怒，把所有退回来的金兵全部砍头，从此金军锐气顿灭。消息传到临安，官民一片欢腾。

金军于是放弃进攻采石，转而进攻镇江。老将刘锜正在那里养病，朝廷派虞允文前往协助。当他探望躺在病榻上的刘锜时，刘锜拉着他的手说：“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儒生，我辈愧死矣！”

此时，完颜亮因采石战败，愤恨不已，下令三日渡江，否则杀掉随军大臣，造成人人自危，而北方又生内乱，于是军心摇动。完颜亮被身边将士刺杀，金军随即撤回北方。

南宋终于化险为夷。后世史官在编纂《宋史》的时候，写道：“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转危为安，实系乎此。”

虞允文这个小人物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担当起无人担当的职责，力挽狂澜，改变了历史。他后来辅佐宋孝宗，经营四川，锐意北伐，成为一代名相。

毛泽东在阅读采石之战的历史时，写下批注：“伟哉虞公，千古一人！”

《吕氏春秋》有言：“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人的一生，关键时刻也许就那么一两次。如果虞允文在那一刻，放弃担当，选择了苟且偷生，那么历史的走向将会如何呢？

（林冬冬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苏东坡的山药粥》一书，黎青图）



11年前，只有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蔡伟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如今，48岁的他在贵州安顺学院教3门课，看到学生，他会想到自己。

他因知识改变命运，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能如此。

他从没给学生提及他的那些苦日子。那时，他每卖50根冰棍，才能买一本5元的二手书。东北的冬天，他把《老子》《庄子》《韩非子》包上书皮，套层袋子，塞进保温箱的夹层，有空就取出来读。

如今，他自称“学术不差也不冒尖”，一年发表一两篇论文。大多数时候，他喜欢一个人待在办公室，被泛黄的古书包围。电脑屏幕被竖起来，便于放大查看那些模糊难辨的古书图片。时不时，他提起毛笔，在宣纸上写小楷。

蔡伟研究的领域是“小学”，这是中国古代对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统称。他的工作是将旁人看着晦涩难懂的古文字，解析出准确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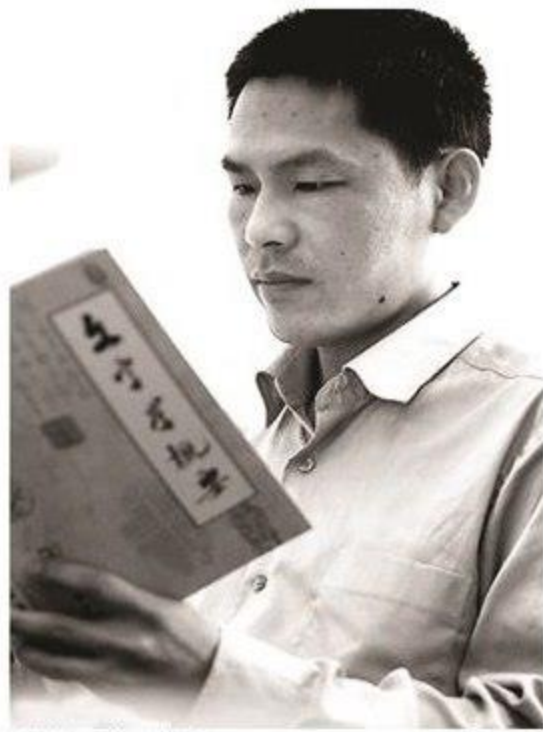
“如果没什么真知灼见，就干脆不写，写一篇论文至少要解决一个问题。”蔡伟说。

这些已刊发的文章，不少来源于他早期写下的读书札记。他积攒下了几十本笔记，落款的时间跨越了30年。

小学时，他练过几年毛笔字。因为字帖上总有很多看不懂的繁体字，他便捧着字典来回查。他的语文成绩一直领先，到了高中，理科最低的成绩只有十几分。

蔡伟把图书馆当成教室。锦州市图书馆办借书证要资质，他便磨着父亲请单位盖章。他几乎天天打卡，一年多的时间里，光是古书，蔡伟就看了两三百本。

高考落榜后，蔡伟进了橡胶厂工作，工厂



潜心阅读的蔡伟

三轮车夫 登上学术舞台

●王景烁

实行三班倒。工作之余，他就泡在图书馆，“几乎把能看的书全看了一遍”。

3年后，他从橡胶厂下岗。蔡伟没钱、没学历、没技术，摆在他面前的路似乎只有两条，做小买卖或是卖力气。

他先在食堂后厨做过一年，是临时工，一个月100元的工资，主要做馒头。后来，他买来一辆三轮车，绑上1米长的木箱，里面再塞三四个保温箱，放入棉被隔温，每天跑去商场门口摆摊。

雪糕5角一根，冷饮1元一瓶。天热时，雪糕卖着卖着就化了，他自己吃一些扔一些。冬天时冷饮卖不动，他改卖炒瓜子，有时一个月赚不到500元。摆摊的空当，他读书，有时捡行人随手丢掉的废烟盒，抽出锡纸，用来记笔记。

他知道自己不适合做小生意，但不敢不干。“不然能做啥？”蔡伟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沉浸在古文字的孤岛里。有人说蔡伟“酸”，饭都吃不饱还琢磨“闲书”，不务正业。家人看不懂他的研究，身边找不到能问询的老师，他便一本一本地看，没什么章法。

那时，每过两三天，他就跑去图书馆换一批新书。锦州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为他看着玩，问他：“这玩意儿你能看懂？”直到后来，有人拿来收藏的民国古画咨询真伪，蔡伟通过画中的文字一眼识别出那是赝品，才赢得在场的人赞叹。

自学四五年后，24岁的蔡伟寄信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等学者。他向对方请教，也提建议。

裘锡圭在1997年第1期的《文物》上发表过《〈神乌赋〉初探》，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

牍篇目《神鸟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表示，“佐子”疑读为“嗟子”，即“嗟”，是叹词。

后来，裘锡圭同意了他的看法，还在1998年第3期《文物》上发表了文章。

在锦州，蔡伟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屋里，墙边、床底下塞满了古书。可更多他想看的古书是买不到的。碰上实在喜欢的，他就从图书馆借出，直奔复印店。那份复印版的《广雅疏证》已有30年，字里行间被他写满了批注，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有些书无法外借，他就坐在图书馆里抄。橡胶厂发的表格纸被他小心翼翼地攒成摞，再一一从中对折，有字的一面向内，订成一本。他仿照古书从右侧写起，完成《尔雅》的抄写，花了20天。

这些简易的装订本，被他越翻越薄，折痕处轻微一碰就可能散开。

他最奢侈的消费是凑钱买了一台电脑，接入互联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搜索引擎里检索古文字。

在国学网上，爱好相同的人扎堆在论坛里发帖子。蔡伟家联网是通过电话线，每次他拨完号，就快速打开论坛和邮箱，使用十几分钟后便匆匆下线。

即使如此，那几个月，他家的电话费还是频频超支。后来，他干脆去网吧，在一片打游戏声中敲着自己的学术思考。

他没写过点击量超高的“爆款”文章，不参与论坛家长里短的讨论，只发言之有物的硬核观点。第一回“披着马甲”发帖，他就被版主私信询问：“你是蔡伟？”

那时候，除了给几位古文字学学者写信，蔡伟已在几所知名高校主办的学术网站上，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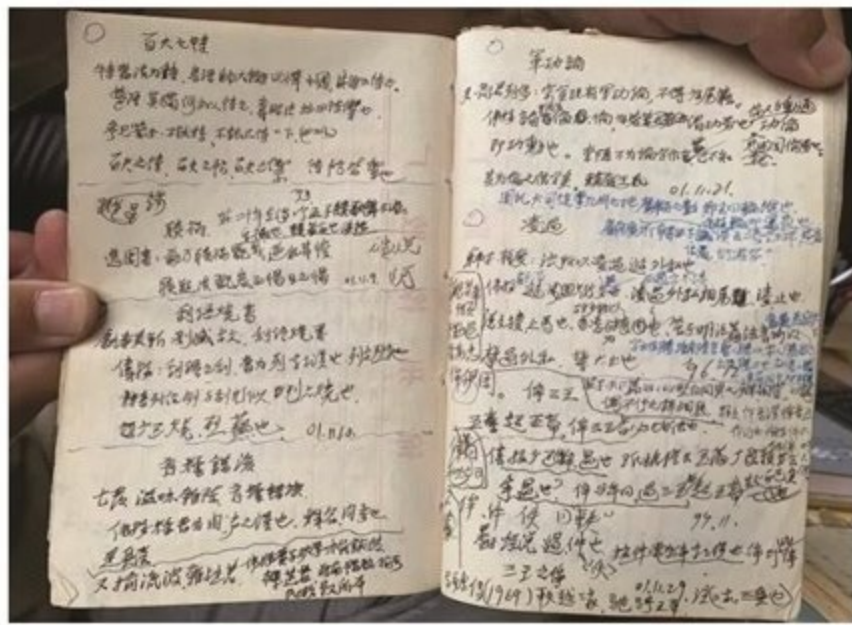
在当年的版主、如今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董珊的印象里，蔡伟对古书熟，引用辞例信手拈来。在那个检索并不方便的年代，蔡伟盯着旧材料，总能发现新问题，还解释得精准。

董珊和蔡伟同龄。他说，蔡伟是那种利落干脆的人，一两句话解决一个问题，不用多说，一看就对，“这种本事差不多是对古书了如指掌的老先生才能做到的”。

干这行，即使是学术大家，也偶有误差。不过，蔡伟的错误率很低。裘锡圭也曾在回信中肯定蔡伟：“不计功利，刻苦潜修，令我十分钦佩。”

后来，蔡伟的妻子病倒了。这个下岗后在超市当过服务员、送过报纸和牛奶的女人，被迫中止工作。儿子还在上学，家里全靠蔡伟一个人支撑。为了给妻子治病，他向亲戚借了5万元。

拉车比卖冰棍、瓜子赚钱，他便蹬着三轮车在城市里穿梭。从早到晚，一天跑10多趟，挣三四十元。白天停不下来，晚上回家累得倒头就睡。原本大片的读书时间，也被切割得很碎。一年后，奔波的蔡



蔡伟的读书笔记

伟头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境遇竟如此糟糕。

在此之前，无论是和学者的书信往来，抑或是在网上，蔡伟从来都只谈学术。有一次，蔡伟忍不住在信中写了寥寥几笔，对董珊讲述了自己的现状。

那封信只有一页多长。在董珊的记忆里，对方没提要求，没有抱怨，却让他动容。董珊找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教授刘钊。2008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与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临时聘请蔡伟加入。

这是一份根据前人观点进行修正、完善的



工作。蔡伟一张张翻阅竹简照片，写下注释。古文字本就难认，多数还模模糊糊，平均下来，一列的30个字里，要重新解释的有将近一半，蔡伟花一天时间才能完成一支竹简的注释工作。

进组一年，他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几位教授想让蔡伟读博。

从2000年起，复旦大学开始实施一项制度：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出，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作为国内知名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有自主招生的权力。

不过，按规定，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蔡伟只有高中学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领导最终找到教育部，将裘锡圭、李家浩、吴振武3位著名学者联名写的推荐信，连同复旦大学的申请书一起报送教育部。

入学考试是摆在面前的一场大考。蔡伟的英语不过关，还10多年没怎么学，学校就将英语考试改为日语考试。可蔡伟的日语也是零基础，他突击了一段时间，终于过线。

因为是自学，蔡伟的知识体系并不系统，他跟着博士班上课，按学校的要求，还要补基础的通识课，修一些本科、硕士课程。后来，他的学分修满了，但博士论文迟迟不过关。他要学着去适应学术表达的范式，来来回回地改。他博士读了6年才毕业，算是班上最久的。

他也是班里年龄最大的，比同学年长近10岁，但档案最薄。毕业后，他本想回东北，投了好几所当地的院校，简历都没过——频繁地卡在年龄、第一学历、发表的文章上。

半年里，蔡伟一共投出二三十份简历，多在第一轮就被淘汰。直到安顺学院录用他，他才定下工作。这是他找的所有工作里离家最远的一个，彼时安顺尚未开通高铁，他从锦州赶来用了两天两夜。

他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部，编写馆藏古籍书志。在图书馆里，他是学历最高的，也是唯一一个研究出土文献的。他还教3门课，古代汉语、文字学和书法。

蔡伟喜欢泡在几所知名高校主办的出土文献网站上，看最新的学术观点。但凡出了新材料，他就找来研究。

在网上，他起了五六个网名，“锦州抱小”“小雅”“黔之菜”……“有时候就是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是我写的。”蔡伟说。他享受更换网名后归零的状态，用新的名字“再慢慢闯出一片天地”。

他刻意从曾经的片刻“高光”中淡出。因为被破格录取，蔡伟曾被写进新闻里，后来他拒绝再接触媒体，为此特意换过手机号。“古代典籍本来就冷僻偏窄，既然不为大众熟知，也没必要总是让人知道。”

他强调，自己只是喜欢这门学科，不愿当所谓的学术明星。他最担心自己的精力被分散。

“只有对学术产生影响，在古文字学界能有深入的研究并发表独立客观观点的人，才是最神圣的。”他曾这样表示，“做学问，不就是要经得住长时间的埋头嘛，名利是致命伤。”

圈子里知道蔡伟的人不少——他的文章不以量取胜，但都能立得住脚。

董珊感叹，无论是最初在论坛上相识，还是后来因为破格录取被写入新闻，蔡伟本来有很多“可以红”的机会，但他始终是淡淡的，低头研究自己那摊事儿。

蔡伟不讲究外在的东西，唯独执着于买书，每年购入的新书有几百本。离开复旦大学前往安顺学院时，他打包运出80多箱藏书，花了4000多元——快赶上后来一个月的工资。

蔡伟仍不富裕。他把家里一整面墙打成书柜，买来能两面放书的书架，再加一张一米长的书桌。

在做学术之外，他的生活很简单，逛市场、刷短视频，或是练练毛笔字。自行车骑久了，他会腿疼，这是之前蹬车落下的老毛病。

在复旦读博的时候，他回过锦州，到昔日摆摊的地方转了转。一同出摊的4个人，只剩下一个。他记得，自己曾是这群摊主里最年轻的，夹在一片吆喝声中，捧着书的他看上去总有些格格不入。

（月亮狗摘自《中国青年报》2020年10月28日，本刊节选，沈家善、王景烁摄）



残 蝉

●胡竹峰

在商丘得一古蝉，不知何年。玉质褐色呈半透明状，不知何料。几根线条，雕法极简，不知何工。双翼折断，蝉附身的树叶只剩半片，展翅欲飞不能飞。它的样子很特别，忍不住收存了。把残蝉清洗干净，贴身放着。偶尔拿出来看看头，看看残躯，看看残叶。

此蝉陋而不丑。丑必陋，陋未必丑。有人审美，有人审丑，我审陋。审陋比捡漏更难。捡漏是古玩界的行话，说白了就是捡了个大便宜。有人捡了便宜卖乖，有人捡了便宜卖弄。

（刘 振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竹简精神》一书）

宠辱若惊

●且 庵

宠辱若惊，语出《老子》第十三章：“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宠辱若惊，颇不好看。而老子又更进一步说，“宠为下”，这是说得宠也是卑下的，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陈鼓应对此有一段话说得直白：“受辱固然损伤了自尊，得宠何尝不是被剥落了人格的独立完整。得宠者的心里，总是感觉到这是一份意外的殊荣，既经赐予，就战战兢兢地唯恐失去，于



是在赐予者的面前诚惶诚恐，曲意逢迎，因而自我的人格尊严无形地萎缩下去。”世上要宠人要辱人的，无非是成人与小人，大人我原就不想见，小人我没放在眼里，什么宠什么辱，于我就都是不相干的东西了。宠也宠不了我，辱也辱不了我，做人做到此处，自有一种洒落和不羁，不亦快哉。

（清 荷摘自《今晚报》2020年9月4日）

异想天开

●〔荷〕马蒂斯·范博克塞尔

◎王圆圆 译

一条狗嘴中叼着一根香肠过河，突然在水的倒影里看到另一条狗也叼着一根香肠。为了对得起自己，它把自己的香肠扔掉，去咬另一条狗嘴中的香肠。于是，它自己的香肠和水中对手的香肠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其说痴愚源自感官缺陷或是推理漏洞，不如说是因为某种形式的异想天开：为了向别人展示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都找不到北了。这种盲目的愚蠢的意愿，让我们丧失了一切分辨力。

（朝 歌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痴愚百科全书》一书）

回忆和盐

●〔巴西〕保罗·科埃略

◎陈荣生 译

我是在早上8点钟到达马德里的。由于我只在马德里待几个小时，所以不准备给朋友打电话安排见面。我决定一个人去我最喜欢的那些地方走走。走到最后，我在瑞蒂罗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抽烟。

“你心不在焉啊。”一位老人在我坐的长椅上坐下后说。

“哦，我还好，”我说，“但在24年前，我和我的一位画家朋友阿纳斯塔西奥·朗沙尔坐在这同一张椅子上。我们都在看着我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她喝多了，在那里跳弗拉明戈舞。”

“享受你的回忆吧，”老人说，“但别忘了，回忆犹如盐：适量可以带出食物的风味，过多则会毁了它。如果你一直活在过去，就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可以回忆的现在。”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陈荣生文字小屋”）



20 世纪上半叶的阿根廷非常繁荣，经济水平比肩当时的发达国家。然而，由于政府多次“作死”，认不清经济形势，再加上竞选时对选民百般讨好，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阿根廷政府就不得不通过在国际上大举借债来维持运转。

政客借来了钱，给选民大鱼大肉的福利，在任期内自然是政通人和。下一任总统在竞选时，总不能说，为了还债我们要开始节衣缩食，那谁还会选你？所以，继任者也只好借新债还旧债。

终于，在世纪之交的 1999 年至 2001 年，年关到了，债主上门。阿根廷由此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社会陷入混乱。商店、餐厅纷纷关门，百姓上街游行，运牲口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被暴民拦下，当街杀牛分肉，连邻家大妈都变作剪径强盗。

短短一个月，总统换了 4 个，但是，几十年来欠下的债实在太多，国库已经空了。堂堂大国，总不能抵赖不还吧？

不过话说，真的不能吗？

于是第五位总统上任后好像突然开了窍，对债主们发表演讲：“我们阿根廷政府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专心致志地为阿根廷人民服务。”

其隐含意思就是：“我们当初凭本事借来的钱，凭什么还你们？”演讲时，在场的阿根廷民众山呼万岁，万众支持，没有丝毫羞愧感。

一个国家欠钱不还会怎么样

●温义飞

2001 年 12 月，阿根廷政府正式宣布债务违约，无法偿还。债主们惊呆了，因为这是当时最严重的国家债务违约。一位债主表示：“我觉得我可能把钱借给了一个假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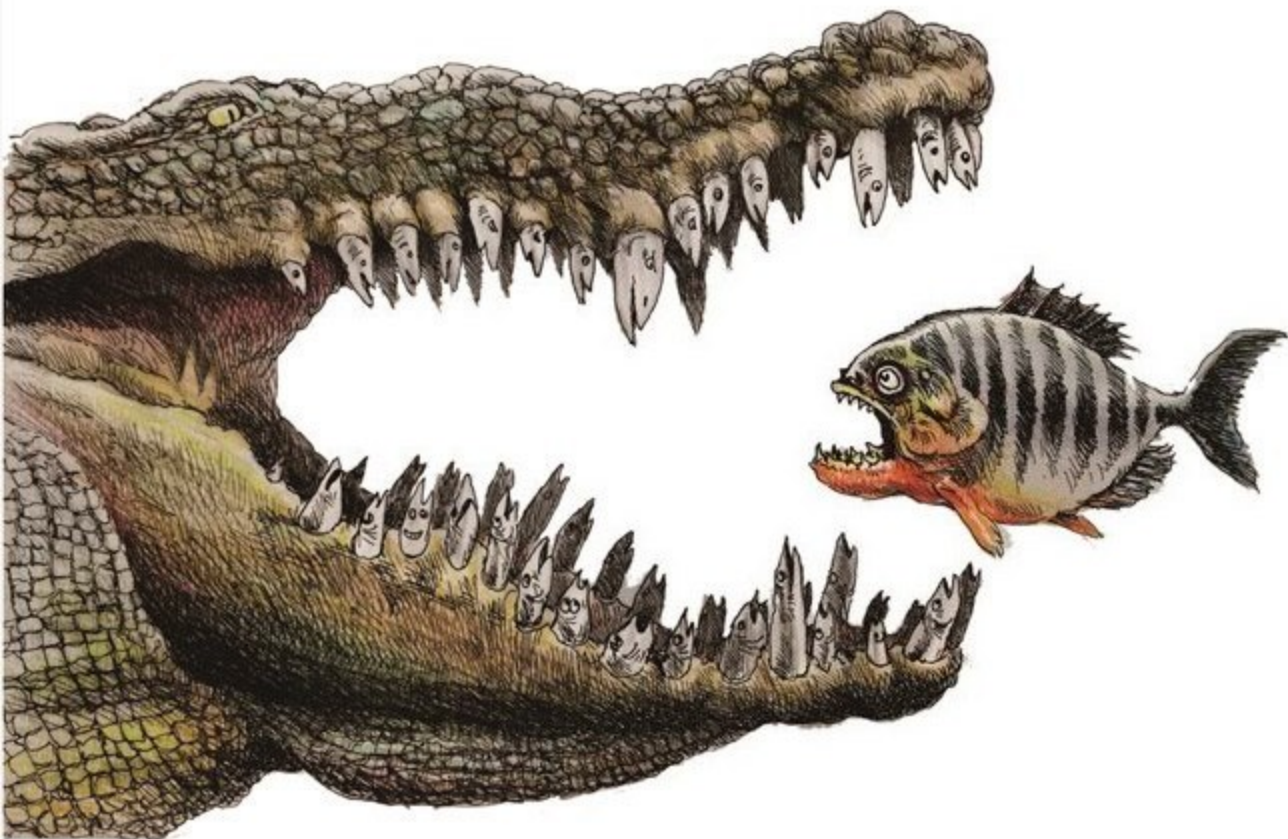
如果是个人或者企业债务违约，债主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强制执行或者破产。但是，国家债务违约，你总不能派一支军队去抢人家政府大楼里的桌子、椅子、笔记本电脑吧。

看着“赖在地上打滚”的阿根廷政府，债主们终于在 2005 年同意“债务重组”：欠款的利息全部免除，本金只还 30%。要知道，阿根廷本来是连 30% 也不想还的，但是，他们还梦想有一天可以继续到国际市场借钱吃肉。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象征性地还一点，大家都好过年。

大部分的债主无奈同意了重组，毕竟散户和小基金是无力对抗主权国家的。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咽不下这口气，打算跟“老赖”硬扛到底，于是把欠条卖给了一些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的美国离岸金融公司。

由于此时阿根廷国债已经是垃圾，这些金融公司以很低的价格买入 9% 的阿根廷国债，然后开始天天上门讨账，要求阿根廷政府连本带息还钱，一分钱也不能少。既然敢跟一国政府硬碰硬，这群华尔街上的债主当然也有些手段。

虽然不能派军队强制执行，但是在 2012 年，这些手眼通天的债主真的扣下了一艘





白石老人笔下，老鼠是常客，有偷吃灯盏油的，有啃书本的，也有叼着没了肉的空壳螃蟹腿当宝贝乐得一蹦一跳的——想是饿极了。人饿极了不是什么都吃吗？最近我在《齐白石画集》里看到老鼠又要新招儿——攀秤钩。这是一句民间歇后语：“老鼠上秤钩——自称自。”是说老鼠本没多重，居然爬上秤钩自己称起自己来了，自以为了不起。这是人的说道，老鼠当然也有老鼠的说道：“自己称量自己，咋的了，招谁惹谁了？”忽地想起华君武的一幅漫画，找了出来，两相一比照，笑煞人也，国画乎，漫画乎。

即使像老鼠这样令人生厌的丑物，在白石老人笔下也能丑中见“趣”，不亦化腐朽为神奇乎。画出这样的画，谓为“精湛的绘画功力”可，谓为“善诙谐幽默”可，如再添加一句，谓为“一颗童心”，不更可乎？

童心，就是孩子心态，单纯、真挚，没有成年人那一套弯弯绕的利害得失的杂念。对什么都不懂，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无芥蒂，不存偏见，因而也就往往能见人所不能见处。

依然瓜土桑阴

● 韩羽

而且最喜欢玩，一玩起来，只知愉悦，毫不计及其他，物我两忘，直至于痴。

这一切都表明，儿童最接近人的本真。但随着年岁的增长，涉世愈深，这“本真”也“总被雨打风吹去”。

白石老人，老天眷顾，虽然白发，依然瓜土桑阴。试看《人骂我，我也骂人》的老汉，多么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

（爱晚摘自《美文》2020年第8期，齐白石图）



出海执行任务的阿根廷军舰，将包括船长在内的40多名船员一并扣押。说起来，这艘船本身并不值钱，但它是阿根廷军中的元老舰，多次被授勋，被人扣下来抵债，这场面实在太难看。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本国军舰被敌国击沉，你会感到愤怒；但是，如果军舰被债主合法扣押，贴上封条再拿去拍卖还款，那给国家带来的就只有纯粹的屈辱。虽然这艘军舰在国际海洋法庭的斡旋下最后还是归还了，但是华尔街大佬的能耐可见一斑。

如果说扣押军舰相当于在“老赖”家门口泼油漆，那接下来华尔街大佬就展现了他们

实际的一面。通过强大的律师团队，债主们在美国的法院成功起诉了阿根廷政府，并冻结了阿根廷在美国的海外资本。通过法律、金钱和游说集团来影响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这一直是华尔街诸位大佬的拿手好戏。

“老赖”可以背井离乡，国家却没有长腿。华尔街诸位大佬这次的意思是，这笔钱你若不还，以后国际资本市场的门就别想进了。

阿根廷当然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惩罚，毕竟以后生病舍不得卖房子的时候说不定还要众筹。于是2016年，阿根廷终于同意按要求赔付这9%的欠款，获得了重新在国际上借债

的机会。到2016年11月，最后的4亿7000万美元也终于落实，这场漫长的追债也算有了了结。而华尔街的大佬们当然赚得盆满钵满，其中仅艾略特管理公司的老板保罗·辛格一个人就赚了26亿美元。

有意思的是，这笔对华尔街的还款最终以发行新债券的方式偿还，也就是说，华尔街大佬们逼着阿根廷政府借钱来赔付。可见，就算是一个中等体量的国家，在赖账这一领域，跟华尔街比起来也只是个婴儿。而那些老实人呢，只好拿着30%的赔偿金认栽。

（秋水长天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脑洞经济学》一书，邱颢图）

紫水晶和纸飞机

● 岑 嵘

一个朋友，人到中年忽然遇到了婚姻危机。别人给她推荐了一家风水饰品店，说里面的东西很灵。店主详细倾听她的婚姻状况，向她推荐了一堆饰品。

朋友兴高采烈地向我展示她买来的这一堆宝贝，有让对方珍惜从前的粉晶摆件，有兴旺家庭事业的碧玺挂件，当然，还有专门对付第三者的紫水晶手链……这些东西，让她变得力量无穷。

数十年对婚姻的默默付出，最后对婚姻却无能为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一堆亮晶晶的石头，这未免让人感到悲哀。但是，这样的行为可不止出现在她身上。

艾伦·兰格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她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面对两种情境：一种是可控的技能情境，即通过练习和努力可以控制结果；另一种是不可控的随机情境，也就是个体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艾伦·兰格说，这两种区分并不总是被人们意识到，个体在不可控情境中也会相信自己能控制某件事的结果，因而产生幻觉。她把这种行为称为“控制幻觉”。

在美国，最早的彩票销售方式像口香糖销售机一样，塞

进硬币，随机出来一张彩票。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新泽西州出现自选式彩票以后，彩票的销售量才节节上升，因为这种自选号码的方式让购买者感觉自己拥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老虎机刚刚出现的时候，并不是现在的样子。它其实只是一款自动售货机，顾客把硬币投入投币口，然后就可以打开货柜取出商品。1895年，美国人查理·费申请了第一台商业老虎机的专利，它是由内部3个卷轴、一个投硬币的槽和外部的一个拉杆组成的。拉

动拉杆可以使卷轴转动，出现不同的图案。商业老虎机很快风靡了美国的大街小巷，很多人都在疯狂地拉动老虎机的拉杆。博彩者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与某一结果联系起来，认为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博彩技能获得更多的赢钱机会，于是商家就利用这种“控制幻觉”，将技能因素融入博彩活动，比如给老虎机装上拉杆。

在生活中，“控制幻觉”也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小时候掷纸飞机，总要事先对着飞机哈一口气，因为飞机能飞多远我们无法控制，但哈上一口气，能在无形中增加我们的掌控感；当我们投骰子的时候，骰子出现的点数是随机的，但我们希望出现大的点数就会重重地扔，希望出现小的点数就会轻轻地扔，仿佛手的用力程





度和点数的大小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

对于某件事情，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还有掌控能力时，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自在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还会释放我们的一些潜能。

曾经有个实验，将志愿者分为A、B两组，要求志愿者集中注意力完成某项工作。A组的志愿者不仅要在噪声中工作，而且对噪声无能为力。B组的志愿者也被要求在同样的环境中工作，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一个开关将噪声关闭，不过实验组织者要求他们尽量不要关闭噪声。结果，B组在没有关闭噪声的情况下，工作的完成情况比A组好。

我并不想挖苦朋友对那些石头的虚幻依赖。失去掌控力的人生是痛苦和焦虑的，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我们已经完全失去控制权的情况下，只要假想自己还处于控制地位，就会减少大脑中疼痛、焦虑和冲突感处理中枢的活动。

人们总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来支配周围的环境，自己对周围人的影响越深，对环境的支配能力越大，心中的满足感也越大。一旦我们失去掌控，命运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条小船，让我们产生巨大的不安感。因此，即便只是一根救命稻草，我们也会紧紧抓住它——虽然它可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多多少少会给人带来一点慰藉。

（一二三摘自《今晚报》
2020年10月27日，王 原图）



张飞也妩媚

● 郑培凯

“妩媚”这个词，一般用来形容美女的姿态。说一个女人妩媚，往往指她风姿动人，有一种特别吸引人的魅力。《说文》：“妩，媚也。”《玉篇》则说：“妩，美女。”可见自古以来，“妩媚”就和美女的姿态分不开。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有一句：“柔桡嫋嫋，妩媚纤弱。”给我们一种清楚的感觉，“妩媚”是柔细纤巧的，作为姿态的展现是曼妙轻缓的，当然会使人联想到古代美女的表情与动作。

辛弃疾《贺新郎》词中有这样的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不但青山妩媚，连金戈铁马的辛弃疾也自许为妩媚了，而且重复说明，形貌与性情都妩媚。那么，这个“妩媚”怎么解呢？形容青山，问题不大，青山虽非美女，但朝飞暮卷，云霞风片，

就像辛弃疾《武陵春》词所说：“桃李风前多妩媚。”可是，辛弃疾本人呢？真正的男子汉也妩媚吗？

唐太宗曾经这样说过魏徵：“人言徵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是说魏徵慢条斯理之中，有一种轻疏不羁的神态，给人“妩媚”之感。因此，男人也妩媚，指的是风神潇洒，自然脱略。

说男子汉妩媚，最有趣的例子是形容舞台上的张飞。侯喜瑞演的张飞，在《芦花荡》中雄赳赳、气昂昂，气吞河岳，不可一世，见到孙夫人时却有些腼腆，同时流露出欢喜之情。于是就有剧评家指出，张飞见到新嫂嫂，从心底为大哥刘备高兴，喜悦之情自然流露，显得十分妩媚。

连张飞也妩媚，还有谁不能？

（夕梦若林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高尚的快乐》一书）



搬家

●王蒙



我有许多次搬家的经历。

记得幼年时期曾经住在北京后海附近的大翔凤胡同，那是一个两进的院落，我们是租住的。我至今记得夏日去什刹海搭在水面上的店铺里吃肉末烧饼，喝荷叶粥，傍晚看着店工费劲地点燃煤气灯的情景。

后来家境每况愈下。我们住不起两进的院落了，便搬到北京西四北南魏儿胡同14号，住里院，外院住的是另一家。里院有一架藤萝，初夏开起红紫白相间的花朵。花朵很好看、很香，如脂如玉，藤萝架也很美。藤萝花还可以吃，把花洗净了，用白糖腌起来，然后做蒸饼的甜馅儿，好吃。

藤萝角长得很大。小时候我爱想的一个问题是：藤萝角有什么用？没有人能告诉我藤

萝角的用途。我幼年时曾经有志于研究藤萝角的用途。我认定，像一柄柄匕首一样垂在藤萝架下的藤萝角，一定是有用的，关键是还没有人把它们的用场研究出来，而我，应该完成这个使命。

后来，我把这份使命感丢了，忘了。如果写检讨，说不定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选择失误。好好地研究一下藤萝角的用途，应该还是有用的。我也会因而多做出点实来。

后来我们在西城报子胡同的一个地方住过，当年似乎是甲3号。那是人家房东的大院子后院的几间厢房。房无奇处，但后院似有几分“后花园”的意思：有假山，有几簇竹子，假山与竹子都破败了，

年久失修，无人照管。可能是因为社会不安定，政局不安定，谁还有心管什么竹子、山石？但我似乎看到过小猫在山石上爬上爬下。我和几个小学同学也利用这地形玩过亘古长青的打仗游戏。晚上，我欣赏过窗户纸上映出的竹叶的阴影。我那个时候又有志于画国画，还买过《芥子园画谱》。后来又忘了学画，这又是一件该叹息的事了。

我还住过受壁胡同18号、小绒线胡同27号，等等。

1963年年底，我来了一次大搬家，搬到新疆。一到乌鲁木齐，我就被接到了文联家属院。天寒地冻，冰封雪掩，从外面看房子一片土黄，黄土墙、黄泥顶子，更像乡下的房子。进屋以后还不错，刷得白净，烧（火墙）得暖和，只有窗玻璃上结满了不知比玻璃本身厚几倍的冰花，使窗户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水晶体的半透明状。隔着这样的窗户望出去，一切都看得见，一切又是变形与错位的，好一扇富有现代感的窗子！为什么房里生着温暖的火灶、火墙，但窗上的冰花都不融化呢？主要是因为窗外太冷了，零下20多摄氏度。我这才明白因纽特人用冰造房子，而房内温暖如春的道理。这是我第一遭住单位的家属院。

不久，我搬到妻子所在的乌鲁木齐的一所中学里，为了她上班更方便，也因为那边是三间房。一家占三间房，这简直阔绰得不可思议。搬进去我们才发现了缺点，原来那房的



地面是土地，没有地板，不是水泥地，也没有铺砖。土地起土，卧室的地还发出一股强烈的尿臊味，此前住这房子的人家一定有小孩子就地小便。我始终觉得值得一忆一笑一叹的是，我们决定搬家的时候，竟还不懂得需要看一看新居的地面是什么样的，竟不懂得地面状况是挑选房子的标准之一。我们曾经多么天真呀！人总能够自我安慰的，想到幼稚天真就想到了纯洁可爱，对自己曾经的傻瓜行为依依不舍。那时候，我们已是而立之龄了呢。

1965年，我去了伊犁，先住在一间办公室里，顶棚和地面都镶着木板，只是木板已经破旧，漆面已经剥离脱落，走这种破地板比走土地还容易崴脚。3个月后，我搬入新落成的教工宿舍。由于房子入冬才建好，潮气大，一点火，屋里就水汽氤氲，谷草味很浓。又由于麦子打得不干净，麦秸里混着麦粒，和成泥抹在墙上，一升温，麦子便纷纷发芽，墙上居然长出一根根绿麦苗。当然，它们长不成小麦，虽然我以开玩笑的方式向农民朋友称之为“我的试验田”。这些经历我写在一篇小说里了，也算是文学效应吧。

我在伊宁市搬过多次家。每次搬家都是用俄式的四轮马车，大体上两车搬完，一车拉家具、行李，一车拉煤、柴、破烂。那时的家当确实很少，符合“轻装前进”的原则。

再以后，我又从伊犁搬到乌鲁木齐。为修房子，我又临时搬到充满药品气味的化学实

验室。“化学屋”的好处是夏天不进蚊蝇。

1979年，我搬回北京，先住在一个小招待所，再住“前三门”、虎坊桥，直到现今又住起了平房。平房的特点与优点是更接近自然，听得清雨声风声，室温随着气温变得快，下过雪后可以堆雪人，便于养花养草养猫养狗。我养花多失败，不会侍候花过冬。植树倒小有成绩，除原有的枣树和香椿树以外，我们自己移栽了石榴树、柿子树和杏树。石榴树移栽当年就结了8个果，杏树开花一朵（孤单的一朵，一花独放，绝了），柿子树只长树叶。平房更利于夏季乘凉，完全可以在院内开派对。这个小院接待过日本作家井上靖、作曲家团伊玖磨、旅美诗人郑愁予、作家琼瑶等。夏夜放置躺椅数把，一起饮茶与可口可乐及绿豆汤，闲话天南海北，怨而不怒，乐而不淫，亦福事也。

缺点当然也有，蚊子多，虫子多，有潮气，有会飞的与不会飞的土鳖，有攻枣的“臭大姐”（学名椿象），有好杏的蚜虫。虽几经征战，虫子还是落而复起。这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吧，有虫子，是天意。

回忆了半个世纪，重要的搬家已十余次，不知是反映了变动、不稳定，还是反映了改革和发展。我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搬家是个体力活，即使有了提供全套服务的搬家公司，也还得花力气。尤其是书，常用的书一大堆，不常用的书也死沉死沉的，打点起来

活活要人的命。还有就是旧物，扔舍不得，不扔又白白地占地方，白白地自我霉烂、自我死亡。其实理论上我完全懂得，家庭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充斥着多余的什物。家里东西摆设的道理与写文章是一样的，精少为佳。应该在增购新物品的同时搞精简，这件事也是需要点魄（破）力的。

常搬家太累，太不稳定，但见到一些数十年如一日住在一处的老友，又替他们憋闷得慌。我们有一家亲戚，最近搬了一次家，条件似还不如原来。但他们说，他们已老了，这次不搬，恐怕以后就“没戏”了。我完全理解这种心情。为搬家而搬家，就像为吃苦而吃苦、为上大学而上大学、为艺术而艺术、为锻炼而锻炼一样，未必堪为训，实亦不足奇。

刚搬到一处总有几天的新鲜劲儿，临搬时告别旧居又有点儿依依不舍。行李打成包，乱纸扔一地，东西一堆堆的情景甚至使人想起电影中敌军司令部溃散前的场面。呜呼，哀哉！上车！而且往往在搬家的时候，人会想起：又是好几年，就这样无影无踪地过去了。过去的年代、过去的家，都一去不复返了。如《兰亭集序》所言：“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其实不搬家，时光也在不停地迁移。

（崇安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争论的智慧：王蒙经典散文》一书，李旻图）



我在商学院讲课时，常常讲这样一个故事。

王妈妈生了3个女儿，大女儿初中刚毕业，王妈妈就让她外出打工挣钱。大女儿到了富士康，每个月能挣2000多元。女孩很孝顺，工资除了自己花，还寄给王妈妈一些。王妈妈觉得不错，等二女儿读完初中就让她辍学，也到深圳给老板郭台铭打工去了，当然王妈妈又有了一份收入。每送出去一个女儿，她就多一份收入。但是即便如此，她的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的，看不到前途。

王妈妈孩子的老板郭台铭则不然，他从每个女工身上赚20%的剩余价值，雇了几十万名像王妈妈女儿这样的员工，这使得他的财富在2017年达到480亿元左右。因此，以王妈妈的思维方式，她不仅永远

接近不了郭台铭的水平，也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穷。王妈妈想，要是能有10个女儿就好了，这样就有10份收入。姑且不说王妈妈年岁已高生不了孩子，就算她还能生，一辈子能生的孩子毕竟有限，由此看来，她是穷苦的命。

西瓜与芝麻

●吴 军

好在王妈妈的大女儿出去几年，见了世面，知道每个月挣2000多元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告诉妈妈，一定要让家里的老幺读书，改变命运。王妈妈终于想通了这个道理，不再让三女儿辍学，而是让她读完了高中，上了专科院校，这样

老幺就成了有技能的人，而不是靠出卖体力谋生的人。虽然老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望到郭台铭的项背，但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中国人对这种事情有个通俗的比喻——芝麻和西瓜。郭台铭是捡西瓜，王妈妈则是捡芝麻。一个西瓜比一粒芝麻重太多，因此，捡芝麻捡得再勤快，也捡不出西瓜的重量。当然，大部分人看到这里可能会不耐烦地讲，这个道理谁不懂啊？遗憾的是，大部分人还真不懂。看看下面这些在生活中捡芝麻的行为，就知道我所言非虚。

为了拿免费的东西打破头。

为了省一点点出租车费，在路上多走10分钟。

为了抢几元钱的红包，每隔三五分钟就看看微信。





为了挣几百元的外快，上班偷偷干私活。

为了在“双十一”抢货不睡觉。

为了一点折扣在网上泡两个小时，或者在北京跑5家店。

……

这些人的时间利用得非常没有效率，更糟糕的是，他们渐渐习惯于非常低层次的追求。人一旦心气变低，就很难提升自己，让自己走到越来越高的层次。很多时候，不仅那些低收入的人会计较芝麻大的事情，很多经济状况不错的人也会。有不少人请我从国外带一些奢侈品，在美国买比在中国买可以省10%~20%的钱，一部苹果手机或一个名牌手袋也许能省几百元到两三千元。这笔钱算不算是芝麻呢？对能够支付那些物品费用的人来讲，依然是芝麻，为了省这点钱花这么多心思非常不值，何况请别人代购还欠人家一个人情。在这里我不想评论每个人的购物方式，但要指出的是，当一个人的心思放到捡芝麻上，他就永远失去了捡西瓜的可能性。

一个人在工作中也常常容易捡芝麻、丢西瓜。那些人习惯于做简单、重复且价值低的工作，因为那种工作不需要太动脑筋，不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但是，人一旦习惯这种工作，真正有创造性的工作就做不来了。我曾经批评过2016年在阿里巴巴通过编写程序抢月饼的人，以及为他们开脱的人。他们行为本身的对错倒在

其次，这种把心思放在捡芝麻上的人，让人瞧不起，因为他们永远地远离了西瓜。糟糕的思维方式和衡量价值的标准，决定了人不幸的命运。

不仅个人如此，一个单位或公司也是如此。曾经辉煌的雅虎，从全球第一大互联网公司走到被出售的地步，仅仅用了10年时间。虽然从大环境来看，它运气不太好，遇到了谷歌和脸书这样更强大的公司，但是它在产品上捡芝麻的习惯也害了它。雅虎开发出的互联网服务数不胜数，以至用户在使用它的产品前，不得不先搜索一下产品的网址。然而，这么多产品却没有什么是世界第一的。很多产品在线服务的流量和盈利能力非常有限，贡献的都是一粒粒芝麻，把它们全部加起来，还不如谷歌一个产品带来的收入高。

在其他市场上，像雅虎这样的公司也很多，它们看到别人在一个领域挣了钱，自己也要涉足那个领域，最后分到芝麻大点的市场份额，得不偿失。与其这样，不如把自己的专长发挥好。

苹果公司的产品线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却是全世界挣钱最多的公司，因为它在捡西瓜。捡西瓜的人在思维方式上和捡芝麻的人完全不同，他们不会为那些蝇头小利动心，而是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乔布斯重回苹果公司时，发现公司内一大堆项目和产品都是小芝麻，他在那些项目和产品上一个个画叉，直至剩下个位数的产品，再把它们一个个变成西

瓜，这才救活了苹果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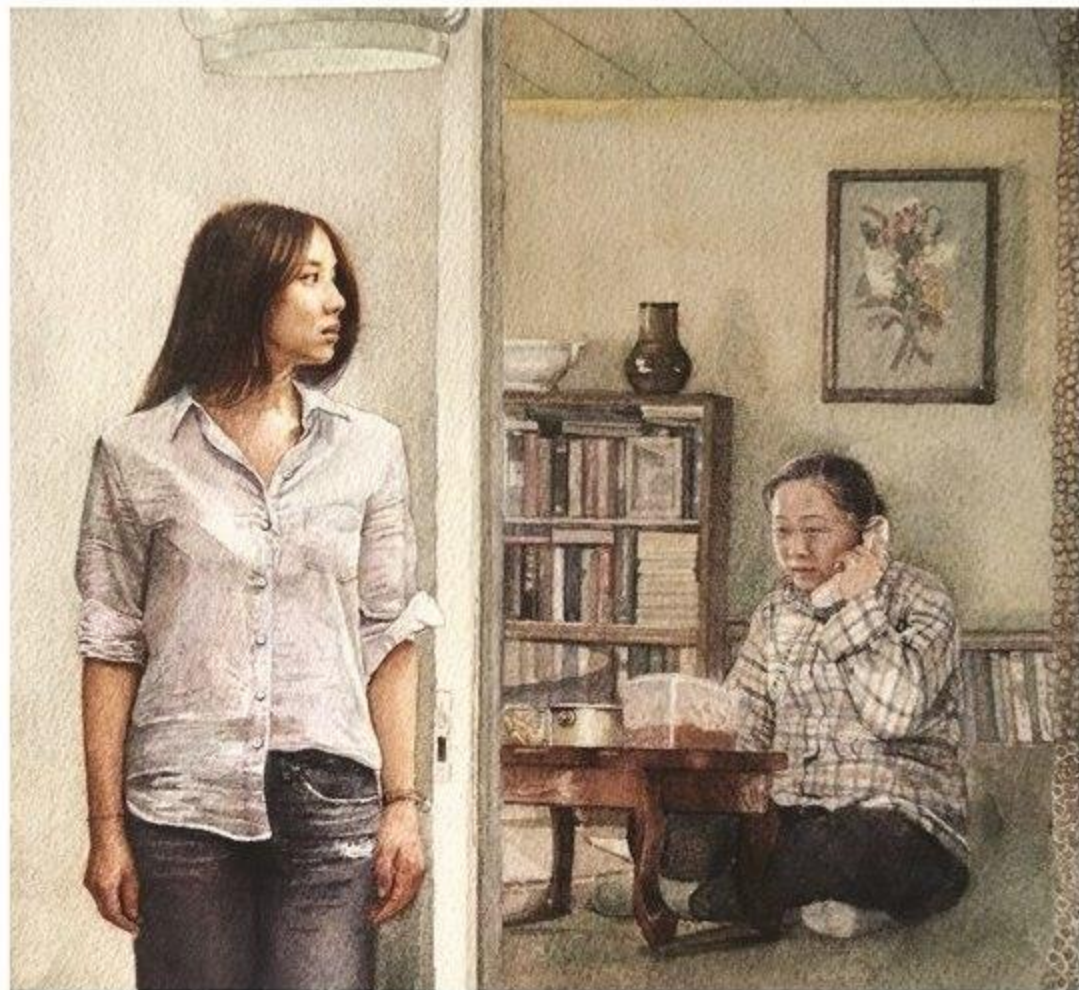
除了眼光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捡西瓜还需要有能力，它不能靠运气，需要长期培养而获得。职场中的每个人，与其把心思放在赚小钱上，不如把它们聚焦到一点，练就捡西瓜的能力，让自己从同事中脱颖而出。通常，人有能力上一个台阶，贡献、职责、影响力就可能增加一个数量级，至于收入，就更不用发愁了。当然，世界上捡芝麻的人多，捡西瓜的人少，你如果致力捡西瓜，就要耐得住寂寞。有人说，我没有遇到西瓜啊，其实不是没有遇到，而是因为你满眼都是芝麻，天天为捡芝麻而忙碌，没有机会练就捡西瓜的本事。

回到王妈妈的故事，她应该庆幸有一个能够改变自己思维方式的大女儿。正是因为这个女儿，她们全家才能够改变命运。遗憾的是，大部分人捡芝麻的思维方式一辈子也改不了，今天那些还想不清楚为什么不该通过写程序抢月饼的人就属于这一类。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才给那些立志于捡西瓜的人足够的机会，毕竟世界上西瓜要比芝麻少。

捡西瓜并不难，因为大家喜欢捡芝麻。这个秘密你不妨告诉更多的人，不用怕他们来和你抢西瓜，因为大部分人见到芝麻依然会去捡。捡多了，西瓜自然就留给你这样有智慧的人了。



（远流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见识》一书，康永君图）



等不来的电话

●程 华

一串八位数字，一直是我家Wi-Fi的密码，也是电脑的开机密码。熟人问：“这既不像生日，也不像某个纪念日的数字，是随意组合，还是有什么说头儿？”当然不是随意组合。它是一个停用多年的电话号码，曾专属于我和父母。我想以这种方式，让这串令我百感交集的数字，一直存活于我的记忆里，如同与这号码相伴共生的那些人生记忆。

—

多年前，安装家庭电话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我家第一部座机安装于1993年前

后。当时家庭电话尚未普及，一部电话的安装费大约是4000元，而那时我的工资不到100元。全家人都说挺贵，但母亲坚持要装，于是咬咬牙装了。

那时候，我、弟弟和父母一起住在重庆郊区的一个厂区宿舍里。我上班的地方在市区，每天早上挤两趟公交车上班，下班回家已是夜幕四合。母亲放心不下我和弟弟，尤其是单身的我。

20世纪30年代，母亲出生在重庆近郊农村，外公是略有薄产的小地主，外婆自然是地主婆。家境还过得去，聪明

好学的母亲小小年纪就考上护士学校，毕业后成为西南医院烧伤科的军医。受家庭成分影响，她后来转业到郊区一家小厂的医务室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在煤炭研究所工作的父亲。父亲来自安徽农村，靠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算得上“根正苗红”。两个吃技术饭的老实人也算门当户对，于是结婚，有了我和弟弟。

或个性使然，或受军旅生活影响，母亲凡事皆求中规中矩：我吃饭偶有叹息，坐姿不够端直，甚至进屋脱鞋后鞋子摆放不齐整，都会招致她的斥责。

我渐渐长大，母亲的管束愈加严格。至我高中毕业，她仍不准我化妆，不准我留披肩发，不准我穿高跟鞋，不准我与男生说笑……在她看似平静实则冷厉的眼神笼罩下，我觉得自己从未有过自由。

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母亲的监管也毫无松懈之势。我清楚，她安电话的主要目的就是方便随时“查岗”。她对我业余时间的严控，我内心抵触，但因自幼习惯了顺从，从不敢表露。我20岁时，随着男友第一次走入我家，冲突终于爆发。

他一离开，母亲就喝令不准我们来往。她举了个例子，说看见他用我家洗脚的毛巾擦他的皮鞋，认为他自私，不是一个有担当会负责任的男人。热恋中的我根本听不进去。他年轻帅气，体贴又有才华，凭什么断定他不能给我幸福？

之后母亲每到下班前就打



电话催我回家，甚至提前跑到单位等我。我终于忍无可忍。

一个周末，母亲又打电话到单位，我不接，下班后径自去约会，直到晚上9点才回家。我讨厌她的电话。

家里气氛有些凝重。父亲沉着脸说：“你妈哭了一天，晚饭也没吃。”我一看，她躺在里屋的床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我倔脾气也上来了，同样一言不发，并开始绝食。

对峙到第三天早上，母亲红肿着眼睛起床，幽幽地说：“你吃饭吧，妈妈不再管你的事了……”我胜利了。我以两败俱伤的方式赢得了我想要的“自由”。我以为自己在捍卫神圣的爱情，迫不及待地溜出家门，用公用电话告诉了男友这个大好消息。

然而不到两年，这段婚姻就走到了尽头。在独自哭泣了许多个夜晚后，走投无路的我又想到母亲。除了母亲那里，我还能去哪儿？一向严厉且视名节为命的母亲还能容纳我吗？可我真的无路可走了。我迟疑着拨通了那个曾经让我厌恶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母亲终于接电话了。我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想回家。”

电话那端，母亲沉默半晌才开口，语气平静得有些异常：“早料到了会有这一天，回来吧。”

我忐忑不安地回了家。没有我预想中的气恼与责骂，她只是捋捋我的乱发，一字一句地说：“回妈妈这里来，重新开始！”

我一头扑进她的怀里。我试图用号啕大哭倾泻掉所有的悲楚、羞愧与内疚。

二

几年后，我调到离家几十公里的渝中区上班。那时，我仍一个人过。

新单位没有住房，我只得仓促寻找落脚处。在寸土寸金的渝中区，房租奇高，我每月工资几乎一半贡献给了房东。母亲心疼，提出为我付房租，我拒绝了。我不能再让母亲为我操心。

一个女子独居在外，父母不放心。他们不得已卖掉居住多年的厂区宿舍，倾尽积蓄在渝中区的大坪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小区房。

我可以天天回父母身边了，而父母不得不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圈子，远离熟悉的环境，包括那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邻居。若不是为我，他们怎么也不会在晚年进行这样一场孤独的迁徙。

其时父母已退休，有大把空闲时间需要打发。初入新居，人地两生，母亲有点儿不知所措，除了做家务，整天就东坐坐西摸摸，那部电话又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只要拨通我的电话，她便喋喋不休地说家长里短。

在她的安抚下，我渐渐走出低谷。白天，我们俩通过电话事无巨细地唠叨半天。下班或周末，我们手挽手逛街。我强迫她烫一个让她年轻10岁的发型，拖她去商场买她一辈子都舍不得买的衣服。

渐渐地，母亲的笑容多了起来。她拉着父亲参加小区的老年大学，和老人们一起学电脑、学画画。她开始逐一打电话，邀请从前护士学校的老姐妹、厂里的好邻居来家里做客。

那一段日子挺吵闹，也挺开心。只是，母亲偶尔会在无人造访的夜里，若有所思地说：“你以后还是要成家的。其他都不重要，一定要找个品行好的。还有，你性子急，对方得脾气好能包容你才行呀。”

三

2005年，我有了新家。我的小家就在渝北区。

母亲高兴，又不舍，仍然时时打电话来。没别的，就是催我周末回大坪去。

渐渐地，我又开始怕她的电话了。我已单身数年，如今该多享受二人世界。不趁着还没孩子抓紧逍遥，更待何时？可母亲每到周末便打来电话：“回来哟！我做了你们最喜欢吃的蒜苗回锅肉和豌豆蹄花汤……”

周末睡个懒觉，两个人逛街吃饭看场电影，多好。可我不敢说不。我太了解母亲的秉性了。

在家都是母亲说了算，父亲是“妻管严”，唯她命是从。也是，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善持家又待人好，左邻右舍都说父亲有福。一直因自己当年不懂事而内疚的我，总想在经济上多给二老一些力所能及的补偿，不管手头多紧，我总按月拿出一部分钱给母亲，



微薄的稿费也全交给她。“自己用，不要替我存钱！”这是我对她常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这便是孝顺了。虽说这些年父母也有小病小痛，但总的来说身体还算可以。为什么就不能独立一点，非要整天拉我回家？我没事吗？我整天有那么多事情要忙。但我不敢说，我怕母亲哭。母亲退休后变得特别多愁善感，伤心了就一言不发，默默垂泪。在我看来，这种哭，比出声地哭，比号啕大哭更虐心、更吓人。

可我心里终究不悦，纠结一直持续。

一到周末，电话就雷打不动响起。我不得不一边起床，一边对丈夫叨叨：“你说，回去吃顿饭就那么要紧？这周不回不是还有下周吗？”

车才到半路，电话又追来：“快12点啦，到哪里了？等你们快到了我再炒菜，免得凉了……”我有些不耐烦：“不要催，堵车！”

午饭吃了，又留晚饭。有时我们吃了午饭就找借口溜了。我们提前约好晚上聚餐，三五好友觥筹交错，多热闹！

母亲依依不舍，嘴里唠叨，手中却忙个不停：新鲜的五花肉、宰好的土鸡、蒸好的扣肉……大包小包唯恐少拿了一样。上车了，她还追上来再三叮嘱：“开慢点儿，注意安全，下周再回来啊！”我一边应着“行啦，行啦”，一边吩咐丈夫“走嘛，走嘛”。

然而只要我需要，打一个

电话，她就飞奔而来；或者没打电话，她随时也来帮着做这做那。即使她累，即使她已双鬓斑白、年老体衰。2006年年初，我大病一场。接到丈夫的电话，父母火速赶来。

一见我靠在床头病恹恹的样子，母亲的眼圈红了又红，握着我的手不停地安慰：“乖，没啥子，还年轻，把身体养好就是……”

整整一个月，她不是买菜就是炖汤，或陪我说话、遛弯儿，每晚忙到我睡了才肯歇息，次日大早又在厨房里忙活。她自己每顿饭只吃一点点，而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病假结束，我刚上班就接到父亲的电话：“你妈住院了，情况很严重……”我们不相信这家医院的诊断，马上联系市内最好的医院检查，结果依然如此。4个月内，做了两次大手术，母亲的病情仍急转直下。她枯瘦的手臂已无法扎针，护士只能在她脚掌上吃力地寻找下针的地方。她进入无痛无感的迷糊状态，她剩下的时间只能以天来计算了。

白天，我们无助地在重症监护室外徘徊，到夜里，不得不揪着心离开。最后几天，担心深夜告急，我们不敢回家，就住在离医院较近的弟弟家。

连续几晚，我和丈夫都在凌晨被急促的电话叫醒，那必是医院打来的，必是母亲濒危，需要家属马上过去。到后来，即便深夜，我们都疲惫不堪也不敢入睡，巴望着电话不要响起，那至少说明病情还不至于太严重。我们甚至幻想，

要是好几晚没电话，说不定母亲就能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了。

一想到最可怕的结果，我就浑身发冷，牙齿打战。可电话总在每晚准时尖声炸响。我和丈夫一跃而起，他去接电话，我哆嗦着找鞋。

2006年8月，在经过两天两夜抢救后，母亲静静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

一连数日，在家里，我捧着她的衣物哭泣，时时跟在丈夫身后。我怕孤零零一个人。

折腾得太累，我们终于沉沉睡去。

迷糊中，不知几点，电话响起。我们几乎同时跃起：“又怎么了？又怎么了？”我带着哭腔，习惯性地满地找鞋。

然而，只几秒，我僵住了。一时间，屋里安静极了。那只是一个打错的电话。我竟那么恨它不是来自医院。如果是医院打来的，至少还能给我一份牵挂和希望，而不是像现在这般心如空洞。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黑夜里，只要电话一响，我便一跃而起。好几次万籁俱寂时，我突然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电话？有电话？”旋即清醒，泪如泉涌。

我知道，曾经觉得那么“麻烦”、那么“讨厌”的电话，永远也等不来了。

我的遗憾，我的内疚，如同我的思念，无处寄送，无处安放，唯有如影随形，缠绕终生。

（王洁民摘自《滇池》2020年第9期，沈璐图）



黑白片《费城故事》开头，富家千金正要和未婚夫去骑马时，蓦然看到他那一身簇新的猎装，觉得他“简直像橱窗里展示的人”，立马把他扑倒在地，狠狠地弄了许多尘土，这才长舒一口气：“看，这样比较好看。”亦舒以着装刻画人物：他“西装半新不旧，腕表毫不夸耀……浑身没有刺目的配件，随手拈来”；她“去大场面之前，要提前买好衣服穿上几回，让人看不出是为了这次出席才专门买的”。半旧而不簇新浮华，才自然熨帖，亦见风范和底气。

《红楼梦》里频频出现“半旧”。宝玉穿银红撒花半旧大袄，宝钗外穿半旧的蜜合色棉袄。在王夫人的正房里，黛玉看到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和坐褥，还有半旧的弹墨椅袱。半旧却材质考究，展露华贵的底子。

福州三坊七巷有一处幽静老宅，修旧如旧之后，一群北大人给它起名“半雅堂”。宅院里的一切，都在同名微信群前群主的心中，“堆积起半是记忆半是遗忘、模糊而亲切的残迹，那是他们在牌桌边或花厅里一起度过的闲暇时光所留下的残迹，散发出杨桃树、百香果和栀子花的芳香”。重返北京，他用漆砂制作的圆珠和40年前北京雕漆厂的剔红心形吊坠、梭形珠，合成几款半旧的大漆手串，成为海内孤品。新旧参半，是他的“半旧”，他喜欢被好友称为“半旧群主”。

在安静的眼里，她长居的



半旧之魅

● 摇摇

欧洲有着大量的半旧之物。吊灯、地毯、老式家具，无不呈现出有温度、有气质的古典风格，仿佛走进老祖母昔日的爱情中。旧日时光再现，往事可以触摸，老猎枪、老怀表，更让人感受到历史的猎猎风尘永不逝去。没有破损和缺页的旧书，装帧依然精美，但书角有些地方卷边了，纸质也泛黄了，上面还有读书人画的线条、批注的笔记，叫她浮想联翩：“那时，天边的夕阳可曾照亮过书的一角？他感动的泪花可曾滴落在花体英文字母上？”

半旧之物缭绕回忆，诉说着故事。《追忆似水年华》里，外祖母喜欢送人喜气的、优美的、实用的礼物，即便是一把交椅、一套餐具、一根拐杖，她都要去找半旧老物。有时椅子经不起收礼者的体重，顷刻散架垮掉，她仍固执己见：“太在乎结实的程度未免鼠目寸光，木器上明明还留有昔日的一点风采、一丝笑容、

一种美的想象，怎能视而不见？”

30年的细嫩光锋羊毫，制成毛笔已然是半旧极品，易五满心欢喜地买下十几支，“笔毫根根劲挺而不失柔顺，灯光下如羊脂玉般温润，细抚又如婴儿皮肤般嫩滑，轻闻依然有淡淡的羊膻味”。他在被虫子蛀过的老纸上挥毫，虫眼和笔墨，似乎都洇染进很久以前那个夏日的皎月流光。他说：“半旧，历经时光打磨，既是物什精华所在，又是情感涅槃之旅。”

半旧之物闪烁着岁月的光芒，也常被赋予玄妙之思。比如，玄幻小说里，打开上古洞府，各种半旧的灵元兵器、丹炉、秘籍，都在铁锈和尘垢里露出金光，有厚重感，也充满魅惑。它们再现人世，帮助主人公踏上开疆辟土、立身扬名的征途。

（大浪淘沙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3期，刘璇图）



10909米是什么概念

10米，这是普通人在不携带任何潜水装备时可以下潜到的深度；113米，这是一名法国潜水员创造的裸潜纪录；332米，这是人在借助水下呼吸器后下潜到的最深纪录；10898.5米，这是2012年卡梅隆搭乘的“深海挑战者”号下潜到达的深度。

而中国研制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下潜的马里亚纳海沟1万米处，水压超过110兆帕，相当于2000头非洲象踩在一个人的背上。

马里亚纳海沟被称为“地球第四极”，最深处超过1.1万米，也就是珠穆朗玛峰顶上再叠一座西岳华山的海拔高度……

“奋斗者”号如何承受万米深潜的重压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奋斗者”号该如何“抗压”？世界上其他到达过这里的载人潜水器又是怎么做到的？

8年前，加拿大导演卡梅隆就曾乘坐着“深海挑战者”

号，成功挑战了马里亚纳海沟。而潜水器抗压的关键在于其结实耐压的球形载人舱。

与世界上的其他潜水器相比，“深海挑战者”号球舱的厚度相差不多，但大小不到它们的一半，可谓“皮厚馅小”，这也是卡梅隆能够抵达万米深处的原因。

但“深海挑战者”号的球舱太小，连五六岁的儿童都很难在其中站直，无法搭载更多的科学家和科研设备。为了能

“奋斗者”号的深海之旅

◎王晓波

在里面连续待上6小时，卡梅隆甚至要专门练习瑜伽。

为了保证载客量，载人舱要足够大；而为了减轻潜水器的负担，球舱又不能太重。为了承受万米深海处的压力，做成又大又轻又坚固的载人舱至关重要。

国产新型钛合金材料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经过多年的不断优化和上千次的测试，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钛合金终于问世。该材料强度高、韧性好，“奋斗者”号的球舱用其制成，可以容纳最多3名科学家安全地在海底进行科考任务。现在，“奋斗者”号终于可以顶住巨大的海底压力，安全载人潜入万米深海。

从出发到回家，“奋斗者”号会经历什么

在茫茫大海上，如果把“奋斗者”号看作前往深海的交通工具，那么从出门到完成任务后平安归来，这一路上“奋斗者”号会经历什么呢？

“奋斗者”号就像前往深海的交通工具。出门在外，首先需要确认好下潜海域的水文、气象和地形信息，之后要对“奋斗者”号进行充油、充氧以及充电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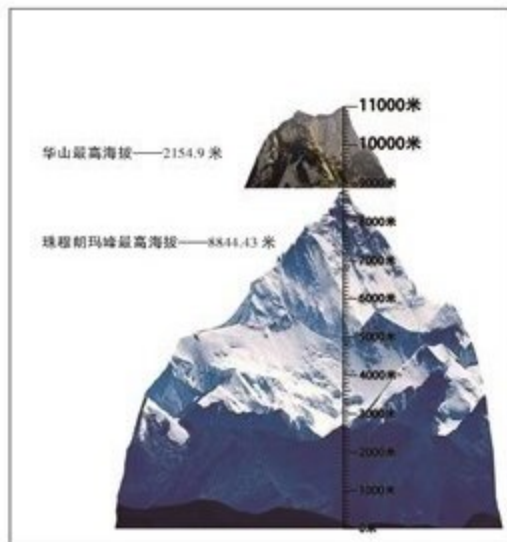
这样，活力满满的“奋斗者”号，就可以从停放车间由轨道推出，到达母船艏部，通过A架向海面布放了。

3名潜航员会在潜水器推出前进入内部，在舱内进行通电检查，确保设备运转正常。

之后，A架的两台液压臂会将潜水器提起、移动、下放，最终布放到海面上。

这时，舱门紧闭的“奋斗者”号就形成了一个密封球体，彻底将外部的海水和空气隔绝开来。

当母船想要与“奋斗者”号联系时，就需要使用无线电通信甚高频通信系统。建立通





信后，潜水器就可以等待母船上的指挥中心下达命令了。

接到下潜命令后，蛙人小队会帮助潜水器脱钩，潜水器就开始注水下潜。

临近海底后，潜水器会抛掉第一组压载铁使自己达到悬浮在水中的均衡状态，并按照作业计划进行海底作业。完成作业后，潜水器会抛掉第二组压载铁，使潜水器所受的浮力大于自身的重力，上浮返航。

经过几个小时的漫长归程，“奋斗者”号就会浮出海面，醒目的橘红色涂装和装载的定位信号发射器会让母船迅速找到“奋斗者”号。“奋斗者”号只需依照之前的布放流程原路返回，就能平安返回母船。

关于潜水器，这些事情你必须知道

从百米浅海到万米深海，在中国载人深潜事业劈波斩浪的几十年中，我国先后突破了多项核心深潜技术。中国一代代深潜人的“深蓝梦”逐步实现。

“7103”救生艇是中国第一艘载人潜水器，自1971年开始研制，1986年研制成功。虽然它只能下潜300米，航速只有4节，但它是那个年代最先进的救援型载人潜水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探索海洋的深度也在随之变化，比如1985年的“海人一号”，1994年的“探索”号等，这些越潜越深的潜水器为水下定位、声呐探测、抗压材料和机

械控制等诸多领域积累了经验。

2010年7月，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和集成研制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下潜深度达到3759米，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法、俄、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掌握3500米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2012年6月27日，这艘7000米级载人潜水器完成了它的终极挑战，最终将纪录保持在7062米。“蛟龙”号还拥有世界先进的悬停和自动驾驶功能，可以抵御海流的干扰，工作时能够稳稳地“定”在海底。

与10年立项、10年研制的“蛟龙”号不同，我国第二代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从研制立项到海试交付只用了短短8年，且国产化程度更高，实用性更强。

不可思议的是，在2016年“深海勇士”号尚未下水的情况下，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就开始同步研制了。

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融合了之前两代深潜装备的优良“血统”，不仅采用了安全稳定、动力强劲的能源系统，还拥有更加先进的控制系统和定位系统，以及更加耐压的载人球舱和浮力材料。

除了载人潜水器，我国还有“海斗”号、“海燕”号和“海翼”号等无人潜水器。其中，“海斗”号有远程遥控和自动作业两种模式，是中国首台万米级科考潜水器，让中国拥有了自主研究万米深海的能力。

（海 月摘自每日经济新闻）

电子废弃物

电子废弃物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家庭垃圾

主要因为：

- 较高的消耗率；
- 生命周期短；
- 维修成本高，选择维修比例小。

5360万吨

2019年，全球产生了5360万吨电子废弃物。

930万吨

2019年，有记录的回收总数为930万吨。

3747亿元

这意味着许多高价值、可回收的材料大多被倾倒或焚烧，而不是被收集起来进行处理和再利用。这些未被回收的电子废弃物价值高达3747亿元，超过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电子废弃物种类：

小型电子设备
1740万吨

在人类丢弃的电子废弃物中，小型电子设备最多，典型设备包括厨房小家电和小型医疗设备等。

大型电子设备
1310万吨

典型设备包括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大型印刷机和光伏电池板等。

温度交换设备
1080万吨

典型设备包括冰箱、冰柜、空调等。

屏幕和显示器
670万吨

典型设备包括电视、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等。

小型IT和电信设备
470万吨

典型设备包括手机、全球定位系统（GPS）设备、路由器、电话等。

灯泡灯管
90万吨

典型设备包括荧光灯、高强度放电灯和LED灯等。

（星河摘自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

快递里的深情

艾科

自从故乡小镇上有了快递网点后，我隔三岔五就会给在老家的父亲邮寄一些物品。起初，父亲听说需要凭借手机取件码才能取快递，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思想保守的他，最怕接触新鲜事物。他生怕一不小心就把银行卡里的养老钱“捣鼓”没了，所以给他买的智能手机，也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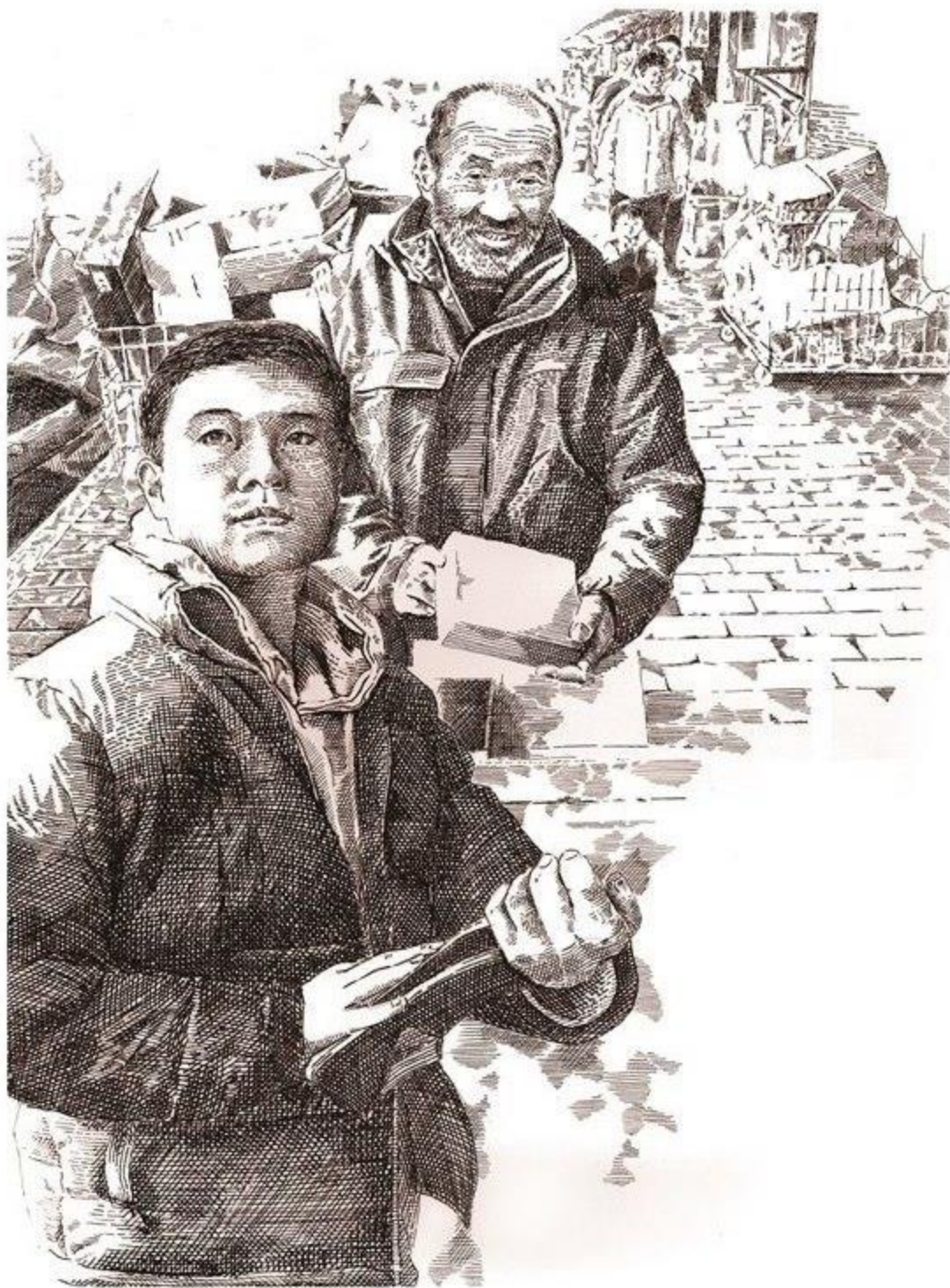
父亲的忧惧丝毫阻挡不了我往家里邮寄东西的热情，每次收到取件短信后，他都不得不硬着头皮开着电动三轮车，去距家4公里的集镇上取件。一段时间过后，取的快递多了，父亲便不再惧怕其中的“深奥”与“烦琐”，以至再收到取件短信时，都会喜不自胜地直奔集镇。而快递，也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紧密的温情纽带。

一个平淡无奇的周末，我打电话告诉父亲，我准备再给家里邮寄一点东西回去。父亲忙不迭地一口回绝：“家里什么都有，千万别乱花钱！”我说东西都已打包，明早就能发出。父亲一听木已成舟，也就不再做无谓的争辩了。他放低声音问我这回又寄了什么，我说有给奶奶的保健品，给他的茶叶，给小侄女、小侄子的烧鸡，还有一些山野干货。

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出其不意地给家里寄东西，父亲每次收到快递后，都会打电话将我“训斥”一番，且每次“训斥”的时长都在一刻钟以上。父亲的“训斥”蕴含着一个规律——先是将我“骂”得狗血喷头，后又对我关怀备至。不管父亲多么怒火中烧，我都会心花怒放，因为从他那声情并茂的“训斥”里，我能够感受到父亲很是享受在乡亲们

的见证下，频频收到儿子寄来“孝心包裹”的自豪感。而对我来说，能够时常在电话里听到父亲“声嘶力竭”的“训斥”，亦是十分开心的事，至少可以说明，声如洪钟的父亲，身体依然康健，精气神依旧十足。

一个春日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收到一件发自老家的快递，拆开一看，顿时泪奔——里面是一双父亲做的布鞋，这也是他





老人家给我寄的第一件快递。我记得曾在无意间和他说过，我特别喜欢穿他做的布鞋，没想到随口说的一句话，父亲竟然记在了心里，并重拾起搁置了多年的手艺，给我做了这双布鞋。父亲的视力虽大不如前，体力也每况愈下，但针线活的功夫依旧不减当年。那一针一线犹如他那鬓角的白发，洗尽了平凡岁月的铅华，凝结着血浓于水的真爱。捧着那双布鞋，我再度潸然泪下。

渐渐地感受到了快递带给生活的便利后，父亲也开始频繁地给我邮寄东西，只是他寄的物品大都非常经济实惠。比如，春天，他会给我寄香椿和野菜；夏天，寄瓜果和蔬菜；秋天，寄玉米和黄豆；冬天，寄土豆和红薯。自家地里一年四季产的粮油果蔬，他都会第一时间给我寄来让我尝鲜，以至后来他每次给我打电话的结束语，都变成了“缺啥少啥和我说，我给你用快递寄过去”。

快递，让相隔两地的父子，忘却了时空的距离。我们频繁给对方邮寄的东西，并非都是真正所需之物，我们邮寄的，其实是一份份沉甸甸的期盼、祝福和牵念。在多少个无眠的夜晚，我看着父亲寄来的包裹泣不成声，但我希望父亲不要像我这样伤感。我期盼自己寄出去的每一份快递，都是一剂纾解思念之苦的灵丹妙药，更祈愿这一份份蕴含在快递里的绵绵真情，会馨香恒远、历久弥坚。

（抱朴摘自《中国青年》2020年第19期，王妮图）

● 汪曾祺

牛飞



彭二挣买了一头黄牛。牛挺健壮，彭二挣越看越喜欢。夜里，彭二挣做了个梦，梦见牛长翅膀飞了。他觉得这梦不好，要找人详解这个梦。

村里有仨老头，有学问，有经验，凡事无所不知，人称“三老”。彭二挣找到三老，三老正在丝瓜架底下抽烟说古。三老是：甲、乙、丙。

彭二挣说他做了这样一个梦。

甲说：“牛怎么会飞呢？这是不可能的事！”

乙说：“这也难说。比如，你那牛要是得了痼病，死了，或者它跑了，被人偷了，你那买牛的钱不是白扔了？这不就是飞了？”

丙是思想最深刻的半大老头儿，他没十分注意听彭二挣说他的梦，只是慢悠悠地说：“啊，你有一头牛？……”

彭二挣越想越嘀咕，决定把牛卖了。他把牛牵到牛市上，豁着赔了本，贱价卖了。卖牛得的钱，包在手巾里，怕丢了，把手巾缠在胳膊上，往回走。

走到半路，看见路旁豆棵丛里有一只鹰，正在吃一只兔子，已经吃了一半，剩下半只，这只鹰正在用钩子嘴叨兔子内脏吃，吃得津津有味。彭

二挣轻手轻脚走过去，一伸手，把鹰抓住了。这鹰很乖驯，瞪着两个黄眼珠子，看着彭二挣，既不鸽人，也没有怎么挣蹦。彭二挣心想：这鹰要是卖了，能得不少钱，这可是飞来的外财。他把胳膊上的手巾解下来，用手巾一头把鹰腿拴紧，架在左胳膊上，手巾、钱，还在胳膊上缠着。他怕鹰挣开手巾扣，便老是用右手把着鹰。没想到，飞来一只牛虻，在彭二挣颈子后面猛叮了一口，他伸右手拍牛虻，拍了一手血。就在这工夫，鹰带着手巾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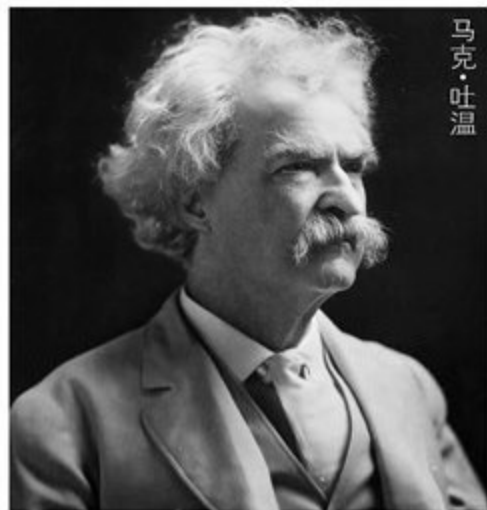
彭二挣牵拉着脑袋往回走，在丝瓜棚下又遇见了三老，他把事情的经过，前前后后跟三老说了。

甲说：“谁让你相信梦！你要不信梦，就没事。”

乙说：“这是天意。不过，虽然这是注定了的，但也是咎由自取。你要是不贪图外财，不捉那只鹰，鹰怎么会飞了呢？牛不会飞，而鹰会飞。鹰之飞，即牛之飞也。”

半大老头儿丙说：“世上本无所谓牛不牛，自然也无所谓飞不飞。无所谓，无所谓。”

（如梦摘自上海三联书店《矮纸集》一书，（日）上野诚图）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曾经深思熟虑过“预留遗言”这个想法。他觉得临终遗言应当是“在一息尚存之时，用充满睿智的话语华丽地把自己送达永恒的彼岸”。他同时也警告人们：“人在弥留之际，油尽灯枯，身体和大脑都变得不可靠了。”基于此，他建议遗言应该是事先筹谋、白纸黑字、亲友传阅、开诚谈论。

不幸的是，马克·吐温并没有践行自己的倡议。事实上，他给自己女儿的临终遗言不完整得令人泄气。这或许正应了那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老话。临终时，马克·吐温躺在床上和女儿克拉拉说：“再见了。”他握住女儿的手，开始吊人胃口地低语：“如果我们再相逢……”随后就睡着了。几小时之后，他便没有了呼吸。

假如我们能自主挑选临终时刻，或许我们可以酝酿完美的言辞来概括这一生或确保关键信息得以传递。所谓天不遂人愿，死亡基本就是这么一回事。伟大的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生前有许多科学创举，包

括最著名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巴氏灭菌法。他极有可能曾设想在生命最后关头向世人传授一些他天才思想的精髓。不幸的是，当身边人向他递送一杯牛奶时，他被记录的最后话语竟然是“我不能喝”。当然史料也未曾记载最后的那杯牛奶是否用他的方法消过毒。

即便你事先计划了你的伟大遗言，死神也会出其不意地将你掳走。著名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死亡就是一个很

临终遗言

◎〔英〕克莱尔·科克-斯塔基

◎冯羽译

好的佐证。心脏病突然发作时，瓦格纳倒地的同时怀表也掉了。他眼睛紧盯着掉下的怀表，“哦，我的表……”竟成了他的临终遗言。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往往也能还原出他们临死时的处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狙击手夺命的作家萨基的临终遗言是：“灭了那该死的烟头！”这无缝对接了他死亡时的悲壮场景。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英国首相斯潘塞·珀西瓦尔身上。他在下议院的大堂被刺杀。死亡前的瞬间（看到枪手和呼啸而至的子弹），他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脱口而出：“我的天啊！”

对那些苦苦寻求伟人临终遗言深意的人来说，亨利·戴维·梭罗可真是伤透他们的

心了。这位伟大的自然主义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有点儿癫狂，零星吐出的词竟然是完全随机的：“驼鹿……印度人……”

基于人们对临终遗言文化含义的重视，通常被报道的临终遗言极有可能不是真正原版的遗言，而是后人认为对于死者一生更有意义和更恰当的言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后人给予伟大智者奥斯卡·王尔德的充分吻合他这一生的风趣

遗言：“我和墙纸在做殊死搏斗，今天不是它死就是我亡。”然而考虑到王尔德最后死于脑膜炎，我们有理由推断，他真实的遗言或许远没有这么精彩。

在那些猝死或者不期而至的死亡案例中，临终遗言或许连被记录的机会都没有，事先没有人意识到上次的话语竟然就是最后的声音。在这些状况下，主人翁生前的最后一封信有时会被当作临终遗言的来源。写信时，主人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表达



亨利·戴维·梭罗



秋日

◎〔西班牙〕路易斯·塞尔努达 ◎汪天艾 译

你童年时那些秋日的魅力，来自一年中属于你的时节的诱惑，因为你在秋日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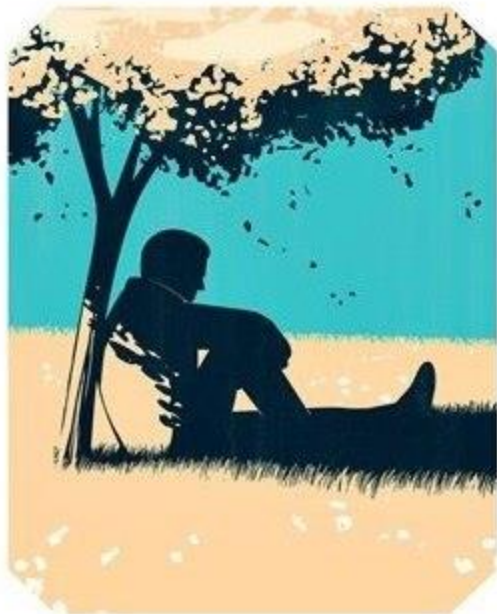
直到夏末都稠密的空气，此时自己舒缓开来，染上一种尖锐，透过它传出的种种声响都隐隐作痛，像花的尖刺扎着皮肉。九月过半的时候落下最早的几场秋雨，雷声和突然的阴霾宣告雨的到来，倾泻的雨水强劲地撞击玻璃的囚牢。母亲说：“去把遮阳篷拉起来。”一声尖锐的呻吟（类似燕子盘旋在庭院上方的蓝天时发出的叫声），篷布顺着挂它的金属绳折起来，雨点打进屋子，在大理石板上踩着有

节拍的声响，轻盈地移动银质的脚步。

那时，从湿润的草叶和潮湿的土地上兴起一缕迷人的芬芳，你的指缝拾起的雨水也有那抹芬芳的气味，仿佛发出香气的精华，暗沉浓烈，闻起来像一片凋落的木

兰花瓣。你觉得自己像从遥远异乡回到甜蜜的习俗里。到了晚上，你爬上床，蜷缩身体，感觉身体年轻、轻盈、纯净，环绕你的灵魂，与它融为一体，自己也变成灵魂。

（若 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奥克诺斯》一书，〔意〕乔伊·圭多内图）



心声的机会，那样的信件内容往往是深刻而有见地的。英国著名作家伍尔夫在口袋里装满石头，自沉于乌斯河之前，给丈夫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言辞有她彼时抑郁精神状态的缩影：“我强烈预感到我将要疯狂。在这种状态下，我寸步难行。我耳鸣，脑海中各种声音在撕咬，我无法静心工作。我已经和这种状态斗争许久，现在我斗不动了。此生我虽欠你幸福，却不能再这么自私地继续破坏你的余生。”

历史上，关系密切的人的临终遗言的拼接，也能合力向世人展现出某个历史场景的生动瞬间。比如，共同参与《独立宣言》起草和签署的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和约翰·亚当斯，竟然同年同月同日死。无巧不成书，那一天竟

然是美国独立日——7月4日，《独立宣言》通过的那一天。杰弗逊临终时惦记着这个日期，他在尘世最后的话语是：“今天是4号吧？”亚当斯放不下这个老朋友和老同事，留下的遗言是：“托马斯·杰弗逊那老家伙还挺着没死。”而事实上，他完全可以瞑目了，因为杰弗逊几小时前就已经先于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现代人对于名人们的临终遗言的着迷和热情并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有任何消退的迹象。此前，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临终遗言被公之于众。“哦哇！哦哇！哦哇！”这几个重复词语高度吻合他保持好奇的精神和

面对死亡时的不回避心态。

最后，为我们贡献临终遗言的是深受读者喜爱的英国科幻小说作家特里·普拉切特，他的遗言表现形式最现代。在意识到死神快要来接他走时，他事先编好了几条推文，请家人在他死后逐一发布在推特上。与他自己的作品《碟形世界》中对于死神的拟人化描述相呼应：死亡是一个黑衣人骑着叫宾凯的马，吐出全部是大写的单词。普拉切特的推文字母全是大写：“终于，特里先生，我们必须把你带走了。”

紧接着的第二条推文是：“特里抓住死神的手臂跟随他离开大门，走进茫茫黑夜中的广袤沙漠。”最后一条推文：“全书终。”

（简 平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遗言图书馆》一书）



◎董晓译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海风

伴着一阵阵冷飕飕的风，雨下了一整天——5月初的莫斯科时常会碰上这样的天气。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只有柏油马路闪闪发亮，好像一条黑色的河流。

一位年轻的水兵来到独自居住在莫斯科河沿岸一幢大房子里的老医生那里。1942年，这位水兵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负了重伤，被送到后方。医生给他治疗了很久，后来他们俩成了好朋友。这次，这位水兵获得了几天假期，所以他离开黑海舰队，来到莫斯科。老医生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做客，用卡赫季亚牌葡萄酒款待这位水兵，还留他住一夜。

半夜，广播里播放了我们的军队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夜里一点钟将会放烟火，那时，整个莫斯科的街道都将是空荡荡的。

在等待烟火的过程中，医生和水兵坐在半明半暗的书房

里聊天。

“真有意思，”医生喝干了杯中的葡萄酒，说道，“一个身负重伤的人会想什么呢？比方说您吧，当您在塞瓦斯托波尔受伤时，您在想什么？”

“我当时最担心的是别弄丢了卡兹别克牌香烟盒。”水兵回答道，“您自然是知道那个香烟牌子的，商标上画着白雪覆盖的卡兹别克雪山。我是在黎明时分负伤的。夜晚过后，空气仍然很清新，初升的太阳照在雾霭中，炎热的一天开始了，让人心情变得很沉重。我流了很多血，不过我的思绪一直集中在那个香烟盒以及卡兹别克雪山的雪上。我很想被掩埋在雪地里。我坚信，在雪地里我就不会再流血，呼吸也会更轻松些。可是太阳还是高高升起了。我躺在一处破损围墙的阴影里，可是这块阴影一点点地缩小了。最终，太阳开始炙烤我的双腿，然后是

我的胳膊……不过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一直在担心卡兹别克牌香烟盒的下落。”

“您为什么那么害怕丢失它呢？”

“怎么对您说呢……几乎每一个新兵在前线都会有一个愚蠢的习惯，那就是在他们携带的每一件东西上写下亲人的地址。在防毒面具的套子上，在行军袋上，在军帽的衬里上，都会写上亲人的地址。他们总在担心，自己会被打死，一点儿痕迹都没有留下。当然，过一阵之后，这种心理状态就会消失了。”

“那么，您在香烟盒上写的是谁的地址呢？”医生狡猾地眯缝起双眼问道。

水兵面颊绯红，什么也没说。

“好吧，”医生赶紧打住，“我们暂且放下这个问题。”

这时，门铃响了。医生走到前厅，打开房门。黑暗里传



来一个女人气喘吁吁的声音：“马上就要放烟火了，我可以在您的阳台上看烟火吗？”

“当然可以啦！”医生回答道，“您是怎么上来的？是从3楼一口气跑到8楼来的？您想让心脏出问题吗？关掉灯，”医生从前厅里对水兵说，“我们一起去阳台吧。别忘了披上大衣，雨还没停呢。”

水兵站起来关了灯。在前厅里，他向这位陌生女子问了声好。他们俩的手指在黑暗中触碰到一起。女子凭感觉找到水兵伸过来的手，轻轻地握了一下。

他们3个人一齐来到阳台上。空气里弥漫着湿漉漉的铁皮屋顶的气味和秋天的气息。早春往往很像秋天。

雨还在下，医生眯缝起眼睛，问：“那么，您那个卡兹别克牌香烟盒后来的下落如何？”

“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烟盒不见了。可能是卫生员把它扔了，也可能是替我包扎伤口的护士扔的。可是接下来就奇怪啦……”

“怎么回事儿？”

“她……也就是我写在香烟盒上地址上的那个人，收到了关于我负伤的信。可我自己并没有写信告诉这个人。”

“没什么奇怪的，”医生说，“某一个人捡到了烟盒，看到了上面的地址，就写了一封信。这是一个最最平常不过的故事了。可是您好像喜欢夸大这个故事的意義。”

“不，我为什么要夸张呢？”水兵有点儿发窘，“可

是，总的来说，这封关于我的信那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为什么？”

“是的，您知道吗？”水兵犹豫了片刻，答道，“爱情就像一阵海风。白天，风从海上吹向岸边；晚上，又从海岸边吹向大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忠实而有耐心地等待我们。”

“不过，”医生略带嘲笑地指出，“您说话倒像一位老到的诗人。”

“天哪！”女子喊了起来，“医生，您这话说得多么无趣呀！”

“您怎么这么说呢！”医生有点儿恼怒了。

这时，第一拨烟火发射升空了，爆裂出粉红色的火焰。炮声在屋顶上空回荡。数百发烟火腾空而起，在雨中发出“滋滋”的声响，升向昏暗的天空。烟火那五彩斑斓的火光照亮了整座城市，照亮了克里姆林宫。柏油马路上反射出烟火的光芒。

无数个刹那，整座城市仿佛从黑暗中显现出来。住在高层住宅里的人每天都能看见的东西此刻都显现出来了：克里姆林宫、宽阔的桥梁、教堂和莫斯科河沿岸的房屋。

不过，所有这一切与白天完全不同。克里姆林宫仿佛悬挂在空中，显得异常轻盈。庄严的建筑失去了厚重感。它们仿佛是烟火燃放中闪现的火光。它们好像由被玫瑰色火光从里面照亮了的白色石块建造而成。

又一枚烟火熄灭之际，所

有的建筑也黯淡下来，好像它们本身就是这闪动的火光的源头。

“简直就像仙境一样！”女子说，“可惜只放了24炮，而不是124炮。”

她沉默了片刻，又补充道：“塞瓦斯托波尔！那是多么清澈、多么碧绿的海水呀，您还记得吗？尤其是在船尾下翻腾的海水。还有那被炮弹炸毁的、干枯的合欢树散发出的气味，也很迷人。”

“‘您还记得’指的是谁？”医生问，“您在问谁呢？我可从来没去过塞瓦斯托波尔。”

女子什么话也没说。

“不过，我可是记得很清楚，”水兵说，“您去过塞瓦斯托波尔？”

“就是您在那儿的时候。”女子回答道。

烟火结束了。女子离开了他们，可是仅仅过了几分钟，她又返回来，抱怨说头疼，请大夫开了一些治头痛的药，羞怯地道了别，又走了。

夜里，水兵醒了过来，双眼瞧着窗外。雨停了。星星在一朵朵云彩之间闪耀。水兵暗暗思忖：天气一变化，我就没法入睡了。他重新打起盹儿来，可是一个拖长了的声音就在身边响起：“那儿的海水多么清澈啊！”水兵又醒了，睁大了双眼。当然，房间里什么人也没有。

他伸手去拿椅子上的烟盒。烟盒是空的。他想起来，大衣口袋里还有一盒烟。水兵站起身，披上搭在椅背上的外



衣，来到前厅，点上灯。在镜子旁的小桌上放着他的水兵制服，制服上就放着破损的、揉皱了的卡兹别克牌香烟盒，上面有一个大大的黑色斑点遮盖了雪山的图案。

水兵还没有回过神来，他拿起烟盒，打开一看，里面一根香烟也没有。可是在烟盒内侧的顶部，他看到了他亲手写下的熟悉的地址。

这个烟盒怎么会在这儿？水兵思忖着，莫非……不知怎的，他有些害怕，迅速关上灯，拿着烟盒回到房间。天亮之前他已经无法入睡了。

早晨，他什么也没对医生说。他刮了很长时间的胡子，然后洗了个冷水澡，可手还是抖得厉害。别瞎想啦，愚蠢！水兵心想，这可真是见了鬼！

浸透了阳光的雾霭笼罩在莫斯科的上空。窗户都打开了，夜晚的清凉气息被吹了进来。早晨来临了，空气中还弥漫着刚刚过去的雨水带来的湿润气息。

不知怎的，水兵确信，这个早晨不可能会是别的样子。黎明时分的宁静，这种在莫斯科十分罕见的宁静，不仅没有使水兵平静下来，反倒使他内心更加激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水兵低声说着，“生活中终归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猜出来了，这位女士显然当时就在塞瓦斯托波尔做护士，是她第一个替他包扎的，是她找到写有地址的烟盒，并给另一个那么快、那么轻率地就把他忘却的女人写了一封

信。昨天，她听到他的讲述，认出了他，于是故意给他带来这个卡兹别克牌香烟盒。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可是她为什么要把烟盒保存下来呢？她又为什么啥都不说呢？大概是因为年轻的缘故吧。”水兵这样推测道，“我自己就很喜欢所有那些神秘的东西。我必须到她那儿去感谢她。”不过他明白，站在她家门口按下门铃，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他未必会有这样的勇气。

一小时后，水兵离开了医生的家。他非常缓慢地走下楼梯。在第三层他停了下来，那儿有3个房门。

水兵一下子意识到，他并没有向医生打听那位女士究竟住在哪个房间，她叫什么名字。当然，冒昧地打听这些也不太合适。可是此刻他毕竟不能挨个儿按门铃，并且还知道要找的是谁。

就在这个时候，水兵听到一个房间里传出熟悉的声音。“玛莎，我一小时后回来。”这个熟悉的声音说，“昨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这儿太闷了，我到河边走走。”

水兵意识到，现在，就在这一刻，她会从房间里走出来，会在门口遇上自己。他的心怦怦直跳，他快步走向房门，按下了门铃。

房门顿时就开了。门后站着的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位女士。门后吹来一阵风，风撩起了女士身上的薄衣，撩起了她的长发。

水兵一时语塞。女士走出房间，关上房门，挽着他的

手，说：“走吧，我送送您。”

“我要谢谢您！”水兵说，“您在那儿……在塞瓦斯托波尔救了我。您还按照这个地址寄了信。”

“是不是我寄得不妥？”女士微笑着说，“您不会生我的气吧？”

他们俩走下楼梯。女士松开水兵的手，理了理头发。

“为什么这么说呢？”水兵问，“这一切都太奇怪……并且太好了。”

女士停下脚步，注视着他的眼睛。

“别激动，”她轻声地说，“虽然我这么说您，其实我自己也很激动，一点儿也不比您差。”

他们俩走到滨河大街，在铁栏杆边停了下来。透过早晨的雾霭，克里姆林宫的围墙映射出玫瑰色的光芒。

女士用手捂住双眼，沉默不语。水兵望着她的手，思考着，她那纤细的、温柔的手指也许曾经沾上了自己的鲜血。

女士捂着双眼说：“我从没想过事情会是这样的……竟然就发生了。我不敢相信我会在离开塞瓦斯托波尔以后再见到您。”

水兵挽起她的胳膊。他吻了吻这只细小却有力的手，丝毫不去关注其他路人。路人从他们身旁走过，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只是走出很远的距离之后，他们才偷偷地望望这对男女，不好意思地笑笑。

（清荷夕梦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白色的虹》一书，马明圆图）



一只云雀和一只鹰在高山的一块岩石上相遇了。

云雀对鹰说：“祝您早安，先生。”

鹰鄙夷地瞧着云雀，无力地说：“早安。”

云雀说：“我祝您一切顺利，先生。”

“是啊，”鹰说，“我们都一切顺利。可你不知道吗？我是鸟中之王，在我还没开口之前，你是不应该说话的。”

云雀说：“我认为我们属于同一个家族。”

鹰以蔑视的神色瞧着云雀说：“谁跟你说过，你我是属于同一个家族的？”

云雀回答道：“无论怎样，我要提醒你这一点——我能飞得同你一样高，还能唱歌，把欢乐带给大地上的其他生物。你却不能带给其他生物欢乐和享受。”

这些话触怒了鹰，他生气地说：“享受和欢乐！你这放肆的小东西！我只要用嘴巴一啄，就能把你毁灭。你只不过和我的一只脚差不多大。”



于是云雀飞了起来，跳到鹰的背上，开始啄起鹰的羽毛。鹰被激怒了，他快速地高飞起来，想要把那只小鸟从自己身上甩下来。然而他失败了，怎么也甩不掉。他最终又落回那块高山的岩石上，而那只小鸟依旧在他的背脊上。他变得比之前更愤怒，咒骂着这倒霉的时刻。

这时，有一只小乌龟经过，对着眼前的景象哈哈大笑。她笑得前仰后合，以致差点儿摔过去。

鹰不屑地看着小乌龟，说：“你这个在地上慢慢爬动的东西，有什么可笑的？”

乌龟答：“唉，我看见你变成了一匹马，让一只小鸟骑在你身上，不过那只小鸟倒是一只比你高明的鸟。”

鹰对乌龟说：“这和你无关，管好你自己的事吧。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家务事——我和这只云雀。”

（林冬冬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心能长成一棵结满果实的树吗？》一书，徐悲鸿图）

路边石

◎ [意] 达·芬奇

◎ 周 莉译

一块新近被流水冲出的大石躺在宜人的树林边，置身于各色花草中。树林下方是一条石子路，上面堆积着大量的石子。大石看着下方成堆的石子，动了滚下去的念头。它暗想：我在这里与这些花草为伍，有什么意思？我要去和姐妹们结伴生活。

于是，它滚动起来，迅速落至所热望的同伴中间。可是，它

在石子路上没待多久，便发现不断往来的车轮、马匹的铁蹄，以及行人的脚步一会儿将它碾过，一会儿把它践踏，令它不胜痛苦。虽然有时覆盖的泥浆或动物粪便将它抬高了一些，但它也只能徒然仰望先前那片孤独而宁静之地了。

有些人放弃孤独思考的生活，选择随大溜，生活在充满无限欲望的人群中，其遭遇便是如此。

（六月的雨摘自译林出版社《达·芬奇笔记》一书）





诗笺

初寒

◎

〔苏联〕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张政硕 译

我们打开门，寒气
从院子滚进厨房，
在那一瞬，一切变得苍老，
如同儿时的晚上。

天气，干燥而静谧。
大街上，五步之外，
冬天羞涩地站在门口，
迟迟不敢进来。

冬天，再一次来临。
一棵棵白柳
如没有拐杖和向导的盲人，
走向十一月的灰寂。

冻僵的水柳俯向冰河，

而赤裸的冰面
如妆台前的镜子，
照映黑暗的苍穹。

冬天，站在十字街口，
白雪与迷雾半掩着路，
白桦梳好头发，戴着星星，
对着镜子细细端详。

而星星暗自揣测，
在边远别墅的冬天里，
究竟有什么奇幻之事，
如同它在天上所见。 ❀

（曼卿摘自微信公众号
“读首诗再睡觉”）



〔日〕川濑巴水 版画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 名刊荟萃 找到 你想要的 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